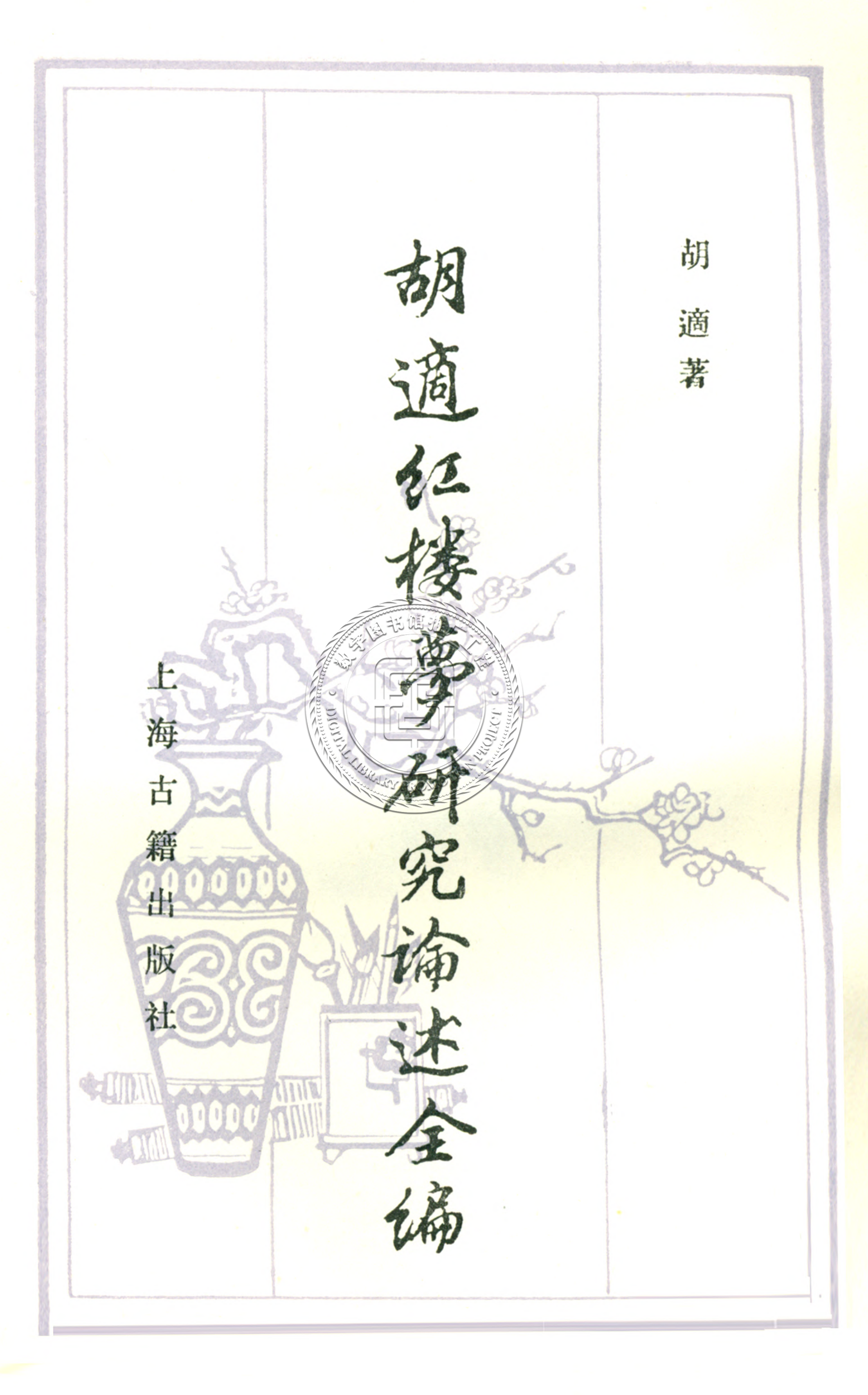

胡適红樓夢研究论述全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

胡適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

胡　適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4　印張 12.125　字數 294,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2,000

ISBN 7—5325—0183—3

I·71　定價(平)：4.00元



作者 一九二一年摄



作者　一九五九年冬摄

想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分论文，通信，遗著丛刊，校本校勘记等。论文与通信又分两类：(1)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2)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他（平伯）愿意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起来校勘，以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

平伯此书最精采的部分都可以说是从本子的校勘上得来的结果。

一九五七，七，廿三夜半。記念頡剛
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
适之

作者手稿（一）

永憲錄裏的紅樓夢曹家有關的事

（一）胡鳳翬妻年氏与肅敏貴妃年氏

永憲錄卷四：雍正四年丙午，春二月：

督理蘇州織造兼監滸墅關稅胡鳳翬革職，

与妻年氏，妾盧氏雉經死。

鳳翬前為宜興令，巡撫張伯行大計罷之。上即位，特起內務府郎中。妻与溫肅皇貴妃為姊妹。至是飭回京，懼罪死。

（溫肅（卷三）作肅敏）。

四年九月。

按，「愛新覺羅宗譜」所載為「敦肅皇貴妃年氏」、是則既非"溫肅"亦非"肅敏"。

作者手稿（二）

出版說明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字適之，初名洪騂，安徽績溪人，幼時在家鄉私塾接受傳統的啓蒙教育；一九〇四年十四歲時到上海，就讀於梅溪學堂，次年轉澄衷學堂，一九〇六年考進中國公學；一九一〇年赴美國留學，初入康奈耳大學農學院，後入文學院；一九一五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七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於一九一六年在美期間即提出「文學革命」的主張，後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一九一七年返國後，執教於北京大學，並參加《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就吳淞中國公學校長職；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曾長北京大學文學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出爲駐美大使；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五七年當選爲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一生的學術研究，涉及哲學、歷史、文學，領域頗廣；《紅樓夢》研究爲其治學的一個方面。一九二一年起，他陸續發表關於《紅樓夢》考證的論著，成爲「新紅學」的開創人之一；以後四十年中，他始終未放棄這方面的研究，直至其逝世前兩日仍在致友人書中談及《紅樓夢》問題。本集除將其有關《紅樓夢》的專題論著悉數收入外，並從其筆記、書信、日記、演講、談話中廣爲輯錄，庶一編在手可遍覽作者在這一領域內的畢生論述，以省紅學研究者查覓搜集之勞。

本集收錄的篇什，按寫作年月先後排列；個別寫作時期不詳者，列在有關文章之後。爲保存原作面貌，對以《紅樓夢》爲專題的論著，除改正文中明顯的錯字外，未在內容及文字方面作任何更動；其自非專論《紅樓夢》的著述中輯錄者，則只刪節其與《紅樓夢》研究無關的部分，並在篇名後加「節錄」字樣。至于文後的寫作年份，作者或用公元，或用民國紀元，頗不統一；爲免誤會，一律改爲公元。

本集旨在求全，題名爲《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或見聞未周，仍有遺漏，希望讀者惠爲提供篇目，將在重版時補入。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錄

與顧頡剛書……一

附錄　顧頡剛在胡適信上的眉批……二

與顧頡剛書……三

附錄　顧頡剛答書……四

與顧頡剛書……一〇

答顧頡剛書……一一

附錄　顧頡剛原書……一三

答顧頡剛書……二六

附錄　顧頡剛原書……二七

與顧頡剛書……三一

附錄　顧頡剛答書……三三

答顧頡剛書……三五

附錄 顧頡剛原書……三六
答顧頡剛書……三八
附錄 顧頡剛原書（三封）……四〇
顧頡剛答書……四三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日記（節錄）……四五
與顧頡剛書……四七
附錄 顧頡剛答書……四九
與顧頡剛書……五二
附錄 顧頡剛答書……五六
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日記（節錄）……六一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日記（節錄）……六四
與顧頡剛書……六六
附錄 顧頡剛答書……六七
答顧頡剛書……七〇
附錄 顧頡剛答書……七一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節錄)……七三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日記(節錄)……七四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七五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記(節錄)……一二一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日記(節錄)……一二四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記(節錄)……一二九
跋《紅樓夢考證》……一三三
附錄 蔡孑民《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一四三
與錢玄同書(節錄)……一四七
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一四八
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五八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節錄)……一九二
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九五
與周汝昌書……二〇九
附錄 周汝昌:曹雪芹的生平——答胡適之先生……二一〇

脂硯齋評本《石頭記》題記（三則）……二三〇
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與臧啓芳書）……二三三
治學方法（節錄）……二三五
與程靖宇書……二四〇
《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眞迹》序（節錄）……二四一
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二四三
答潘懋書……二四八
《石頭記》一材料……二四九
與王夢鷗書……二五一
找書的快樂（節錄）……二五三
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二五九
《永憲錄》裏與《紅樓夢》故事有關的事……二六二
清聖祖的保母不止曹寅母一人……二六九
答高陽書……二七三
答蘇雪林書……二七八

所謂「曹雪芹小象」的謎……二八一
與高陽書……二八九
與蘇雪林、高陽書……二九二
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二九六
胡天獵先生影印乾隆壬子年活字版百廿回《紅樓夢》短序……三〇〇
答趙聰書……三〇三
跋《紅樓夢書錄》……三〇五
與胡天獵書……三〇九
答趙聰書（節錄）……三一一
與李孤法書……三一三
跋子水藏的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紅樓夢》的小字本……三一四
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三一七
康熙朝的杭州織造……三四五
答李孤帆書……三五一
與李孤帆書……三五三

答李祖法書……三五四
答李孤帆書（節錄）……三五六
答趙聰書（節錄）……三五八
答蘇雪林書……三五九
答蘇雪林書（節錄）……三六一
答翁慧娟書……三六五
題劉銓福的《竹樓藏書圖》……三六九
《紅樓夢》問題最後一信（答金作明書）……三七〇
【附錄】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與胡頌平的談話……三七二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與胡頌平的談話……三七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的談話……三七三
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的談話……三七四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的談話……三七六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談話……三七六

與顧頡剛書

頡剛兄：

近作《紅樓夢考證》，甚盼你爲我一校讀。如有遺漏的材料，請爲我籤出。

你若到館中去，請爲我借出：

崑一，《南巡盛典》中的關於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

潛三，《船山詩草》八本。

你若此時不能到館，且不必亟亟。附上我的借書證。

適　一九二一、四、二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一期）

附錄

顧頡剛在胡適信上的眉批

我接到了這封信，就到北大圖書館裏去翻。不幸《船山詩草》找不到，《南巡盛典》是專記乾隆朝的。就在館裏寫一封信給適之先生，說，明天當到京師圖書館去找。又記得掃葉山房《文藝雜志》裏引《寄蝸殘贅》一則，說雪芹之孫曹瑞因逆案滅族，亦帶說了。這信不曾留稿。當下送信人帶歸一片，因爲我已不在館了，沒有看見。後來到館覓到，還上說：

謝謝。便中請爲留意曹家事。但不必使此事占去你的光陰。你說的筆記是什麽筆記？乞告我。

適　一九二一、六、七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與顧頡剛書

頡剛兄：

頃復一片後，偶憶及曹綸似係林清「逆案」內人，檢查果然。附上劄記一則，請看。

我想一考高鶚。此人在嘉慶辛酉已爲「侍讀」，不知有法子考出他的籍貫與中進士入翰林的年月嗎？有淸代「進士題名錄」一類的書可查嗎？此人中進士當在乾隆（五五）庚戌與嘉慶辛酉之間，聞國子監有進士刻石，今天本擬去查看，不幸我從雍和宮出來時天已晚了。若有「題名錄」一類的書，便可有此一行（《耆獻類徵》無高鶚傳）。你明日若尋得着《船山詩草》，請鈔他「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詩的全文。此詩當在乾隆戊申以後。

曹楝亭有《楝亭詩鈔》，今不知有傳本否？

適　一九二一、四、三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一期）

附錄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昨天來函讀悉。

高鶚的名字，在國子監見到了。他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的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這與先生所設「他中進士在乾隆庚戌與嘉慶辛酉之間」的假定相合。又可見先生藏的程排本《紅樓夢》上高鶚名字上模糊的一字，是「嶺」字。鐵嶺是奉天府的屬縣，或泛稱奉天。

張船山贈高鶚的詩，也鈔到了。在《船山詩草》卷十六《辛癸集》的第十三頁。做的時候，是辛酉年（嘉慶六年）九月，那時正是順天鄉試，張船山做的是同考官，亦即《郎潛紀聞》所紀高鶚搜遺卷的一回，所以他們二人在闈中相遇。詩云：

贈高蘭墅鶚同年　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

無花無酒耐深秋，灑掃雲房且唱酬。俠氣君能空紫塞，豔情人自說《紅樓》。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

舊游。彈指十三年已去，朱衣簾外亦回頭。

張船山是北闈中式的舉人，那時是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到嘉慶六年辛酉，恰是十三年。《船山集》中，與高鶚有關係的，只有這一首。詩中有「逶遲把臂如今雨」語，可見他兩人向不認識。

昨天有一意外的發見，便是在《詩人徵略》上得到幾段曹寅的零碎話。《詩人徵略》是爲《耆獻類徵》所統編入的，不知爲什麼却漏了這一條。這條說：

曹寅：

字子清，號楝亭，漢軍人，官通政使。有《楝亭詩鈔》。

其詩出入于白居易蘇軾之間。（《四庫提要》）

曹子清好射，以爲讀書射獵，自無兩妨。（《有懷堂集》）

摘句

「曉鐙寒無光，驅馬別親故。」

「忽開孤幛曉，獨坐白雲寒。」

「兩間存正氣，一脈掠隆中。」（文山祠）

「酒人辭易水，柳色到西京。」

「禮法世難拘阮籍，窮愁天欲厚虞卿。」

「五月江濤新戰水，百年籬落舊栽花。」

我看見了這一段，立刻去尋《四庫全書》；那知《四庫》裏沒有，只在《提要》上《別集類存目》十一裏找到一節：

> 《楝亭詩鈔》五卷，附《詞鈔》一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
> 國朝曹寅撰。寅有《居常飲饌錄》，已著錄。其詩一刻于揚州，計盈千首；再刻于儀徵，則寅自汰其舊刻，而吳尙中開雕于東園者。此本即儀徵刻也。其詩出入于白居易蘇軾之間。

我于是又去尋《居常飲饌錄》，在《提要》《譜錄類．食譜之屬．存目》裏找到：

> 《居常飲饌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
> 寅字子淸，號楝亭，鑲藍旗漢軍。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司銜。是編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匯成一編：一曰，宋王灼《糖霜譜》；二三曰，宋東谿遯叟《粥品》及《粉麵品》；四曰，元倪瓚《泉史》；五曰，元海濱逸叟《製脯鮓法》；六曰，明王叔承《釀錄》；七曰，明釋智舷《茗箋》；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譜》及《製蔬品法》。中間《糖霜譜》，寅已別刻入所輯《楝亭十種》；其他亦頗散見于《說郛》諸書云。

《楝亭詩鈔》還見引于道光間的張維屛，或有可得之望。《居常飲饌錄》，正續《匯刻書目》都沒有，可見傳世已甚稀了。在《提要》裏多曉得的一件，便是曹家是鑲藍旗漢軍人。

《有懷堂集》，我在京師北大兩圖書館的書目上找去，都沒有。先生引的《楝亭記》，不知是否在他的原書上引的？還是輾轉引來的？「讀書射獵，自無兩妨」的話，不知就在《楝亭記》內否？

京師圖書館的《善本書目》裏，有《楝亭書目》三冊，是歸安姚氏咫進齋的鈔本書。取來一看，裏邊宋、元本甚多，鈔本尤多。這部書沒有序跋，只有起首的一個小引，道：

> 揀(通本作「揀」，誤)亭先生姓曹，名寅，字幼淸，一字子淸，漢軍鑲藍旗人。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司銜。此本乃其家藏書目也。無卷數，以類分隸，凡三千二百八十七種。原本無總目，今補之。

這小引不知是誰做的。幼淸一字，他書沒說過。在這書目上，可見他藏書的多，和北大圖書館差不多了。他的書，各類都備，宋以來筆記小筆尤多。若細心看來，定有不少的孤本。不知這種書後來散歸那家。

在《楝亭書目》裏，見有他自己刊的《周易本義》，一函二冊。又在《觀古堂書目》裏，見有他刻的《施愚山全集》，那時是康熙戊子(四十七年)，正是他第三次做巡鹽御史的時候。

高鶚既是漢軍人，諒住在北京。他的朋友程偉元，序裏說「廟市」，說「鼓擔」，疑心他是北京本地人，或也是漢軍人。倘使這個猜想能對，則這部書的自「作」而「鈔」，自「鈔」而「續」，自「續」而「刻」，竟都在北京了。

我昨天到國子監去，想起這許多題名碑，我們學校裏應當去搨全數份：拿一份照原樣保存着，或是裝成軸子；拿一份裁開，裝成册子。如此，在檢查上方便的多。現在立在那裏看，乾隆以前已是模糊了，元、明的實在看不出了。這一宗很好的史料，不便使他埋沒。將來搨好之後，我們能夠從志書及文集筆記裏，把各人考他一考，做成一部《元明淸進士題名碑考》，更得不少的用處：第一，我們做別的考證時，參考起來便利；第二，我們可以把歷來進士的境遇，學問，事業，年歲，比較來看，到底最高的科擧中，所得是怎樣的人才？這種人才，能給社會上以怎樣的影響？

我希望過幾天再到京師圖書館裏，作下列諸事的參考：

(一)康熙帝南巡雖無專書，或能在《康熙聖訓》及《聖祖御制文集》、《江南通志》等書裏，得些約略。

(二)把《江南通志》、《江寧府志》等書翻檢隨園。

(三)看《楝亭五種》有什麼序跋。(《楝亭十二種》，京師館也沒有。)

(四)翻《八旗通志》，看鑲藍旗的曹家，鑲黃旗的高家有什麼紀載。

不知先生再有別的要查麼？

先生前天晚上的信上，說給我一片。這片我至今還沒接到，想擱在校裏了。猜想起來，或者要看這一段筆記。這段筆記，我是在掃葉山房出版的《文藝雜志》上見的；他轉鈔的，是葵愚道人的《寄蝸殘贅》，這想在中華書局《筆記大觀》之內。這段也沒有什麼話，只說：

《紅樓夢》一書，始于乾隆年間；後遂遍傳海內，幾于家置一編。……相傳其書出漢軍曹雪芹之手。嘉慶年間，逆犯曹綸，即其孫也。滅族之禍，實基于此。曾聞一旗下友人云，《紅樓夢》爲讖緯之書，相傳有此說。言之鑿鑿，具有徵引。

此與先生說的曹綸是曹寅之曾孫恰合。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四、四

這封信去後，適之先生來談，謂頃到滿人志錡家，詢問曹寅事；不料他連這個人也不曉得。問他有無滿族史書可翻，亦是沒有。適之先生勸他趁現在的時候，搜集滿族史料；將來要做這種事情，更困難了。但薄于歷史觀念的滿族，恐這件事終不能行。

適之先生又述志錡的話，說滿人死了，無論如何的大官，求人作傳，作墓志的，總是很少。先生因想及《耆獻類徵》裏滿大臣除了國史館所作傳外，請名士握筆的確是很少。所以曹家赫赫揚揚了幾代，乃無一篇傳狀可見，亦不足怪。

一九二一、六、七　剛補記

適之先生又問漢軍可改旗否，志錡答不能。于此，可見《四庫提要》，《楝亭書目小引》所謂「鑲藍」者皆誤。(曹家實是「正白」，見後。)

志錡爲志銳之兄，光緒帝瑾妃之弟兄輩。

剛又記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與顧頡剛書

頡剛兄：

我的《紅樓夢考證》已付印，全書本月卽可出版，故我想把你昨天給我的信鈔出作一個附錄，印在《考證》之後。你若允許，請你答我一片，以後若續有所得，不妨俟再版時加入。附上我的小引，請審定。

適　一九二一、四、五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一期）

答顧頡剛書

頡剛兄：

兩信都讀過了，第一信送還。此信我本想錄副寄出付印，但昨得上海信，知《紅樓夢》二十五日可出版，不及加入，不如留待再版時卽用你的《曹寅傳》作一個附錄。你此時甚忙，可不必錄副了。

作《曹寅傳》，我極贊成。漢滿的文化關係史上，納蘭成德與曹寅父子都該佔一個重要的地位，都消受得起一篇好傳。況且你這篇傳一定可表示搜集材料的步驟與方法，可以給後來學者開一點新法門。

《曝書亭集》有許多關於曹寅的材料，送上請看(已鈔讀書片四頁，未鈔者看折頁處)。最重要的是《儀徵縣儒學碑》，此時曹寅年五十，可惜立碑年月不載集中，須另檢；或縣志有之，否則須托人去訪此碑年月。查序也很重要，因此可知曹寅死在康熙四十九年與五十三年之間，這比我「康熙五十年至六十年之間」的假設更近了。

我關於你這信，有幾點小注：

一、詩局卽是《全唐詩》局，設在揚州。《先正事略·汪繹傳》：「乙酉，奉命校《全唐詩》揚

州。」乙酉為四十四年。查慎行的《楊中訥墓誌銘》云：「癸未假歸，適丁父艱，服未闋，奉校刻《全唐詩》之命，開局揚州。」中訥與慎行之弟嗣瑮，皆是當時「校對官」。曹寅為「校閱刊刻官」。《全唐詩》卷首有進書表：「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翰林院侍講臣彭定求，編修臣楊中訥，臣潘從律，臣汪士鋐，臣車鼎晉，臣謝樹本，臣查士瑮，庶吉士臣俞梅等上言：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頒發《全唐詩》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等校對。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此年月亦可紀（校對官中尚有汪繹、沈三曾兩人。書成已不在局，故未列入表內）。但《觀古堂書目》所謂「三十六年」，乃是四十六年之誤，康熙帝《全唐詩序》年月為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葉目誤四為三，似不足據。《書目答問》作「康熙四十六年敕編」，可證。

「三十六年」之說固誤，但揚州詩局於康熙四十八年刻成《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五十年刻成《全金詩》七十四卷，皆見《書目答問》。可見詩局到五十年還未撤，只不知《全金詩》（此即《中州集》補本）刻成時曹寅已死否？若五十年他還在，他死的年代更易定了。

二、《江寧府志拾補》裏的「尚衣監」，疑即「織造」的「雅」稱。

三、你考查康熙南巡次數，甚是。我初疑第一二次未到江浙，今始知不然。謝謝你。我在考證裏說曹寅接駕大概不止一次，果然。

四、《有懷堂集》裏《曹使君壽序》稱及「董織造」，你以為是曹寅的後任。但《楝亭記》中稱

曹璽爲「其先人董三」，我至今不懂。今見「董」字，頗引起前疑，似可注意，將來或可得確解。

現在聽說罷工事有早日收束的希望，不知究竟如何？你此時如即欲歸去，望勿使曹家事的考索阻你的行期。

適　一九二一、四、十三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二期）

附錄

顧頡剛原書

適之先生：

我前幾天到京師圖書館，原爲《辨僞叢刊》去查書的，那知翻檢書目時，竟把《有懷堂集》找到，于是不由得不去查曹家典故，于是連及到許多別的書，竟又找到許多考證《紅樓夢》的材料。

曹家的家世，在同治十三年修的上元江寧兩縣志說的最詳細：

曹璽，字完璧，康熙中督理江寧織造。織局繁劇，璽至，積弊一清。陛見，陳江南吏治極詳，賜蟒服，加一品，

御書「敬愼」扁額。卒于位。子寅。

曹寅，字子清，號荔軒。璽在殯，詔晉內刑部侍郎，仍督織江寧，加通政使，兼巡視兩淮鹽政。期年，貸內府金百萬，有不能償者請豁免。商立祠以祀之。

在這一段裏，可見《嘯亭雜錄》裏稱他爲「侍郎」，原是內刑部的侍郎，依舊是內務府的官。

關于曹寅的政績，在光緒六年續纂的嘉慶本《江寧府志·拾補》裏有一節：

江寧機房，昔有限制，機戶不得逾百張，張納稅當五十金。織造批准注册，給文憑，然後敢織。此抑兼并之良法也。國朝康熙間，尙衣監曹公寅深恤民隱。機戶公吁奏免額稅，公曰：「此事我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復則難，愼勿悔也。」于是得旨永免。機戶感頌，遂祀公于雨花岡。此織造曹公祠所由建也。自此有力者暢所欲爲，至道光間，遂有開五六百張機者。機愈多而貨愈積，積而賤售，則虧本，洋貨遂得乘其弊。蓋予人以瑕也。曹公頗慮及此，無如民間不解，所謂不知物希爲貴耳。……

可見曹寅爲政，甚得民心：鹽商旣祀他于兩淮，機戶復祀他在南京。南京又有名宦祠，自正德九年至康熙六年，僅得四十三人，而曹璽、曹寅居其二（此大誤。但志上似確如此書。或康熙間立祀，而以後屢加入耳）。因爲他們做淸官，又是疏財仗義，又是好買古書，又是屢辦南巡行宮的差，便是不經査抄，也說不定罷官之後就窮了。

我上月在《匯刻書目》裏，見《楝亭十二種》的題目下，注揚州詩局校刊，那時就很疑惑，詩局是什麽機關呢？後來在《觀古堂書目》裏，見一條云：

《全唐詩》九百卷，康熙三十六年敕編，曹寅揚州詩局刻本，版入內府。

于是想到揚州詩局當是爲刻《全唐詩》而有的。但若在北京編，何以要送到揚州刻呢？在《四庫提要》上査，竟完全沒有提起。要在京師館看原版的《全唐詩》，找盡書目也沒有。想詩局設在揚州，揚州志裏應該有，那知嘉慶本的志裏一點也沒說起。（于此，可見修志時只管編錄照例文字的不合。）幸在雍正本《揚州府志·撰述門》裏，有很短的一條：

《全唐詩》，康熙四十五年，奉旨命巡鹽御史曹寅監諸詞臣校刊揚州。

幸在《楝亭五種》的《集韻》、《類篇》裏，見到朱彝尊的一個跋：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盛，分授詞臣編摹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命編纂《全唐詩》，歷五年，所校舊本廣益三百餘篇，用呈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旣鋟《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讎勘，雕印以行。……

康熙丙戌重九日，……秀水朱彝尊跋于揚州使院。

在這個跋後，有三十二個校勘人名字：

洪嘉植（秋士）　汪　鴻（度著）　卓爾堪（子任）　孫　鯉（伯琴）

王文範（允文）　曹曰瑛（渭符）　殷譽慶（彥來）　唐繼祖（序皇）

吳照吉（尙中）　施　瑮（質存）（施瑮是施閏章的孫子）　沈嘉然（滕友）

王　槩（安節）　汪　若（上若）　余禹民（九迪）　俞養直（集之）

郭振基(元威)　楊　澔(匯南)　蕭　暘(徵乂)　喬國彥(俊三)
巴　錦(絅庵)　劉可臨(景瑤)　程　卜(枚先)　周　儀(確齋)
朱庭柏(林修)　吳貫勉(尊五)　郭正宗(鑑倫)　鮑開宗(乂昭)
王朝恆(植夫)　郭元釪(于宮)　喬嘉珍(吉云)　汪　壇(易齋)
杜揚文(吹萬)

在這張表裏，可見當時曹家的賓客，也可知《全唐詩》的編纂人(誤。《全唐詩》並未經其編纂)。還許多人裏，有很可注意的：吳照吉是在東園刻《楝亭詩鈔》的；郭元釪是補輯元好問《中州集》，經清聖祖賜名爲《全金詩》的(見《四庫提要》)。又內中揚州人很多，見于《府志》的，有卓爾堪，殷譽慶，楊澔等。

又在《揚州府志·人物門》裏，見一條：

俞梅，字師巖，秦州人。康熙四十一年進士，旋丁內艱回籍。四十四年，恭迎仁廟南巡，特命充維揚詩局纂修官，授編修。

那時江南在籍詞臣，加入編纂的一定很多。《集韻》、《類篇》後的校勘人，如查來沒有進士在內，也許是曹家自延的賓客。

全唐詩局從康熙三十六年起(《觀古堂目》。此誤，見適之先生信)，至四十五年(刻《楝亭五種》時)還未散，可見也有十餘年的歷史。曹寅在這裏，經過很久的文藝生活；延接文人，不知多少了。

關於南巡一事，先生考證稍有誤處。第一，康熙帝曾南巡六次，在廿三，廿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宋和的《陳鵬年傳》裏所說乙酉南巡，曹寅救鵬年事，乃系第五次，非第三次。第二，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時駐蹕將軍署外，餘五次均系把織造署當行宮。直到乾隆十六年，始把織造署遷出，改建行殿。當康熙己巳（廿八年）二次南巡時，曹寅正做蘇州織造（由《有懷堂集》推得，當再看《蘇州府志》），已經開了「以吉祥街織造署爲行宮」的先例了。所以曹寅接駕，只是奉行故事，並非因他富有，自願做皇帝的東道主。第三，除第三次南巡時，曹寅的官還未考定外，以下三次的情形如下：

一七〇三　四次南巡　曹寅任江寧織造。
一七〇四　　　　　　曹寅任兩淮巡鹽御史。
一七〇五　五次南巡　曹寅任江寧織造。
一七〇六　　　　　　曹寅任兩淮巡鹽御史。
一七〇七　六次南巡　曹寅任江寧織造。

可見曹寅遭遇不好（此誤。曹寅任兩淮鹽院時，織造並未交卸），康熙帝間年一到，他的江寧織造却與兩淮巡鹽御史間年一任，適逢其會，至于破產傾家（此懸猜）。康熙四十九年，江寧藩庫有虧空五十餘萬的大參案，曹寅有力支配的「內府金」，也未必不虧空。

當時織造署中的樣子，在嘉慶本《江寧府志·建置門》裏有一節：

行宮：

江寧行宮在江寧府治利濟巷大街，向爲織造署。聖祖南巡時，即駐蹕于此。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行殿。有綠靜榭，聽瀑軒，判春室，鏡中亭，塔影樓，彩虹橋，釣魚台諸勝。

可見康熙帝所以把他屢做行宮的緣故，原爲他的建築好(此不確。康熙帝到蘇州，亦駐蹕織造署。蘇州織造署中，無園亭之勝也)。這許多勝景，《紅樓夢》裏未必不描寫在內。

關於隨園事，《上元江寧志》裏只說：

小倉山，在上元清江門內。有隨園(舊爲隨織造園)，袁簡齋先生僑寓處也。

同沒有查一樣。《府志》裏更略，但有一句重要的話。他說：

小倉山在上元，疑即石頭倉城地，今爲袁氏地。

我疑心《紅樓夢》所以借着「石頭」說話，又名作《石頭記》，都因南京城爲石頭城，小倉山又與石頭城有關系的緣故。又疑《紅樓夢》上的「東府」，「西府」，便是織造署和隨園。織造署是他們的公廨，小倉山是他們的私園，兩處常常來往。可惜沒有南京城圖，不能知他們的遠近。又在《紅樓夢》上，省親別墅是造起來的，可見當時曹家把小倉山規畫點綴之狀。

《有懷堂集》卷六，有《織造曹使君壽序》一篇。張氏《詩人徵略》所引的話便在內。這文開首記書籍之重要，無大關系。下云：

以余所見，三韓(三韓當然是誤)曹使君子淸乃誠善讀書者。其取之博，蓋七略，四部，十二庫，無不闚也；業之恆，環衞周廬，奉使北南，寢食居處，弗之一釋也。情之專，聲色貨財之誘，蹋踘、博塞、青烏、快牛、馳騁之娛，弗之一問也。蓄槧覽于萬物成虧之數，一切泊如，無易吾書者。顧獨好射，以爲讀書、射獵，自無兩傷。間騎快馬，拓弓弦作霹靂聲，差強閉着車中作貴人。而余矢納房，與客酬對，捭闔古今，種別文家，源流高下，坐客默然無抗者。亦如子建之對邯鄲生也。雖然，其志猶未已，將試諸政事以究其實用，而尤志于聖賢之微言大義，郎其遺書以探其至妙。以方富之年，積日新之學，淺深大小，其可量乎！余與使君同自出也，會董織造駐吾吳，于其生日，吳中士大夫征余一言。夫使君之志既足千古矣，豈其敢以祝史之言進，因本其所以由壽者壽之。

這篇壽序既沒有載明年月，又沒有說曹寅的年歲，官階。以我推想，那時正是韓菼請假歸家的時候(康熙三十年左右)，稱他爲「使君」，當是蘇州織造(依《楝亭記》，曹璽沒後十餘年，曹寅自蘇移節的話)；所謂「董織造駐吾吳」，當是曹寅的後任。序中只說他歡喜讀書聚書，可見他好之已久，到康熙五十年間，聚了二三十年的書，應當有幾千種的精本了。序中說「奉使北南」，記中又說，「由其先人服官江寧，……後十餘年，使君適自蘇移節」，或此十餘年中，曾再做過別的事。

《有懷堂詩稿》卷二，有《和曹荔軒使君漁邨詩》五律三首，其第二首：

地僻無招引，使君辱款門。烟霞眞有癖，阡陌久相存。自得濠梁趣，休將濁醒論。舊游指點處，風雪卷蓬根。(自注：「去冬，使君與諸同人玩雪。」)

做詩的時候是康熙辛未(三十年)，韓菼在蘇州。他的交游是徐乾學、叶燮、顧嗣立一輩人，所謂「使君與諸同人玩雪」，大概就是這一輩人。風雪中不招而至，可想見曹寅的豪興。

康熙辛未，韓菼年五十五歲。壽序中稱曹寅「以方富之年」，當是三十歲時。如壽序與和詩的年分不甚相差，則曹寅當生于康熙元年左右。

在叶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卷四裏有曹寅的一節，錄下：

綠樹芳穠小草齋，楝花亭下一尊攜。金風亭長來游日，宋槧傳鈔滿竹西。(曹寅子清)

(注)(一)《昭代名人尺牘》，(略)。

(二)宋犖《寄題曹寅子清戶部楝亭》三首，序云：「子清之尊人，于白門使院手植楝樹數株，綠陰紛披可愛。因結亭其間，顏曰楝亭。子清追念手澤，屬諸名人賦之。未幾，子清復移節白門。十年中，父子相繼持節，一時士大夫傳爲盛事。」

(三)王槩(王槩即校勘《楝亭五種》者)《題張見陽楝亭夜話圖》詩：「楝亭余每坐淸晝，牆隅小草穠陰覆。楝乃水部手自栽，亭亦早歲攤書構。」又云：「唐濵宋槧任標舉，陸海潘江半臣僕。」

(四)又吳之騄(吳之騄，儀徵人，官浙江教授，康熙壬子舉人。《揚州府志》)詩：「我聞楝亭下，嘉樹影婆娑。書卷擁百城，尙友自吟哦。」

(五)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楝亭掌織造、鹽政十餘年，竭力以事鉛槧。又交于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楝亭皆鈔有副本。以予所見，如《石刻鋪敍》、《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

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皆鈔本；《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皆宋槧本。」

(六)錢大昕《藝圃搜奇》跋：「天台徐一夔編。此書世無刊本，曹子清巡鹽揚州時，嘗鈔以進御；好事者始得購其副錄之。」

在這一節裏，可見他書籍的大概。他的書籍，鈔本是頂多的。他結交于朱竹垞，可見他家書籍的淵源；李文藻做《琉璃廠書肆記》而說他的書，是他家書籍的散失情形了。李文在《南澗文集》，可惜京師館無《功順堂叢書》，不得一查宋犖詩，在他的《綿津詩鈔》卷八中查到了，除了這序之外，沒有什麽記事的話。在這序裏，有可注意的，他道：

子清之尊人……結亭其間，顏曰楝亭。子清追念手澤，屬諸名人賦之。未幾，子清復移節白門。十年中父子相繼，……

此與韓菼《楝亭記》所說的「後十餘年」，上元江寧兩縣志所說的「璽在殯，詔……仍督織江寧」，均有不同。這須把《江南通志》裏曹寅服官年月查明了，方能定是非。

在宋犖的《江左十五子詩選》裏，找到張大受(號日容，嘉定人，著有《清溪集》)的《贈曹荔軒司農》詩：

多才魏公子，授筆詩立成。有時自傅粉，拍袒舞縱橫。跳丸擊劍訖，何如邯鄲生。風流豈已矣，繼擅黃初名，百家肉貫串，大雅心所傾。餘事都妙絕，叱咤千夫驚。當時應、劉輩，孰敢靡壘旌！區區江東客，乃敢城下盟。

這首詩最可注意：第一，寫曹寅豪爽的氣概很淋漓，與韓菼做的壽序相映照。所謂「有時自傅粉」，或者他竟能唱戲。他的武藝自是八旗氣概，他的文學也是江左才子；所以他自己很得意，人家也很恭維他。他在蘇州時，正在壯年，意興更豪，所以與當地士紳如韓菼、張大受輩交情很好。第二，題目上稱他做「司農」，不知是不是他做過「戶部」的官，或是「內刑部侍郎」轉爲「內戶部侍郎」也說不定。這詩本來有二首，可惜給宋犖刪去其一。以後能見《淸溪集》時，當一檢之。

曹寅自己做的詩，也被我集到十首。兩首是從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卷二十錄下來的：

《歲暮遠爲客》

曉鐙寒無光，驅馬別親故。殘月墮楓林，荒烟白山路。十年游山懷，惜此歲華暮。載咏《無衣》詩，何以蒙霜露？

《讀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贈一首，兼寄趙秋谷宮贊》

惆悵江關白髮生，斷雲零雁各淒淸。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禮法世難拘阮籍，窮愁天欲厚虞卿。縱橫捭闔人間世，只此能消萬古情！

八首是從嘉慶本《揚州府志》卷三十錄下來的：

《東園八咏》

何以築斯堂，婆娑蔭嘉樹。置身邱壑間，蕭散不出戶。回風集羣英，流覽暢元度。　其椐堂

川原渟遙衍，縹渺烟中樓。 澄江曳修練，突兀露幾邱。 推檣納浩翠，久日成淹留。 几山樓

憑崖結新茅，池水廓然碧。 有時泛詩瓢，知汝共吟癖。 蒙蓯散魚烟，手弄秋月白。 西池吟社

連稛積嘉穗，臥隴收文瓜。 西成陳百寶，滴酒生歡花。 誰夸拄斗金，未抵只穀芽。 分喜亭

遙聽常在山，心聽不離水。 捲簾白日長，揮箑清飆起。 時來垂釣人，偶過飯牛子。 心聽軒

桃隖下多溪，三三列一徑。 花丁擩列霞，頃刻沒畦棱。 主人祝大年，且喜少丹甑。 丙墅

支郎偏愛馬，處士獨憐鶴。 飛行周故歧，同賞入沖薄。 西風警新巢，羣起松子落。 鶴厂

白沙有漁莽，用是有漁莽。 莽前活水流，萬道通江澤。 中藏短尾鯉，時遠尺一函。 漁莽

這詩裏的東園，并不是吳尙中刻《楝亭詩鈔》的東園，乃是喬國楨的別業，在揚州城東用里村的。 在這種地方，都可見曹寅很歡喜與詩人名士往來；雖是做官，却和文人一樣。

吳尙中的東園，嘉慶本《揚州府志》卷卅二，儀徵古蹟欄云：

東園，宋皇祐四年，施昌言許元爲發運使，馬遵繼爲判官，因眞州廢營地爲之。 歐陽修記，蔡襄書，人謂「園」與「記」，「書」，爲三絕。 國朝，邑中書吳炤吉仿歐陽公記，𢇛建于學宮東偏，曰眞州東園。……內有澄虛閣額，爲兩淮鹽政曹寅書。 今並廢。

以上都是我兩次到京師圖書館裏查到的。 至于曹家的世系，曹雪芹的名字，我現在雖不曉得，却有曉得的把握。因爲京師館裏有四部《八旗氏族通譜》，一部刻的，三部鈔的，本數各不同，刻的二十四冊，鈔的有至五十餘冊者。 我

見了立刻要看，無如新近把鈔的三部提入善本書室，尚未編目，不易取覽。單是看了刻的一部，而搜集在康熙時，竟沒有登載。想來在鈔的三部裏，將來定可查到。

我下次到京師館，預備作下列的參考：

(一)翻曹寅同時人的詩文集，如叶燮、徐乾學、陳鵬年、高士奇、湯斌、施閏章、趙執信等。(可惜洪昇的集館裏沒有。)

(二)看《江南通志》、《蘇州府志》裏的「秩官」「政績」兩門。

(三)看聖祖世宗的《聖訓》，又世宗的《上諭八旗》、《上諭內閣》。

(四)看鈔本的《八旗氏族通譜》。

(五)看清代的詩文選本，如吳翊鳳的《文徵》、陳其年的《篋衍集》之類。

這五件事情做完之後，這曹家考證的事暫可作一結束。或把歷次所得，集成一篇《曹寅傳》，放在先生辦的《讀書雜志》內。

我對于這件事很高興，我以爲這不僅是考察曹家，且就此可見康熙間的文治。那時三藩、台灣初平，漢族未盡歸向，康熙帝急急在消融士氣，在北京既設立書局，編輯無數大部的書，但南方還沒有，恰好漢軍裏有一個歡喜讀書，又歡喜交結士人的曹寅，所以拿編輯書籍的權柄交付于他，設立揚州詩局，凡江南一帶未仕的名士，在籍的詞臣，都覊縻在內。這眞是柔和漢族的第一方法(此亦未然)。但因此却成就了曹寅一生的文人生活；更使曹寅成就了曹雪芹

的文學環境與極美滿的家庭生活，爲作《紅樓夢》的預備。這種原因結果，都是文學史上要緊的關鍵。

介泉說，「曹雪芹便是把賈寶玉寫自己，但曹寅決不是賈政。曹寅何等瀟洒豪爽，賈政却迂拘方嚴」。我對此說很表同情。我以爲《紅樓夢》固是寫曹家，不是死寫曹家，多少有些別家的成分。

我擬編一考證《紅樓夢》的年表，年歲下分爲四格：(一)當時政事，(二)曹家及與曹家有關系的事，(三)存疑，(四)雜記。將來如有新發見，就可記在上面。

教職員全體辭職後，幼漁兼士諸先生諒不能留我不歸，我俟曹家事考索稍完，卽便歸去。將來開課後，能延人代理最好，否則還只能到京一行。

檢《丙辰札記》裏所載曹寅一條，細核其文，乃係讀雍正本《揚州府志》而作。這志上誤爲刊書十五種，其實把小品十二種，韻書五種合起來，已是十七種，何況再有《周易本義》，《施愚山全集》等。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四、十二

這封信請于二三天後交還我，我錄副後再行奉上。

剛又白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答顧頡剛書

頡剛兄：

謝謝你的信。

《楝亭集》居然有全本！信是一大快事。天津圖書館的書，大宗來自嚴範孫家，不知此書是否他家捐的。

述古堂本，請你去看看。附上支票二十元，如値得買，可買來。如無購買價値，此款卽請你留下應用。曹楝亭以刻書著名，他的詩集定是精刻本；我倒想「賅」一部(「賅」是蘇州話)，——請你不妨買了來。

曹寅作兩淮鹽運使時，並不曾卸織造事，我初起卽如此想。前天對介泉說，他似乎很詫異。其實此並不足怪。若一做兩淮鹽院，必須卸去織造的事，那才是可怪的制度呢！

今天細翻雍正六年上諭，並無曹頫的事。俟金仍珠君回京時，當托他一查清史館中有無邸抄

全份。

揚州詩局開刻的時候，大概是康熙四十四——五年，不誤。至於朱彝尊《集韻類編跋》裏說的「歷五年」，大概是編詩之年。此事我似乎在什麼書裏見過，一時想不起來了，也許還能查出。

你考楝亭死的年，大概不誤。但你前信似乎曾說他生於康熙初元？此話必不然。朱彝尊的《儀徵縣儒學碑》說曹寅已五十歲。此碑年月雖待考，但朱氏死於康熙四十八年，卽使此文作於是年（似不然，因爲下一篇爲康熙四十六年），曹寅必生於順治時，可知。

《曹寅年譜》更好。「年譜」比中國式的「傳」好得多！

適　一九二一、四、十六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二期）

附錄

顧頡剛原書

適之先生：

昨接來信，讀悉。

《楝亭集》兩種都給我查到，都有看的機會，眞是大快事！

(一)在《天津圖書館書目》裏，見一條云：

「《楝亭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詞鈔》一卷，《詩別集》四卷，附《詞別集》一卷，康熙五十一年精刻本，十四冊。」這部書很多，想是《四庫提要》所說的「一刻于揚州，計盈千首」的。

(二)前天在琉璃廠述古堂問問，當時他沒有，今天來一個片，說「《楝亭詩鈔》已覓到，計二本，價十四元。」這部書太少，想是《提要》所說「再刻于儀徵，則寅自汰其舊刻，而與尙中開雕于東園」的。 如能把述古堂的一部買到，又到天津圖書館去看幾天，考證《紅樓夢》的材料，必然加增不少。 曹寅不獨可以作「傳」，并且可以做「年譜」了。

朱彝尊的《儀徵縣儒學碑》年月，當到志裏去查。 曹寅的死期，我再可以把他縮短爲「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 因爲康熙五十年，他尙做東園八咏(此誤)；康熙五十一年，正是與尙中刻他《詩鈔》的時候，死期總在此後。 康熙五十二年，曹顒爲江寧織造(見《江南通志》)，我們雖不能斷定必曹寅死而曹顒繼，也大概可以下這個假設。 其故有二：(一)曹璽也是終于織造之位的。 (二)《江南通志》云，「江寧織造，康熙二年定專差久任。」我們看着由曹璽而曹寅，由曹寅而曹顒，由曹顒而曹頫(亦見通志)，頗有一家專管之意。 一家專管，則非死不輕換。 況且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朱稻孫早已奔走南北，裒集款項，在這年的六月，把《曝書亭集》刻完，此事也非二年左右不辦。 逆推上去的二年，是五十一年六月之後。

據《江南通志》，江寧織造的職官，是：

康熙二年——廿三年，曹璽。

康熙廿三年——卅一年（《通志》上只記始任之年，不記訖年；此系我所加），桑格。

卅一年——五十二年，曹寅。

五十二年——五十四年，曹顒。

五十四年——雍正六年，曹頫。

雍正六年後，隋赫德。

蘇州織造的職官，是：

康熙二十九年——卅二年，曹寅。

卅二年——六十一年，李煦。

在這個表上，可見曹寅在父死之後，曾做過三年的蘇州織造，就是與韓菼等相倡和的時候。又可見曹寅做兩淮巡鹽御史，仍是兼管江寧織造，與李煦之由蘇州織造而任巡鹽御史的一樣。我上次猜測他機會不好，回回南巡都碰着他不做巡鹽御史而做織造的時候，竟猜錯了。又可見隋赫德的做江寧織造，在曹寅死後十五年了。又可見《上元江寧兩縣志》說曹璽死，在殯中，曹寅仍督織江寧的話爲不確。又可見宋犖《楝亭詩序》所云，「十年中父子相繼」，比韓菼《楝亭記》所云「後十餘年」爲確。（自康熙廿三年曹璽死，至卅一年曹寅繼，約八年或九年。）

我疑心《紅樓夢》裏的抄家，是雍正六年曹頫的事。當把這年的上諭仔細一看。韓菼所說的「董三」，固不可解，但《織造曹使君壽序》裏所說的「董織造」，決不是曹寅的父。那時曹寅既做蘇州織造，決不會其父尚存，與之同省做官。《江南通志》裏沒有董織造，說不定是杭州織造。當在《浙志》一查。

關于揚州詩局的事，經先生考後，大爲明白。但我尚有一層疑慮：朱彝尊《集韻》《類篇》的跋裏，說，「曹公奉命編刊《全唐詩》，歷五年」，爲什麼進書表裏說，「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頒發《全唐詩》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等校對；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朱做這篇跋的時候，是康熙丙戌（四十五年），逆推上去五年，是四十一年。不知是否集中誤刻（但《楝亭五種》內亦如此），抑系朱氏誤記？

無意中找到了作「陳鵬年傳」的宋和事蹟：

宋和，字介山，歙縣人。年三十，始讀書深山中，爲古文。四十，學大就。入都，先後爲韓菼，陳鵬年，孫勷所激賞，謂其非唐以下之文也。詩亦古茂。相國王掞八十，索撰壽序，辭不能書。掞曰：「第欲君集中有此文耳！」居隘巷中，杜門看書，几席蕭然。貧老不能歸，卒于京師。所著書有《雪晴軒集》。（《江南通志》卷一六七，《文苑》）

《蘇州府志》只記蘇州本府及轄縣事，所以曹寅雖做了蘇州織造，竟一點找不到什麼；連做了三十年的李煦，也是沒有。只在《志》上曉得康熙帝到蘇州六次，均駐蹕織造公署。

述古堂約我明天去看書，我自當去，不知能否買來。將來過天津時，一定去把《楝亭全集》翻一下。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四、十六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與顧頡剛書

頡剛兄：

昨晚接到上海寄來《考證》清樣，我就把你指出的錯誤用硃筆改正了。有不能改正的，另作《後記》，附上請一觀。請卽還我，以便寄出付印。

如有應修改之處，請你修改。

適　一九二一、四、十九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二期）

附錄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頃自京師圖書館歸，接讀來信，並《考證後記》，敬悉。今即送還。

今天在京館看到兩部的《八旗氏族通譜》，曹寅的家世查得了。文如下：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爾正，原任佐領。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元孫：曹顒，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領；曹天祜現任州同。（鈔本雍正十三年修《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七十四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氏。）

又一刻本文同；惟曹天祜作曹天祐。

《通譜》可惜不將世系敍明白：曹璽有了一個兄弟，曹寅有了兩個兄弟，便分不清楚。作起世系表來，應如下：

曹錫遠——振彥——璽　寅　顒
　　　　　　　　爾正　宜　頫
　　　　　　　　　　　荃　頎
　　　　　　　　　　　　　天祜(祐)

這《通譜》實在搜集的不完備，把《楝亭詩鈔》裏的家人排起來，大半是《通譜》所沒有的：

曹寅：

大兄——松齋

四兄——冲谷
　　　松茨（此當是一人。）

弟——芷園

二弟——子猷
　　　筠石（此當是一人。）

姪——曰瑛渭符
　　　驥
　　　竹磵
　　　頎（此當是子猷之子。）

曹雪芹的名字，當是天祜：一因在諸弟兄中爲雙名；二沒有做官（州同當是一個空職）。《通譜》四人：頎已決定

是侄，頫、頫雖不能決定，都做織造，想來不會是曹雪芹。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四、十九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答顧頡剛書

頡剛兄：

《上元江寧兩縣志》是同治年間修改的，何以不提及曹頫、曹頫二人？《八旗氏族通譜》確令人失望。但我想你的幾條推論似都不差。「藎」字在韓菼的壽文裏，確很象一個動詞。但「藎三」二字終不可解。

下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我須往天津一行。那時我也想去看看《楝亭全集》。你去時，望將館中看書情形作一郵片告我。

適　一九二一、四、廿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二期）

附錄

顧頡剛原書

適之先生：

昨日在京師館翻了一部《八旗氏族通譜》，一部《八旗通志》，一部葉爽的《已畦集》。《通譜》裏實在太略：曹家做了五十餘年的江寧織造，傳了三代，譜裏竟沒提起，不能不說他們糊塗。王槩詩裏「楝乃水部手自栽」，現考得曹璽曾任「工部」尙書，有了着落了。但這個工部尙書，一定是內務府的官，否則不會《八旗通志》上不載。

《八旗通志》裏《職官門》載內務府官制，並無尙書侍郞名目；只有許多「司」和「處」，每一司下，郞中數員（自二至四），員外郞數員（自六至十二），主事一員，署主事一員，筆帖式數員（自三至卅三）。大概曹璽做了營造司的郞中，所以稱他爲「工部尙書」；曹寅做了愼刑司的員外郞，所以稱爲「內刑部侍郞」，或者再轉到了慶豐司（掌牧畜的），所以稱他爲「農部」。曹顒、曹頫雖做織造，大概在內務府裏的官也和曹璽、曹寅一樣，所以《通譜》上稱他們一爲郞中，一爲員外郞。這雖是猜測，想來不至盡誤。

「尙衣監」也是內務府十三衙門之一；大致織造是尙衣監的外任官。

「曹瑛」確有這一人，在《八旗通志》裏編輯職名「翻譯」名目之下見到；官銜是「中書，今任內閣侍讀，加一級」。《通志》是作于雍正五年，到乾隆四年，可見其人較曹寅稍後，而不甚相遠。曹編爲誰的曾孫，依然難定。

《已畦集》中，有《楝亭記》一篇，沒有一點新發見。單看得一句，可作印證。他說，「奉天子命，董治上方會服之事」，我看見了這個「董」字，因想起《有懷堂集》的壽文裏所說「會董織造駐吾吳」，莫非是個動詞，不是姓？

《已畦詩集》卷七裏有三首詩，題爲「曹荔軒內部過訪有贈，即和韻答」，針對《楝亭詩鈔》卷二裏的「過葉星期二棄草堂留飲，即和見贈原韻」的三首。但誰倡誰和，却分不明了。第一首云，「盡揮千騎擁，端爲野人留。」第二首云，「野市無兼味，村醪酌幾蕉。」當時葉燮住在橫山裏，曹寅屏騎往訪，可想見他的意興。第二首又云，「百代空羣鑄；秋毫自獵驕。山靈如欲舞，故故送微飆。」大概他在蘇州山裏打獵。《已畦詩集》雖未編年，依前後看來，那時葉燮是六十三四歲。他卒于一七〇三，年七十七，則此時爲一六八九，或一六九〇年，正是曹寅做蘇州織造的時候。

我想到津後便往看《楝亭全集》；《詩鈔》二冊，擬帶去校對一下。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四、二十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答顧頡剛書

頡剛兄：

兩信及曹集都收到了。我在津館看《楝亭集》，頗有所得：

一、曹寅生於順治一五年。

（證一）《擁書圖記》：庚辰四十三歲；（證二）《二郎廟碑》：「庚寅五十三歲。參看《鷄鳴寺浮圖碑》。此碑中「壬寅」似是「癸卯」？

二、曹寅的生日爲九月七日——「予與龍川先生同日。」

三、死在五十二年五月以前。如你所說。

四、曹寅任鹽院是「奇」年十二月受事，至「偶」年十二月卸事。

（證）（一）《五華江南錄》：四十四年五月，他尚任鹽院。（二）《松巔閣記》：「四十三年甲申，余視鹺揚州。……乙酉冬予差滿。」（三）《周易本義序》：「康熙五十年嘉平月，書於淮南使院。」

（四）《鷄鳴寺浮圖碑》與《儀徵縣東關石閘記》。

五、《東皋草堂記》寫曹寅兄弟所受田都在寶坻之西，武淸之東北（順天府）。此事可與《紅樓夢》五十三回黑山村烏莊頭進年例一節參看。

六、郭振基序「今公子繼任織部」一句，似不足證明曹顒爲寅子。我想顒是姪而立爲寅後。珍兒死於辛卯（康熙五十），時寅已五十四。《哀詩》中有「承家望猶子，努力作奇男」之語，似此時寅尙無他子，故顒立爲後。旣立而幼子生，——假定雪芹是寅之子，——愛寵之極，故名之曰「天祐」或「天祜」。生不久，寅卽死；或生於寅死後，亦未可知。這個假定，你看如何？若如此說，我在《考證》裏說的雪芹之生年當推下許多年，著《紅樓》之年也當推下。另有詳記，你回京時可看見。

有一事極快人意。嚴範孫先生見我的《考證》稿本，曾加兩箋，中一箋云：「乾隆庚戌會榜有張問陶，無高鶚。有《國子監題名碑錄》可證。」此條我們雖已證實，但他的口氣似說他家有此書刻本或鈔本，故我作書去問他。他的回信說：「國子監據《題名碑》刻爲木版，每兩科續刻一次，中式之人各領一部。弟所藏截至光緒癸未科止。自順治初起，附全明一朝。」這書我一定去尋幾部來！

適　一九二一、五、五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三期）

附錄

顧頡剛原書(三封)

一

適之先生：

今天到京師圖書館看《儀眞縣志》(康熙五十八年修)，知「重修儒學」是康熙四十六年的事。拿朱彝尊文中「于是公年五十矣」這句話推上去，曹寅的生年，是順治十五年，與顧景星《荔軒詩序》所說相合。從此曹寅的生年是可以確定的了！

卒年雖不能一定，但曹顒接手于康熙五十二年，其前更無別人作織造，則當然死在這一年上。

合兩條看來，可定爲

曹寅：一六五八——一七一三，年五十六歲。

乾隆十三年，袁枚曾修過《江寧府志》，所惜這本京館沒有，將來當到江寧圖書館去找。

徐乾學的《憺園集》裏，也有一首「贈曹子淸」的詩。詩上說他（一）勤學，（二）豪爽。大凡贈詩贈文與他的人，都是這樣說。

一九二二、四、廿三，頡剛

我疑心《上元江寧兩縣志》裏所說「璽在殯，詔晉寅爲內刑部侍郎，仍督織江寧」，乃系誤將曹顒記爲曹寅，算錯了一代。曹璽死後，尙有桑格接任，曹寅後八九年而始至；而顒之與寅，實是緊接。況諸家詩文只稱曹寅爲「農部」，而沒有稱他爲「比部」的，可見「內刑部侍郎」的話亦不確。

剛又白

二

適之先生：

我以星期一是圖書館的休息日子，所以遲了一天到津。

《楝亭集》也並不多，因爲他一卷裝一本，我們買的七卷，在他就裝成七本。這本是曹寅死後增刻的，所以前七卷除末尾略有增益，餘均一樣。《詞鈔》也加了幾闋。其餘詩詞《別集》及《文鈔》，或爲門人所集，或爲曹寅删餘之稿。因此可以證明我們買的一部，是曹寅自選自刻，並且在他活的時候印的。

《楝亭集》上，收集得的材料也並不多。好在先生不久即來，也不必縷告。惟在《詩別集》卷四內找得一詩，題爲「《聞珍兒殤》」，覺得頗與《紅樓夢》上用玉旁排行的有些相近。或者他們大名用「頁」旁排，小名用「玉」旁排，也說不

定。又在《詩別集》郭振基序上見到一句「今公子繼任織部」，可見曹顒是他的兒子。《文鈔》內《摛書圖記》，可證明曹寅確是順治十五年生的。又在《楝亭詞鈔》王朝瓛的序上，見到一句「今公往矣」，那時是康熙癸巳（五十二年）閏五月，可見曹寅死在那年五月前。他《詩鈔》裏的末首詩是「病痁」，或者在這病上死的。又在《東皐草堂記》上，略知他哥哥的狀況。至于曹雪芹的事情，仍舊一些不曾找到。看來是無望了！

在施愚山集裏，知曹渭符是貴池人。但《詩鈔》裏爲什麼稱他做「侄」呢？難道這個侄是通譜來的麼？《東皐草堂記》裏的哥哥，看來也不是近房。曹家事情如此不容易知道，奈何！

《詩鈔》兩册，即付郵寄還。此後要用時當再借。

津館尚有一部不全的《楝亭十二種》，在叢書目內。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四、廿六　天津

三

適之先生：

看《楝亭詞鈔》的序上，曹寅還能作曲，並且他自以爲做的最工；可惜現在見不到了。《紅樓夢》的警幻仙曲，遠過于其他諸詩，大約曹雪芹也以此事擅長。

頡剛　一九二一、四、卅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昨天接到來信，悉先生看了津館的《楝亭集》所得甚多，快極。

見告的六條，都極服膺。我只對於第六條有些意見：我以為他的哀詩上說，「世出難居長，多才在四三」，曹珍固是長子，——「零丁摧亞子」的「亞子」，當是「肖子」之義，——他所示的侄子是四三，其間尚有排行第二的。曹顒雖不能一定說是曹寅的子，似也不能一定說是他的侄。至于「承家」二字，或從「多才」而來，未必一定是「承嗣」之義。《紅樓夢》上，賈家之事都由珍、璉等處理，或者這便是曹寅看做多才的侄子。第七十五回上，賈赦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以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了。」論理，賈環是庶出，又比寶玉小，如何能襲賈政的職呢？我以為《紅樓夢》上寫曹家的弟兄行次有意錯亂。曹寅是曹璽的長子，賈政却是第二；天祜是曹寅的幼子，寶玉乃做了賈環的哥哥。所以我猜想曹顒或竟是賈環。賈環是寶玉的怨家，父死襲爵，豈有不報仇之理。所以曹家雖未抄家，曹雪芹過了中年已經赤貧如洗！至于曹雪芹若在曹珍死後而生，或在曹寅死後而生，《紅樓夢》裏的寶玉，應當另是一種樣子：現在的書上，是在「蔭育」下的樣子，不是在「阿哥手裏討生活」的樣子。所以我想雪芹生年，還是不推下去為宜。我先前看曹寅不是賈政，現在想想，還不能下這個斷語。第二回上說，「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又額外賜了這

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如今已升了員外郎。」這一段話，除了「長子襲官」數語爲有意錯亂外，其餘便寫實了曹寅。至于賈政性情的方嚴，原是在寶玉眼光裏看出來的：那時年紀大了，又是父親，又是對着癡憨的兒子，自然不能和少年時朋友贈詩中所說的性情一樣。我又猜想「省親」便是影射「南巡接駕」時情形：若是雪芹遲生了，便見不到這種儀注了。

李煦做了卅二年的蘇州織造，又做了八任的巡鹽御史：《紅樓夢》上寫林如海「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因此我猜想便是他。宋和的陳鵬年傳上，亦說李煦與曹寅爲「婣」：則兩家的子女，自然是表兄妹。照這樣想，林黛玉竟是姓「李」了。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猜想，入不了考證。請先生指教。

昨天平伯信來，他說後四十回的回目定是高鶚補的，理由有三：（一）和第一回自敍的話都不合，（二）史湘雲的丢開，（三）不合作文時程序。我覺得他的理由很充足，所以把他的原信寄上。

《國子監題名碑錄》如能得到，請翻一翻李煦是否有名在上：因爲第二回上說，「如海更從科甲出身，雖系世祿之家，却是書香之族。」

我擬於本星期五六北行；或在南京住一天，訪隨園故址，又到圖書館看志書。但不知天能晴好否。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五、九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日記(節錄)

單不广先生送來《雪橋詩話續集》卷下，內頁二三有一條使我狂喜：

> 敬亭家有西園，起四松草堂，築夢陶軒、拙鵲亭、五笏菴。……甫得太廟受爵官，即投閒色養，日引文士，分韻擘箋，不問晨夕。嘗爲《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霑題句有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爲楝亭通政孫，平生爲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輓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

這條使我們知道：(一)曹雪芹名霑；(二)他是曹寅之孫；(三)《四松堂詩文集》與《鷦鷯軒筆塵》與《懋齋詩鈔》必有關於他的材料。我們有許多假設，都經不起這一條的推翻！但我更高興。因爲袁枚的兩條詩話雖然誤記一代，却因此得一個更可靠的參證，這是一可喜。又因爲袁枚誤了我們一百多年，現在我們可以推翻這種似是而實非的根據了，這是二可喜。上回我已覺得曹雪芹的世次發生問題(日記頁二二以下)，故說曹寅五十四歲時尚無兒子。我因此斷定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

以後，但我那時說「假定袁枚說雪芹是曹寅的兒子的話是不錯的」。現在我這點懷疑果然證實了！袁枚果然錯了一代，這是三可喜。

……………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三期）

與顧頡剛書

頡剛兄：

你的信，我收到了。你關於第六條的疑竇，現在已有很可靠的答案了。附上今日日記兩頁的副本，你看了必定歡喜。《雪橋詩話》是遺老楊鍾羲編集的，遺老劉翰怡刻於上海。前編十二卷；卷六，頁五云：

敬亭名敦誠，別號松堂，英王裔，有《四松堂集》詩二卷，文二卷，《鷦鷯庵筆麈》一卷，紀文達爲之序，哲昆懋齋爲作小傳。……

懋齋名敦敏，字子明。（據《耆獻類徵》四三一，李桓注，此君有《懋齋詩鈔》。）其贈曹雪芹詩云：「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

卷三，頁七，有云：

曹楝亭弟子猷名宜，善畫，閻百詩贈詩云云。

又卷四，頁五九以下，有法梧門《奉校八旗人詩集題詠》五十首，中有「子清通政及敦誠、敦敏兄弟」。不知《八旗人詩集》有刻本否？上舉敦誠、敦敏的三書，南方能試一訪否？此三書定較楝亭詩更有用。

《雪橋詩話》卷九，頁六七云：「高蘭墅名鶚，乾隆乙卯進士。世所傳雪芹小說，蘭墅實卒成之。」我近買得《清代御史題名錄》一部，在嘉慶十四年下有高鶚之名，下注：「鑲黃旗漢軍人，乾隆乙卯進士，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

我已買得兩部《進士題名碑錄》：一部全的，但多爛板；一部不全的，但是道光時印本，爛板甚少。將來我要找人把爛板的頁數鈔全，並把最近的幾科補上。我的一部到光緒丁丑止。

適　一九二一、五、廿

附閱《雪橋詩話續集》後之日記一則〔一〕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四期）

〔一〕編者按：胡適信中所附閱《雪橋詩話》後之日記一則，即收入本書的胡適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日記（節錄）。

附錄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接二十日來信，讀到《雪橋詩話》一則，快極，但「楝亭通政孫」一語是楊鍾羲的記載；不知他是否根據于《四松堂集》？還是就他的記憶而言？這是一件主要問題，如楊君尚在，頂好想法去問他一問。劉翰怡是吳瞿安先生認識的（吳住宜內牛肉灣），能託他去轉詢麼？

《四松堂集》，《鷦鷯庵筆麈》，《琵琶亭傳奇》，《懋齋詩鈔》，《八旗詩集》，已寫信到上海託人尋找，俟有回信再告。

我去年在學校裏書庫查書時，見有《八旗文徵》一書（「徵」或「經」），不知法梧門奉校的《八旗人詩集》是否在內，抑二書係同時編襄，相輔而行？

袁枚與曹雪芹時期相近，又是前後住在一處，他的記載竟給《雪橋詩話》打破，可見傳聞的不易徵信。不但《隨園詩話》如此，即《四庫提要》所說的曹楝亭，也是謬誤紛出。曹家所在旗，從《八旗氏族通譜》及《皇朝通志》考來，都是正白旗。《提要》說他是鑲藍旗。《楝亭集》刻本明明及身刻的爲選本，死後刻的爲全本；《提要》反說「一刻于揚州，計盈千首；再刻于儀徵，則自汰其舊刻」。且「吳尚中開雕東園」一事亦無可徵，不知其信否。

若曹雪芹是曹寅之孫，他的生年似並不甚後，否則曹寅死後十五年，隋赫德接任江寧織造，園林賣去的日子也不遠了。他生年若果不甚後，定是曹頫之子，不是天祐之子。所怪者，《八旗氏族譜》于雍正十三年修起，至乾隆九年修成，竟沒有曹霑的名字。不知敦誠、敦敏兄弟生卒之年可考定否？若能得他們的生卒，來定曹雪芹的生卒，度也不甚相遠。

我覺得曹雪芹是否把寶玉寫自己，如今也成了個疑問。若然，曹頫是嗣與曹寅的，更是可疑。書中賈母與賈政，並不像嗣母子的樣子，而賈政的「端方正直」，「酷喜讀書」，「居官勤慎」，「風聲清肅」，很不似沒有政績可見的曹頫輩的考語。雪芹情性，從《雪橋詩話》看來，是孤冷的襟懷，坎坷的口格，李賀、劉伶一類的人物，與寶玉的「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的性情，頗不相合，這甚是解釋不了。難道雪芹上一輩有做這部書的，雪芹眞只是下一番增刪工夫麼？

日來重看《八旗氏族譜》內曹家一條，第三代以下雖未分別父子，卻有脈絡可尋。璽，寅，顒，頫，並任文職，爾正，宜，頎，并任武職（佐領）。如確是世襲職，其統系如下：

璽—寅—顒
　　　　—頫

爾正—宜—頎

（尚有司庫的曹荃，州同的天祐，未明其統系。）

但《楝亭詩別集》卷三，頁七，有《聞二弟從軍卻寄》一首云：「與子墮地同胚胎」，則寅與宜又不是堂兄弟，或者曹宜是嗣與爾正的。至頎爲宜子，則有一確證。《雪橋詩話》云「子猷善畫」，《楝亭詩鈔》卷五有《喜三姪頎能畫長幹》一首，注云：「子猷畫梅花，藏無一幅。」苟非父子，當不牽及。

《聞珍兒殤》詩所謂：「多才在四三」，現「三」已考定是「頎」，若能將「四」再考出，則曹寅五十四歲無子與否，不難立斷。

章實齋《信摭》說：「《施愚山集》，康熙戊子曹楝亭刻，而不置一言爲序跋。非其孫瑮手記，則不知其事矣。」這句話實是錯的。《愚山集》書端寫明「楝亭藏本」。卷末有梅庚的一跋，云：「先生沒三十年，墓木且拱，今通政楝亭曹公，追念舊遊，憫斯文之就湮也，寓書于其孫，舉《學餘全集》剞諸梓，經始于丁亥五月。又館其孫瑮于金陵，事讐校。」集後附施瑮做的《隆村先生遺集》，卷一《四君吟》內云：「公少時曾以詩請摯〔贄〕于先祖」，可見曹寅是施閏章的詩弟子。

亞東圖書館寄來平裝《紅樓夢》三部，先生通信時乞爲道謝。

我擬細看《紅樓夢》一遍，做一篇《高鶚續作〈紅樓夢〉的線索》，說明他續作取材的所在。日來頗有所得，等看完時當詳細奉告。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五、廿六

（見《胡適的日記》）

與顧頡剛書

頡剛：

《雪橋詩話》「通政孫」一句的來源，我七月間到上海時，當親自設法一問。楊君似有《四松堂集》及《懋齋詩鈔》。

《八旗文徵》，此時無法取查。《八旗人詩集》至今未訪得，書店多說無此書，敦誠兄弟的書，也沒有尋着。

袁枚之致誤，與你上面說的上元、江寧兩縣志所以致誤，同一道理。曹家四代做織造，而曹寅最有名，上、江兩《志》誤記曹顒爲曹寅，而袁枚又誤記曹顒（或頫）爲曹寅。這種「箭垜式」的人物，歷史上常有。（西史中古時代常有此種人。古代的周公，亦是此例。）大概當時的人多曉得有一個「曹織造」，却不大知道有四個「曹織造」，故凡有什麽曹織造的事，人都歸到曹楝亭身上。是以君子惡作長人，天塌下來時，總是他頂着！

我現在想雪芹是曹頫之子。《紅樓夢》第二回說：「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從科甲出身；不料代善臨終時，遺上一本，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又額外賜予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已陞了員外郎。」赦卽是顒，政卽是頫。《八旗氏族通譜》說：「曹頫，原任員外郎」，這是一證。《上元江寧志》「璽在殯」一段，應當如你說作寅，此與「遺上一本」一段相合，可算是二證。雪芹旣以寶玉自況，賈政當是他的父親，而賈政明是那先未襲職的次子，決不是曹顒。這是三證。你前函說第二回「那一段話除了『長子襲官』數語爲有意錯亂外，其餘便寫實了曹寅」。現在依我的說法，這一段話，便沒有一句不着實了。

這麼一來，我們可以回到曹寅聞珍兒殤的詩。「世出難居長，多才在四三。」似是說他自己的兒子雖居長，但不如三四個姪之多才。「亞子」二字仍當本義解，「次子」或「幼子」，指曹珍。依此，則曹寅的子姪輩略如下表：

(1)顒（寅子）

(2)頫（寅子）——霑

(3)頎（宜子）

(4)天祐（宜子）

(5)珍（寅子）

這是我自己修正我在天津所得的第六條。

至於你疑心《紅樓夢》裏的寶玉與《雪橋詩話》裏的雪芹不像，我覺得並不難解釋。凡是孤冷的

人很少是生來孤冷的，往往多是熱鬧的生活的餘波。周敦頤、程顥、張載多是做過一番英偉少爺的人，都反動到主靜主敬的生活裏去。阮籍、劉伶大概也是如此的。

傳聞之不可靠，大率皆然。崔述的《考信錄提要》論此最痛快。寄上上海《晶報》《紅樓佚話》四則，可見人對於「傳聞」的信心，眞有不可及者！此中第四則說有人見一本，說後來寶玉與湘雲爲婚，此可見前人必有疑「白首雙星」一句，而據以補《紅樓夢》者。此本近日我也聽見人說過，但皆無從追求到底。崔述以「打破沙鍋問（紋）到底」自豪，眞不容易！

適　一九二一、五、三十

紅樓佚話

臞蝯

近人多謂《紅樓夢》一書爲記淸相明珠家事而作；至於書中人物，各有所指，則又言人人殊。大概以納蘭容若爲全書主人翁賈寶玉者近是。頃見某氏筆記一則，其說乃至可異。略曰：「曹雪芹館明珠家。珠有寡嫂，絕色也，偶與雪芹遇於園中，夜則遣婢招之。雪芹逾垣往，忽聞空中語曰：『狀元騎牆人！』悚然而退。然終情不自禁，復往；神語如初。雪芹弗顧，曰：『狀元三年一個，美人千載難得也！』遂與歡狎。旋以事敗見逐，故作《紅樓夢》以洩忿。書中婦

女之淸白者，惟李宮裁一人，卽指其所歡也。」按此說似未經人道，存之以備參考。

又有一說，謂是書爲雪芹寫恨而作。雪芹有中表妹，名紅紅，能詩，工琴，卽書中之黛玉也；對雪芹誓爲伉儷，未果，齎恨以歿。雪芹引爲奇痛，因作是書以記之。書名曰《紅樓》，寶玉所居曰怡紅院，皆隱女名也。雪芹居南京時，嘗築一小樓，名悼紅軒；後歸燕京，闢一小園，園中有樓，亦名悼紅軒，在內城東。今已荒廢，而樓中悼紅軒匾額尙存，雪芹手筆也。書作隸體，筆力頗健，左首有印章二，一陽文，雪芹二字，一陰文，已模糊不可辨，彷彿一爲曹字，餘一字，左偏從火，右旁則多方認識，終莫能識。按：今《紅樓夢》刊本皆有悼紅軒原本字樣，玩悼紅兩字之義，此說或不爲無因也。

雪芹爲漢軍旗人；其父楝亭，嘗官江寧織造。雪芹幼時，有僧見之，許爲異器。少長，好揮霍，千金一擲，無所吝。父怪之甚；一日，以二千金畀雪芹，曰：「若能以一餐之費盡吾金，則爲奇慧人矣。」雪芹曰：「此易易耳！」乃呼僕至，以二千金盡買鸚鵡，剖其舌而炙之，舉箸立盡。父乃歎曰：「眞吾家異器也！」以祖傳玉章一方賜之。嘉慶間，林清教案作，曹勳以貧故入教，牽連被戮，覆其宗。勳，卽雪芹之孫也。或謂雪芹撰《紅樓夢》以誨淫，宜有是報：然歟？否歟？

《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皆經後人竄易，世多知之。某筆記言，有人曾見舊眞本，後數十回文字，皆與今本絕異。榮、寧籍沒以後，備極蕭條，寶釵已早卒，寶玉無以爲家，至淪爲擊柝之役。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爲婚。又據濮君某言，其祖少時居京師，曾親見書中所謂焙茗者，時年已八十許，白鬚滿頰，與人談舊日興廢事，猶泣下如雨。且謂書中諸女子，最美者爲探春，釵、黛皆莫能及；次則秦可卿亦甚豔；而最陋者爲襲人，寶玉乃特眷之，殊不可解。

又有人謂秦可卿之死，實以與賈珍私通，爲二婢窺破，故羞憤自縊。書中言可卿死後，一婢殉之，一婢披麻作孝女，卽此二婢也。又言鳳薦死時，見可卿作縊鬼狀：亦其一證。凡此種種之佚話，皆足以資「紅學」家之談助也。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四期）

附錄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上回覆了一封信，便後悔起來，因爲愛熱鬧與喜孤冷的性情，不一定是相反的品格；往往有經過挫折之後，從極熱跌到極冷的。所以從來失志的人，都好「逃禪」。況且從《雪橋詩話》看來，曹雪芹與寶玉相類的已有兩件：（一）第三回寶玉一贊，說「貧窮難耐凄涼」，這也說「竟坎坷以終」，合之書首自敍「半生潦倒」的話，更是三方面一致。（二）第二十六回，寶玉說起要送薛蟠的壽禮，道：「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可見寶玉會畫，《雪橋詩話》所載懋齋贈雪芹詩，也說「賣畫錢來付酒家」。《詩話》上寥寥數語，類似之點已很多，雪芹之爲寶玉，自是可信。前天接到先生的信，把周敦頤輩相比擬，更堅固我的信心。

先生說賈政是曹頫，這自比曹顒爲近情，因爲曹顒只做了三年的江寧織造，而曹頫直做了十三年，在此期間，可以使雪芹度這書上的絢爛生活。但曹顒何以只做了三年？曹頫做了十三年，爲什麼竟把曹家世襲的官丟去？這也必得詢問個明白。第三十七回說：「賈政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如果査出曹頫不做了織造，更去做別的官，則這話可以證實；「賈政卽曹頫」這個假設便可考定了。（江南圖書館有《八旗通志二集》，先生如到南京，請去一翻。）

我所以說《紅樓夢》上有意將曹家世系弄錯亂了，有幾處證據：（一）寧國公名賈演，這明是標出「江寧」和「曹寅」的人地，但却屬之敬、珍一宗。（二）敬、珍一宗世襲威烈將軍，是個武職；榮國府世襲的官雖未明言，總是個文職把《八旗氏族譜》看，無論是璽與爾正，寅與宜，凡是武職，總是做文職的弟弟，但書裏却以武職爲長房。（三）榮國府的世襲職，自然應當是賈赦一支，賈政的員外郞已是額外賜給的了，賈政的兒子更不應該有襲職；賈環是賈政的幼子，又是庶出，連額外賜給也說不到，如何會有襲職的希望。但七十五回說：「賈赦……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以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這不能不認爲忘記遮掩的漏洞。因此，我以爲他把曹家數代的長幼之序都反過來了，所以賈政未必是次，寶玉也未必是長。但小說上事究不能如此死看，最好覓到曹頫的事實來比較看着。

看《八旗通志》及《氏族譜》，頗似郞中，員外郞等爲「官」，而織造是「職」：因爲織造是內務府派出的官，在內務府的官制上，只有郞中，員外郞，主事等，而沒有織造。所以《氏族譜》上，記寅爲通政使，顒爲郞中，頫爲員外郞，雖是漏略，尙不能說他錯。第二回所說賈政情形，如果確是曹頫，則寅沒之後，頫曾「入部學習」做主事，——這部當是內務

府的司，——後來升做織造。將來如果發見曹頫事實與此相合，更可確定了。

我對於曹頫事實的尋覓，並不灰心。因爲他倘使果眞「酷好讀書」，「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的，他在南京十三年，必然見于當時人的詩文集。只要把康熙末雍正初的南京鄉紳和游宦的集子留心，當不致一定絕望。

上海《晶報》的四條《紅樓佚話》，第一條太可笑，明珠的寡嫂，曹璽才盜得到呢！第二條，到了悼紅軒發見的東西，依然只曹雪芹三個字；——幸虧他沒有造出名來，否則便疑誤後來人了。至于「襲人最丑」，則爲快意之談，「可卿自縊」，又是想象的話，這都是看了書後的一種閑說。惟所說「舊時眞本」，恐確爲「當時補本」。但此本若在「高本」之前，卽「白首雙星」一語的來源亦有可疑。這部書雖未做完，但結局早已在册子、曲子，及可卿死後對鳳姐說的話，二十二回的制燈謎等許多地方說明。寶玉與湘雲成伉儷的機語，一點沒有；便是「金麒麟」一節，也淡淡的散了。那時黛玉恐怕他們二人在小巧玩物上撮合，悄悄窺聽；但一轉眼間，仍將「金玉之論」落到寶釵身上。書中處處有寶玉、寶釵成夫婦的預言，而湘雲則册子上說「湘江水逝楚雲飛」，曲子上說「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頗有他自己早死的樣子，決說不上「白首雙星」。所以我想這三十一回的回目，或是補作人改來遷就下文的。高鶚另補時，偶然漏未删去，遂成後來疑案。先生藏的「程排本」《引言》，旣說「抄本各家互異」，又說「坊間繕本及諸家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可見已屢給人删改。致于補本所以要把寶玉、湘雲兩人結合，無非爲了金麒麟偶然的巧合。但上回旣說「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本回襲人又說，「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可見湘雲自有去處；而黛玉的窺探，更可見雪芹要借着這件事寫出他的嫉妒。那補的人竟看錯了！

我疑這部補作，高鶚是看見的。高鶚所以沒有寫寶玉的貧窮，大概是這部補作的反動。否則高作對于原書抽取

的很精密，爲什麽竟忘掉了書首的自敍，和寶玉的一贊，象這般重要的東西？這部補作，說「寶玉無以爲家，至淪爲擊柝之役」，我們并不是持勢利之見，終覺得他太殺風景。這樣的大榮之後必大苦，兩面各各說盡，亦太無味。所以高鶚寧可留些罅隙，不肯落他的模樣。照我想，寶玉的結局，都寫在「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之內。雪芹拿甄士隱來做寶玉的影子，有幾處地方可見：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是一證。他夢到太虛幻境，所見扁額對聯，都與寶玉所見同，是二證。士隱投到他丈人封肅家里去，托封肅置買些房地，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這正與開首「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相應，是三證。他注釋《好了歌》道，「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這正與雪芹預設下的結局應合，是四證。結果，瘋跛道人同了甄士隱飄飄而去，所以高氏續作也說寶玉隨了一僧一道而去了。可見寶玉後來自是貧窮，而貧窮之後當是出家；否則全書很難煞住，而起結亦不一致。曾把這層意思告訴平伯，他回信說，「貧窮與出家原非相反，實是相因。出家固不必因貧窮，但貧窮更可引起出家之念。甄士隱爲寶玉之結局一影，揆之文情，自相吻合。雪芹自己雖未必做和尚，但他也許有出家的念頭。我們不能因雪芹沒出家，便武斷寶玉也如此。」

高鶚沒寫寶玉貧窮，固是不周到，但假使實寫他下半世的貧窮樣子，也覺得情事太支蔓，不易見長。而且高鶚非雪芹，如何懸揣他的貧窮樣子；若是勉強虛擬了，反不見佳，若照甄士隱的狀況寫了，也覺得他重複。所以只把書中屢屢豫言的「金陵十二釵」的結果照樣做了，就此煞住，倒是精煉。

寫到這裏，想起雪芹原意，是要到老才出家的。這有二證：（一）甄士隱隨瘋跛道人去時，已經「年過半百」了。

（二）第二回寫賈雨村游智通寺，門聯的下一語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他想道，「文雖甚淺，其意則深，……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飯。這一段必非泛泛的敍述，因爲插在「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和「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的中間，而「翻過筋斗」一句話尤爲明白。因此可以推想雪芹做這部書時，已有五六十歲了。這部書所以沒做完，或他竟是老病死了。先生推測雪芹生年，謂當生於康熙卅五六年；推測做《紅樓夢》的時候，謂「大概在康熙帝南巡之後三十年左右，當雍正末或乾隆初年的時代。這時候約當曹雪芹四十歲上下」。但雪芹若是曹寅之孫，則康熙卅五六年似乎尚早；而著書之年，若照甄士隱及智通寺僧看來，似乎也須移後（當在二十年後，乾隆二十年左右）。如此，與乾隆五十七年高氏《紅樓夢引言》所謂「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一語，頗相緊接。這個推測，先生以爲可用否？

《四松堂集》等，蘇滬均未覓到。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六、六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日記（節錄）

今天買得《八旗人詩鈔》。此詩是鐵保編的，但後來書成時被嘉慶賜名爲《熙朝雅頌集》，故書店竟不知有《八旗人詩鈔》一書。我前日無意中翻得鐵保的《惟清齋全集》，始知此書改名的事。此書成於嘉慶九年，共百三十四卷，自是淸朝一代文獻的一部重要書。《雪橋詩話》所稱諸滿人，很多在此集中。曹寅居一卷，但曹雪芹與高鶚皆不入選。高鶚與鐵保同時，自不入選。但雪芹不入選，殊不可解。

詩鈔中有敦誠、敦敏兄弟詩一卷，中有他們與曹雪芹贈答的詩四首，錄於下頁。詩中「秦淮殘夢憶繁華」、「揚州舊夢」等語，皆可供考證。「於今環堵蓬蒿屯」、「殘盃冷炙」等句，可見雪芹貧狀。

贈曹雪芹　　敦敏

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是烟霞。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訪曹雪芹不值

敦敏

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

佩刀質酒歌 有序

敦誠

秋曉，遇雪芹於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余亦作此答之。

我聞賀鑑湖，不惜金龜擲酒壚；又聞阮遙集，直卸金貂作鯨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間更無黃金璫。秋氣釀寒風雨惡，滿園榆柳飛蒼黃。主人未出童子睡，斝乾甕澀何可當。相逢況是淳于輩，一石差可溫枯腸。身外長物亦何有，鸞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滿眼作軟飽，誰暇齊鬲分低昂。元忠兩褥何妨質，孫濟緼袍須先償，我今此刀空作佩，豈是呂虔遺王祥。欲耕不值買犍犢，殺賊何能臨邊疆；未若一斗復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寄懷曹雪芹

敦誠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嗟君或亦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着臨邛犢鼻褌！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籬樊。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接䍦倒着容君傲，高談雄辨蝨手捫。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尊。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盃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

葉村。……

（見《胡適的日記》）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日記（節錄）

…………

買得楊鍾羲編的《八旗文經》六十卷。此書刻於光緒辛丑（武昌），共文五十六卷，作者考三卷，敍錄一卷。卷二十三有高鶚的《操縵堂詩稿跋》，跋尾書「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壬寅小陽月」。作者考云：「曹寅，字子淸，一字楝亭，號荔軒，一號雪樵，世居瀋陽地方，隸漢軍正白旗。工部尙書曹璽子。……甥富蔡昌齡，字謹齋，閣峯尙書子，有時名，集未見。」稱甥而不及子孫，可怪。卷三十九有敦誠的《拙鵲亭記》，作於辛丑初冬；有《松亭再征記》，作於戊寅正月；卷五十六有他的《祭周立厓文》，中云：「先生與先公始交時在戊寅己卯間，是時先生……每過靜補堂，……誠嘗侍几杖側。迨庚寅先公卽世，先生哭之過時而哀。……誠追述平生，惝恍若夢。回念靜補堂几杖之側，已二十餘年矣。」

今表列這些年歲如下：

	（前）			（後）	
	康熙			乾隆	
戊寅	三七	一六九八		二三	一七五八
己卯	三八	一六九九		二四	一七五九
庚寅	四九	一七一〇		三五	一七七〇
辛丑	六〇	一七二一		四六	一七八一

《雪橋詩話》記清宗室永忠（臞仙）爲敦誠的葛巾居作的辛丑詩，直書爲乾隆辛丑。今檢原詩（《八旗人詩鈔》二五），並未明言乾隆辛丑。以意推測起來，大概是不錯的。敦誠有挽曹雪芹詩，大概比雪芹年輕。

…………

（見《胡適的日記》）

與顧頡剛書

頡剛：

《八旗人詩鈔》一三四卷，乃鐵保所集，進呈後賜名《熙朝雅頌集》，怪不得我們找不到了！一天，我在鐵保集裏翻得此名，就買了一部來。中有曹寅一卷，敦誠、敦敏合一卷。敦誠弟兄各有送曹雪芹的詩兩首，已鈔出，餘無關。曹霑、高鶚皆無名。

近又得楊鍾羲編的《八旗文經》六十卷，中有《作者考》三卷，曹寅下稱及「甥富察昌齡有時名，集未見」。而不及子孫。

我七月初旬來上海。

適

一九二一、六、十八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六期）

附錄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接十八日一片，悉《八旗人詩鈔》竟購到，快甚。我前回也曾翻過鐵保的《楳菴詩鈔》，無所得而止。現在先生在他集裏翻得此名，想先生的一部是全本了。（我的一部，系如皐冒氏所刻，至乾隆六十年止，只五卷，根據阮元的刻本。）

在鐵氏《詩鈔》裏，知在乾隆五十八九年奉敕編纂《八旗通志》。我在京師圖書館所看的一部，是雍、乾間修的。可見鐵氏一本，即江南圖書館所藏的《八旗通志二集》。在這部裏，曹家事實即不有，敦誠弟兄的生卒大約是可考的。

高鶚與鐵保是同時人。《八旗人詩鈔》所以無高鶚，大約是不錄生存人。

《八旗文經》爲楊鍾羲編，大約即我在校內見的一本，因爲我記得這部書很新。

敦誠弟兄贈曹雪芹詩四首，能見示否？

我這幾天因家祖母又病劇，什麼事都沒干。上回寫平伯信時，曾討論「大觀園非即隨園」一事。未知他曾否轉

告？我的意見如下：

（一）隨園如曾做過曹家的別業，何以省府縣各志上都沒有提起？

（二）曹寅是很歡喜做詩的人，賓朋門客也很多酬贈唱和之作，爲什麼在《楝亭集》上及與曹家有關系人的詩文集上從沒有見過？

（三）《續同人集》上，張堅贈詩序明云，「白門有隨園，創自吳氏。」可見所謂「瞬息四十年，園林數主易」者，即由吳而隋，由隋而袁的三家。

（四）這一件事，在袁枚集中，只《詩話》卷二一見，其他絕未說及。便是《隨園記》六篇，也不提起只字。若眞是曹家舊業，以袁枚的性情，必不肯如此恝置。

（五）乾隆十三年的《江寧府志》，是袁枚修的。這雖在作《隨園記》的前一年，但志書的修纂必不止一載；況《隨園記》是十四年三月作的，在作記之前，已經做了買園、改建、辭官、遷居等許多事了，這決非三個月以內所可辦完的事，可見買園必在十四年之前，這正是修志的時候。如曹家果有此園，記內即不詳，亦應載于志上。這一部志書雖尙未看見，但嘉慶十七年姚鼐修的《府志》，是根據他的；姚《志》沒有，可見袁《志》也未必有。以曹家之有名，袁氏之親手修志，若竟失記，自令人難信。

（六）《隨園詩話》裏，說雪芹是曹寅之子，是一誤。說雪芹「距今已百餘歲矣」，是二誤。《隨園記》說隋氏爲康熙時織造，是三誤。若袁枚確與曹家先後住在小倉山，當不致如此謬誤。即使他自己不能深知，也有他的朋友——如張堅一輩人——告他，爲什麼終究如此模糊？

（七）如坐實鳳姐所說早生二三十年，看得見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是說話的年代，那時寶玉只十二歲，則雪芹應生于一七一六——一七二六。可見入書的時候，極早曹頫適卸織造之職，極遲曹家已遷回北京十年了。又曹頫卸任時，曹寅應得七十歲，書中賈母年七十餘，可見自在卸任之後。既已卸任，必不會在南京買地造園。

以上所說數條，先生以爲可用否？

我的一本《隨園詩話》，所記曹家一條，與先生抄入《考證》者略異。其文云：

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

上云「明我齋」，下云「我齋」，可見這人姓明，或滿人名的上一字；這兩首贈校書的詩，竟不是曹雪芹所作。我的一部固是版子不好，但翻刻的訛不致如此之巧。考《續同人集·生挽類》有明義所作一首，雖未寫明他的號，似很相近，詩格亦同其質直，大概即是此人。若是如此，則這二詩不過「《紅樓夢》圖贊」之類。

先生到上海時住何處？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六、廿三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答顧頡剛書

頡剛兄：

得書甚喜。敦誠弟兄詩四首〔一〕，另紙鈔上。另鈔上《日記》一則〔二〕，可考見敦誠的時代。

你說「大觀園非隨園」，我覺得甚有理。當訪袁枚所修《江寧府志》一看，以決此疑。京館無此志。

《隨園詩話》說大觀園卽隨園，似也不致全無所據。此事終當細考。

你的《隨園詩話》有「明我齋讀而羡之」，「我齋題云」等話，大可注意。我家中三種本子，皆無此二語。你這本子定是一種有研究價值之本。望便中多尋別本一對。

〔一〕編者按：敦誠兄弟詩四首見收入本書的胡適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日記（節錄）。
〔二〕編者按：胡適信中所附《日記》一則，卽收入本書的胡適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日記（節錄）。

大學學生王小隱說，曹雪芹的子孫現住濟南，已改旗姓，但族譜上尙有「五世祖雪芹府君」，其家又有雪芹遺稿鈔本。我已叫他去搜求，不知有效否。如眞系「五世祖」，則雪芹爲寅之孫無疑。若能得遺稿，我眞要狂喜了！

適　一九二一、六、廿八

（載《學術界》第一卷第六期）

附錄

顧頡剛答書

適之先生：

接到兩次來信，讀悉。

從敦誠弟兄的詩上看來，雪芹的絢爛生活實在揚州、南京。可見曹家雖在雍正六年交卸江寧織造，後來尙有一番宦況。（或調任浙江織造也未可知，待考。）可恨《江南通志》是乾隆元年修的，到現在剛在續修。無從考證他家的官職與年代。依我想，或者隋赫德的後任還是曹頫。但如此，則雪芹生年更須推下；大概把高鶚續作前二十年，算做他五十歲，是不能再後了。他們即使在南京有花園，也決不是隨園了。

清宗室永忠爲敦誠作葛巾居詩，當然是乾隆辛丑。因爲「永」字輩爲嘉慶帝的兄弟行，乾隆帝的兒子很多名永的。日前在《中國人名大辭典》裏（頁五三一），翻到周立崖名於禮，是乾隆朝的進士，則敦誠爲乾隆時人更無可疑。

王小隱君如能得曹家家譜及雪芹詩稿，眞是一大快事！雪芹詩所以不入《熙朝雅頌集》之故，想來沒有刻本，流傳不廣，爲鐵保所未見。

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在《功順堂叢書》裏找到了。他說「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記』，蓋本曹氏而歸于昌齡者。昌齡官至學士，楝亭之甥也。……」此條可與《八旗文經·作者考》參觀。又在丁日昌的《持靜齋書目》上，見到《元豐九域志》、《毛詩要義》二書，均爲楝亭舊藏。可見曹家書籍最先歸與昌齡；厤乾隆至同光，輾轉流傳在各處藏書家裏，爲他們所珍重。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七、十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節錄）

……

十年初春，我的祖母驟然病了偏中，飲食扶掖一切需人。我是她的最愛的孫兒，使我不忍遠離，但北京的學問

環境也使我割捨不得；這一年中南北道途往返了六七回，每回都攜帶了許多書，生活不安定極了。但除了繼續點讀辨僞的書籍之外，也做了兩件專門的工作：其一，是討論《紅樓夢》的本子問題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實；其二，是輯錄《詩辨妄》連帶研究《詩經》和搜集鄭樵的事實。《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國立學校爲了索薪罷課，他即在此時草成《紅樓夢考證》，我最先得讀。《紅樓夢》這部書雖是近代的作品，只因讀者不明悉曹家的事實，兼以書中描寫得太侈麗了，常有過分的揣測，髣髴這書眞是敍述帝王家的祕聞似的。但也因各說各的，考索出來的本事終至互相牴牾。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祕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研究歷史的方法。他感到搜集的史實的不足，囑我補充一點。那時正在無期的罷課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從各種志書及清初人詩文集裏尋覓曹家的故實。果然，從我的設計之下檢得了許多材料。把這許多材料聯貫起來，曹家的情形更淸楚了。我的同學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閒着，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我歸家後，他們不斷的來信討論，我也相與應和，或者彼此駁辨。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我從他們和我往來的信札裏，深感到研究學問的樂趣。我從曹家的故實和《紅樓夢》的本子裏，又深感到史實與傳說的變遷情狀的複雜。……

顧頡剛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畢

（見《古史辨》第一冊）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日記（節錄）

……

買得石印的雍正帝《硃批諭旨》六十册，偶一翻閱，見第四十八册有雍正元年三月蘇州織造胡鳳翬奏摺一篇，內稱「今查得李煦任內虧空各年餘賸銀兩，現奉旨交督臣查弼納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辦六十年分應存賸銀六萬三百五十五兩零，並無存庫，亦係李煦虧空。……所有歷年動用銀兩數目，另開細摺，並呈御覽。……」李煦任蘇州織造最久，又任淮鹽甚久，尚至如此虧空。一年之虧空至六萬餘兩，其總數可想！曹家之敗，當亦是因此。頡剛推測曹頫雍正六年以後尚有一番官況，似不確。

……

（見《胡適的日記》）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一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爲材料太少，二來因爲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這種附會的「紅學」又可分作幾派：

第一派說《紅樓夢》「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他們說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當時名士冒辟疆的妾，後來被清兵奪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寵愛，封爲貴妃。後來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遂跑到五臺山去做和尚去了。依這一派的話，冒辟疆與他的朋友們說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說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這一派說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記

《紅樓夢》裏的賈寶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謚『章』，寶玉便謚『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是蘇州人，黛玉也是蘇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祇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實從『江妃』二字得來。」（以上引的話均見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的《提要》。）

這一派的代表是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這一派的根本錯誤已被孟蒓蓀先生的《董小宛考》（附在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之後，頁一三一以下）用精密的方法一一證明了。孟先生在這篇《董小宛考》裏證明董小宛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時，小宛已十五歲了；順治元年，世祖方七歲，小宛已二十一歲了；順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歲，而清世祖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倍，斷無入宮邀寵之理。孟先生引據了許多書，按年分別，證據非常完備，方法也很細密。那種無稽的附會，如何當得起孟先生的摧破呢？例如《紅樓夢索隱》說：

漁洋山人《題冒辟疆妾圓玉、女羅畫》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亦爲小琬而作。圓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轉之義，故曰圓玉。女羅，羅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與死別不同矣。（《提要》頁一二。）

孟先生在《董小宛考》裏引了清初的許多詩人的詩來證明冒辟疆的妾並不止小宛一人；女羅姓蔡，名含，很能畫蒼松墨鳳；圓玉當是金曉珠，名玥，崐山人，能畫人物。曉珠最愛畫洛神（汪舟次有《曉珠手臨洛神圖卷跋》，吳薗次有《乞曉珠畫洛神啓》。），故漁洋山人詩有「洛川淼淼神人隔」的話。我們若懂得孟先生與王夢阮先生兩人用的方法的區別，便知道考證與附會的絕對不相同了。

《紅樓夢索隱》一書，有了《董小宛考》的辨正，我本可以不再批評他了。但這書中還有許多絕無道理的附會，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來。如他說：「曹雪芹爲世家子，其成書當在乾嘉時代。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慶時所作可知。……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揣其成書亦當在康熙中葉。……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眞。」（《提要》頁五至六。）但他在第十六回鳳姐提起南巡接駕一段話的下面，又註道：「此作者自言也。聖祖二次南巡，即駐蹕雪芹之父曹寅鹽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對，故有此筆。」下面趙嬤嬤說甄家接駕四次一段的下面，又註道：「聖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駕四次，特明爲乾隆時事。」我們看這三段「索隱」，可以看出許多錯誤。（一）第十六回明說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時的幾次接駕；趙嬤嬤年長，故「親眼看見」。我們如何能指定前者爲康熙時的南巡而後者爲乾隆時的南巡呢？（二）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曆一六八九），到四十二年曹寅纔做兩淮巡鹽御史。《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蹕曹寅鹽院署，是錯的。

(三)《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曹雪芹以童年召對」；又說雪芹成書在嘉慶時。嘉慶元年(西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書時，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歲了嗎？

(四)《索隱》說《紅樓夢》成書在乾嘉時代，又說是在嘉慶時所作：這一說最謬。《紅樓夢》在乾隆時已風行，有當時版本可證。(詳考見後文。)況且袁枚在《隨園詩話》裏曾提起曹雪芹的《紅樓夢》；袁枚死於嘉慶二年，詩話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慶時所作的《紅樓夢》呢？

第二派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作代表。

蔡先生說：

> 《石頭記》……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峯」之狀況(《石頭記索隱》頁一〇)。書中「紅」字多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當時清帝雖躬修文學，且創開博學鴻詞科，實專以籠絡漢人，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故第十九回襲人勸寶玉道：「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又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詢知為淘澄胭脂膏子所濺，謂為「帶出幌子，吹到舅舅耳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皆此意。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弔明之義也。……(頁三至四。)

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與「漢」字「滿」字有關係也；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易》坤卦象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石頭記》即用其義。第三十一回，……翠縷說：「知道了！姑娘(史湘雲)是陽，我就是陰。……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淸制，對於君主，滿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並無二義。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爲主，被征服者爲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頁九至十。)

這些是蔡先生的根本主張。以後便是「闡證本事」了。依他的見解，下面這些人是可考的：

(一)賈寶玉，僞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礽(康熙帝的太子，後被廢)。(頁十至二二。)

(二)《石頭記》敍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字與礽字形相似也。……(頁二三至二五。)

(三)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頁二五至二七。)

(四)薛寶釵，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頁二八至四二。)

(五)探春影徐健菴也。健菴名乾學，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菴以進士第三人及第，

通稱探花，故名探春。……（頁四二至四七。）

（六）王熙鳳影余國柱也。王卽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国」，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頁四七至六一。）

（七）史湘雲，陳其年也。其年又號迦陵。史湘雲佩金麒麟，當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嘗以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也。……（頁六一至七一。）

（八）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爲少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從徐柳泉說）。……（頁七二至八七。）

（九）惜春，嚴蓀友也。……（頁八七至九一。）

（十）寶琴，冒辟疆也。……（頁九一至九五。）

（十一）劉老老，湯潛菴（湯斌）也。……（頁九五至百十。）

蔡先生這部書的方法是：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情節來配合。我這篇文裏，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爲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强的附會。我記得從前有個燈謎，用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來打一個「日」字。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因爲做謎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齊和梁兩朝都是姓蕭的；其次，把「蕭蕭下」的「蕭蕭」解作兩個

姓蕭的朝代；其次，二蕭的下面是那姓陳的陳朝。想着了「陳」字，然後把偏旁去掉（無邊）；再把「東」字裏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纔是謎底！你若不能繞這許多灣子，休想猜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眞個用王熙鳳來影佘國柱，眞個想着「王郎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国，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眞如此思想，他豈不眞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麼大氣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佘」字，都不會做到「謎面」裏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眞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眞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眞不值得猜了！

我且再舉一條例來說明這種「索隱」（猜謎）法的無益。蔡先生引劃若木先生的話，說劉老老即是湯潛菴：

潛庵受業於孫夏峯（孫奇逢，清初的理學家），凡十年。夏峯之學本以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爲宗。《石頭記》「劉老老之女壻曰王狗兒，狗兒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利，便連了宗。」似指此。

其實《紅樓夢》裏的王家既不是專指王陽明的學派，此處似不應該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學。況且從湯斌

想到孫奇逢，從孫奇逢想到王陽明學派，再從陽明學派想到王夫人一家，又從王家想到王狗兒的祖上，又從王狗兒轉到他的丈母劉老老，——這個謎可不是比那「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謎還更難猜嗎？蔡先生又說《石頭記》第三十九回劉老老說的「抽柴」一段故事是影湯斌燬五通祠的事；劉老老的外孫板兒影的是湯斌買的一部《廿一史》；他的外孫女青兒影的是湯斌每天吃的韭菜。這種附會已是很滑稽的了。最妙的是第六回鳳姐給劉老老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徐乾學賻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老老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老老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有下落了！因爲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隱」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第三派的《紅樓夢》附會家，雖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張《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卽《燕下鄉脞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成德官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

又俞樾的《小浮梅閒話》(《曲園雜纂》三十八)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適按此諭不見於《東華錄》，但載於《通志堂經解》之首。)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先生的《紅樓夢攷》(附在《石頭記索隱》之後，頁一二一至一三〇)也頗有贊成這種主張的傾向。錢先生說：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卽納蘭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訢合之懽，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卽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

這一派的主張，依我看來，也沒有可靠的根據，也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一)納蘭成德生於順治十一年(西曆一六五四)，死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歲。他死時，他的父親明珠正在極盛的時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晉太子太師)，我們如何可說那眼見賈府興亡的寶玉是指他呢？(二)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諭說成德中舉人時止十五歲，其實連那上諭都是錯的。成德

生於順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舉人時，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進士，年十九。徐乾學做的《墓誌銘》與韓菼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說。乾隆帝因為硬要否認《通志堂經解》的許多序是成德做的，故說他中進士時年止十六歲。（也許成德應試時故意減少三歲，而乾隆帝但依據履歷上的年歲。）無論如何，我們不可用寶玉中舉的年歲來附會成德。若寶玉中舉的年歲可以附會成德，我們也可以用成德中進士和殿試的年歲來證明寶玉不是成德了！（三）至於錢先生說的納蘭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盧氏，為兩廣總督興祖之女，續配官氏，生二子一女。盧氏早死，故《飲水詞》中有幾首悼亡的詞。錢先生引他的悼亡詞來附會黛玉，其實這種悼亡的詩詞，在中國舊文學裏，何止幾千首？況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若幾首悼亡詞可以附會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盡可夫」了！（四）至於徐柳泉說的大觀園裏十二金釵都是納蘭成德所奉為上客的一班名士，這種附會法與《石頭記索隱》的方法有同樣的危險。即如徐柳泉說妙玉影姜宸英，那麼，黛玉何以不可附會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會姜宸英？又如他說寶釵影高士奇，那麼，襲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鳳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我們試讀姜宸英祭納蘭成德的文：

> 兄一見我，怪我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時嫚罵，無問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惡。激昂論事，眼睜舌撟，兄為抵掌，助之叫號。有時對酒，雪涕悲歌，謂余失志，孤憤則那？彼何人斯，實應且憎。余色拒之，兄門固扃。

妙玉可當得這種交情嗎？這可不更像黛玉嗎？我們又試讀郭琇參劾高士奇的奏疏：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等爲之居停哄騙而貪緣照管者，饋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諛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眞，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眞。……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塡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淸史館本傳》，《耆獻類徵》六十。）

寶釵可當得這種罪名嗎？這可不更像鳳姐嗎？我舉這些例的用意是要說明這種附會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錢靜方先生說的好：「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卽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卽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

二

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眞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種牽強

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儘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我們先從「著者」一個問題下手。

本書第一回說這書原稿是空空道人從一塊石頭上鈔寫下來的，故名《石頭記》；後來空空道人改名情僧，遂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爲《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第百二十回又提起曹雪芹傳授此書的緣由。大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託的緣起，故當時的人多認這書是曹雪芹做的。袁枚的《隨園詩話》卷二中有一條說：

康熙間，曹練亭（練當作楝）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

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荐陳。人以此重之。

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明我齋讀而羨之（坊間刻本無此七字。）。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此四字坊間刻本作「雪芹贈云」，今據原刻本改正。）：

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我們現在所有的關於《紅樓夢》的旁證材料，要算這一條爲最早。近人徵引此條，每不全錄；他們對於此條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這一條紀載的重要，凡有幾點：

（一）我們因此知道乾隆時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

（二）此條說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兒子。（又《隨園詩話》卷十六也說「雪芹者，曹練亭織造之嗣君也」。但此說實是錯的，說詳後。）

（三）此條說大觀園卽是後來的隨園。

俞樾在《小浮梅閒話》裏曾引此條的一小部分，又加一注，說：

納蘭容若《飲水詞集》有《滿江紅》詞，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楝亭，卽雪芹也。

俞樾說曹子清卽雪芹，是大謬的。曹子清卽曹楝亭，卽曹寅。

我們先考曹寅是誰。吳修的《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十二說：

> 曹寅，字子清，號楝亭，奉天人，官通政司使，江甯織造。校刊古書甚精，有揚州局刻《五韻》、《楝亭十二種》盛行於世。著《楝亭詩鈔》。

《揚州畫舫錄》卷二說：

> 曹寅，字子清，號楝亭，滿洲人，官兩淮鹽院。工詩詞，善書，著有《楝亭詩集》。刊秘書十二種，爲《梅苑》、《聲畫集》、《法書攷》、《琴史》、《墨經》、《硯箋》、劉後山（當作劉後村）《千家詩》、《禁扁》、《釣磯立談》、《都城紀勝》、《糖霜譜》、《錄鬼簿》。今之儀徵余園門牓「江天傳舍」四字，是所書也。

這兩條可以參看。又韓菼的《有懷堂文稿》裏有《楝亭記》一篇說：

> 荔軒曹使君性至孝。自其先人董三服，官江寧，於署中手植楝樹一株，絕愛之，爲亭其間，嘗憩息於斯。後十餘年，使君適自蘇移節，如先生之任，則亭頗壞，爲新其材，加堊焉，而亭復完。……

此可知曹寅又字荔軒，又可知《飲水詞》中的楝亭的歷史。

最詳細的紀載是章學誠的《丙辰劄記》：

> 曹寅爲兩淮巡鹽御史，刻古書凡十五種，世稱「曹楝亭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間年一任，與同旗李煦互相番代。李於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與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

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連任，較曹用事爲久矣。然曹至今爲學士大夫所稱，而李無聞焉。不幸章學誠說的那「至今爲學士大夫所稱」的曹寅，竟不曾留下一篇傳記給我們做考證的材料，《耆獻類徵》與《碑傳集》都沒有曹寅的碑傳。只有宋和的《陳鵬年傳》（《耆獻類徵》卷一六四，頁一八以下）有一段重要的紀事：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上南巡（此康熙帝第五次南巡。）。總督集有司議供張，欲於丁糧耗加三分。有司皆懾服，唯唯。獨鵬年（江寧知府陳鵬年）不服，否否。總督怏怏，議雖寢，則欲抉去鵬年矣。無何，車駕由龍潭幸江寧。行宮草創，（按此指龍潭之行宮。）欲抉去之者因以是激上怒。時故庶人（按此即康熙帝的太子胤礽，至四十七年被廢。）從幸，更怒，欲殺鵬年。車駕至江寧，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嬉而過於庭，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寧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時有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上……使人問鵬年，英稱其賢。而英則庶人之所傅，上乃謂庶人曰，「爾師傅賢之，如何殺之？」庶人猶欲殺之。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爲鵬年請。當是時，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爲寅𡢃（𡢃字不見於字書，似有兒女親家的意思。），見寅血被額，恐觸上怒，陰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顧之曰，「云何也？」復叩頭，階有聲，竟得請。出，巡撫宋犖逆之曰，「君不媿朱雲折檻矣！」

又我的朋友顧頡剛在《江南通志》裏查出江寧織造的職官如下表：

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　　曹璽

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　桑格
康熙三十一年至五十二年　曹寅
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　曹顒
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六年　曹頫
雍正六年以後　隋赫德

又蘇州織造的職官如下表：

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　曹寅
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李煦

這兩表的重要，我們可以分開來說：

（一）曹璽，字元璧，是曹寅的父親。頡剛引《上元江寧兩縣志》道：「織局繁劇，璽至，積弊一清。陛見，陳江南吏治極詳，賜蟒服，加一品，御書『敬慎』扁額。卒於位。子寅。」

（二）因此可知曹寅當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時，做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他兼任江寧織造；三十二年以後，他專任江寧織造二十年。

（三）康熙帝六次南巡的時代，可與上兩表參看：

康熙二三　一次南巡　曹璽爲蘇州織造

二八　二次南巡

三八　三次南巡　曹寅為江寧織造

四二　四次南巡　同上

四四　五次南巡　同上

四六　六次南巡　同上

(四)頡剛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駐蹕將軍署外，餘五次均把織造署當行宮」。這五次之中，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又《振綺堂叢書》內有《聖駕五幸江南恭錄》一卷，記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寫曹寅既在南京接駕，又以巡鹽御史的資格趕到揚州接駕；又記曹寅進貢的禮物及康熙帝回鑾時賞他通政使司通政使的事，甚詳細，可以參看。

(五)曹顒與曹頫都是曹寅的兒子。曹寅的《楝亭詩鈔》別集有郭振基序，內說「侍公函丈有年，今公子繼任織部，又辱世講」。是曹顒之為曹寅兒子，已無可疑。曹頫大概是曹顒的兄弟。(說詳下)

又《四庫全書提要·譜錄類·食譜之屬存目》裏有一條說：

《居常飲饌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曹寅撰。寅字子淸，號楝亭，鑲藍旗漢軍。康熙中，巡視兩淮鹽政，加通政司銜。是編以前代所傳飲膳之法彙成一編：一曰，宋王灼《糖霜譜》；二三曰，宋東谿遯叟《粥品》及《粉麵品》；四曰，元倪瓚《泉史》；五曰，

元海濱逸叟《製脯鮓法》；六曰，明王叔承《釀錄》；七曰，明釋智舷《茗箋》；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譜》及《製蔬品法》。中間《糖霜譜》，寅已刻入所輯楝亭十種；其他亦頗散見於《說郛》諸書云。

又《提要·別集類存目》裏有一條：

《楝亭詩鈔》五卷，附《詞鈔》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寅撰。寅有《居常飲饌錄》，已著錄。其詩一刻於揚州，計盈千首；再刻於儀徵，則寅自汰其舊刻，而與尙中開雕於東園者。此本卽儀徵刻也。其詩出入於白居易蘇軾之間。

《提要》說曹家是鑲藍旗人，這是錯的。《八旗氏族通譜》有曹錫遠一系，說他家是正白旗人，當據以改正。但我們因《四庫提要》提起曹寅的詩集，故後來居然尋着他的全集，計《楝亭詩鈔》八卷，《文鈔》一卷，《詞鈔》一卷，《詩別集》四卷，《詞別集》一卷(天津公園圖書館藏)。從他的集子裏，我們得知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九月七日，他死時大概在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下半年，那時他五十五歲。他的詩頗有好的，在八旗的詩人之中，他自然要算一個大家了。(他的詩在鐵保輯的《八旗人詩鈔》——改名《熙朝雅頌集》——裏，占一全卷的地位。)當時的文學大家，如朱彝尊、姜宸英等，都爲《楝亭詩鈔》作序。

以上關於曹寅的事實，總結起來，可以得幾個結論：

（一）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幾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親曹璽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蘇州織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同時又兼做了四次的兩淮巡鹽御史。他死後，他的兒子曹顒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寧織造，他的兒子曹頫接下去做了十三年的江寧織造。他家祖孫三代四個人總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織造。這個織造眞成了他家的「世職」了。

（二）當康熙帝南巡時，他家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差。

（三）曹寅會寫字，會做詩詞，有詩詞集行世；他在揚州曾管領《全唐詩》的刻印，揚州的詩局歸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幾種精刻的書（除上舉各書外，尚有《周易本義》、《施愚山集》等，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也是曹寅捐貲倡刻的，刻未完而死）。他家中藏書極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種之多（見他的《楝亭書目》，京師圖書館有鈔本），可見他的家庭富有文學美術的環境。

（四）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六五八——一七一二）。

以上是曹寅的略傳與他的家世。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麽人呢？袁枚在《隨園詩話》裏說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這一百多年以來，大家多相信這話，連我在這篇《考證》的初稿裏也信了這話。現在我們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乃是他的孫子。最初改正這個大錯的是楊鍾羲先生。楊先生

編有《八旗文經》六十卷，又著有《雪橋詩話》三編，是一個最熟悉八旗文獻掌故的人。他在《雪橋詩話》續集卷六，頁二三，說：

敬亭（淸宗室敦誠字敬亭）……嘗爲《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霑）題句有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爲楝亭通政孫，平生爲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挽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

這一條使我們知道三個要點：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是他的孫子。（《中國人名大辭典》頁九九〇作「名霑，寅子」，似是根據《雪橋詩話》而誤改其一部分。）

（三）淸宗室敦誠的詩文集內必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

敦誠字敬亭，別號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軼事也散見《雪橋詩話》初二集中。他有《四松堂集》詩二卷，文二卷，《鷦鷯軒筆塵》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齋詩鈔》。我從此便到處訪求這兩個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還不曾尋到手。我今年夏間到上海，寫信去問楊鍾羲先生，他回信說，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亂後遺失了。我雖然很失望，但楊先生既然根據《四松堂集》說曹雪芹是曹寅

之孫，這話自然萬無可疑。因爲敦誠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們的證見自然是可信的。

我雖然未見敦誠兄弟的全集，但《八旗人詩鈔》(《熙朝雅頌集》)裏有他們兄弟的詩一卷。這一卷裏有關於曹雪芹的詩四首，我因爲這種材料頗不易得，故把這四首全鈔於下：

贈曹雪芹　　敦敏

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烟霞。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訪曹雪芹不值　　敦敏

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

佩刀質酒歌　　敦誠

秋曉遇雪芹於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余亦作此答之。

我聞賀鑑湖，不惜金龜擲酒壚。又聞阮遙集，直卸金貂作鯨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間更無黃金璫。秋氣釀寒風雨惡，滿園榆柳飛蒼黃。主人未出童子睡，斝乾甕澀何可當！相逢況是淳于輩，一石差可溫枯腸。身外長物亦何有？鸞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滿眼作軟飽，……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我有古劍尙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

王郎。

寄懷曹雪芹　敦誠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嗟君或亦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褌。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籬樊。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辨蝨手捫。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尊。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盃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我們看這四首詩，可想見他們弟兄與曹雪芹的交情是很深的。他們的證見眞是史學家說的「同時人的證見」，有了這種證據，我們不能不認袁枚爲誤記了。

這四首詩中，有許多可注意的句子。

第一，如「秦淮殘夢憶繁華」，如「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絕，且著臨邛犢鼻褌」，如「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盃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都可以證明曹雪芹當時已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故敦誠有「殘盃冷炙有德色」的勸戒。

第二，如「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如「知君詩膽昔如鐵」，如「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籬樊」，都可以使我們知道曹雪芹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最可惜的是曹雪芹的詩現在只剩得「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兩句了。但單看這兩句，也就可以想見曹雪芹的詩大概

是很聰明的，很深刻的。敦誠弟兄比他做李賀，大概很有點相像。

第三，我們又可以看出曹雪芹在那貧窮潦倒的境遇裏，很覺得牢騷抑鬱，故不免縱酒狂歌，自尋排遣。上文引的如「雪芹酒渴如狂」，如「相逢況是淳于輩，一石差可溫枯腸」，如「新愁舊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如「鹿車荷鍤葬劉伶」，都可以爲證。

我們既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和他自身的境遇了，我們應該研究他的年代。這一層頗有點困難，因爲材料太少了。敦誠有挽雪芹的詩，可見雪芹死在敦誠之前。敦誠的年代也不可詳考。但《八旗文經》裏有幾篇他的文字，有年月可考：如《拙鵲亭記》作於辛丑初冬，如《松亭再征記》作於戊寅正月，如《祭周立厓文》中說：「先生與先公始交時在戊寅己卯間；是時先生……每過靜補堂，……誠嘗侍几杖側。……迨庚寅先公即世，先生哭之過時而哀。……誠追述平生，……回念靜補堂几杖之側，已二十餘年矣。」今作一表，如下：

乾隆二三，戊寅（一七五八）。

乾隆二四，己卯（一七五九）。

乾隆三五，庚寅（一七七〇）。

乾隆四六，辛丑（一七八一）。自戊寅至此，凡二十三年。

清宗室永忠（臞仙）爲敦誠作葛巾居的詩，也在乾隆辛丑。敦誠之父死於庚寅，他自己的死期大約在二十年之後，約當乾隆五十餘年。紀昀爲他的詩集作序，雖無年月可考，但紀昀死於嘉慶十年（一八五〇），而序中的語意都可見敦誠死已甚久了。故我們可以猜定敦誠大約生於雍正初年（約一七二五），死於乾隆五十餘年（約一七八五——一七九〇）。

敦誠兄弟與曹雪芹往來，從他們贈答的詩看起來，大概都在他們兄弟中年以前，不像在中年以後。況且《紅樓夢》當乾隆五十六七年時已在社會上流通了二十餘年了（說詳下）。以此看來，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至於他的年紀，更不容易考定了。但敦誠兄弟的詩的口氣，很不像是對一位老前輩的口氣。我們可以猜想雪芹的年紀至多不過比他們大十來歲，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以上是關於著者曹雪芹的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們看了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敍傳了。這個見解，本來并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爲《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於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他有證明的必要了。我且舉幾條重要的證據如下：

第一，我們總該記得《紅樓夢》開端時，明明的說着：

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

這話說的何等明白！《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敍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裏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第二，第一回裏那石頭說道：

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致。

又說：

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悶。

他這樣明白清楚的說「這書是我自己的事體情理」，「是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而我們偏要硬派這

書是說順治帝的，是說納蘭成德的！這豈不是作繭自縛嗎？

第三，《紅樓夢》第十六回有談論南巡接駕的一大段，原文如下：

鳳姐道：「……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偏的沒趕上。」

趙嬤嬤（賈璉的乳母）道：「噯喲，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說起來——」

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

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好勢派！——獨他們家接駕四次。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

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此處說的甄家與賈家都是曹家。曹家幾代在江南做官，故《紅樓夢》裏的賈家雖在「長安」，而甄家始

終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門裏。《紅樓夢》差不多全不提起歷史上的事實，但此處却鄭重的說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爲曹家四次接駕乃是很不常見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了出來。這也是敦敏送他的詩裏說的「秦淮舊夢憶繁華」了。但我們却在這裏得着一條很重要的證據。因爲一家接駕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隨便有的機會。大官如督撫，不能久任一處，便不能有這樣好的機會。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甯織造，恰巧當了四次接駕的差。這不是很可靠的證據嗎？

第四，《紅樓夢》第二回敍榮國府的世次如下：

> 自榮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已陞了員外郎。

我們可用曹家的世系來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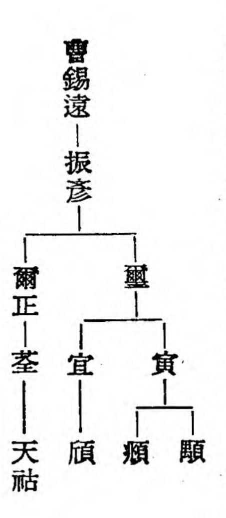
>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

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爾正，原任佐領，

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

元孫：曹顒，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領；曹天祐，原任州同。（《八旗氏族通譜》卷七十四。）

這個世系頗不分明。我們可試作一個假定的世系表如下：



曹寅的《楝亭詩鈔別集》中有《辛卯三月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姪寄東軒諸友》詩三首，其二云：「世出難居長，多才在四三。承家賴猶子，努力作奇男。」四姪即頎，那排行第三的當是那小名珍兒的了。如此看來，顒與頫當是行一與行二。曹寅死後，曹顒襲織造之職。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顒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換了，故次子曹頫接下去做。織造是內務府的一個差使，故不算做官，故《氏族通譜》上只稱曹寅為通政使，稱曹頫為員外郎。但《紅樓夢》裏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爵，也是

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頫相合。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卽是曹頫；因此，賈寶玉卽是曹雪芹，卽是曹頫之子，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

第五，最重要的證據自然還是曹雪芹自己的歷史和他家的歷史。《紅樓夢》雖沒有做完(說詳下)，但我們看了前八十回，也就可以斷定：(一)賈家必致衰敗，(二)寶玉必致淪落。《紅樓夢》開端便說，「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又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這是明說此書的著者——卽是書中的主人翁——當著書時，已在那窮愁不幸的境地。況且第十三回寫秦可卿死時在夢中對鳳姐說的話，句句明說賈家將來必到「樹倒猢猻散」的地步。所以我們卽使不信後四十回(說詳下)抄家和寶玉出家的話，也可以推想賈家的衰敗和寶玉的流落了。我們再回看上文引的敦誠兄弟送曹雪芹的詩，可以列舉雪芹一生的歷史如下：

(一)他是做過繁華舊夢的人。

(二)他有美術和文學的天才，能做詩，能繪畫。

(三)他晚年的境況非常貧窮潦倒。

這不是賈寶玉的歷史嗎？此外，我們還可以指出三個要點。第一是曹雪芹家自從曹璽、曹寅以來，積成一個很富麗的文學美術的環境。他家的藏書在當時要算一個大藏書家，他家刻的書至今推爲精刻的善本。富貴的家庭並不難得；但富貴的環境與文學美術的環境合在一家，在當日的漢人中

是沒有的，就在當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尋找了。第二，曹寅是刻《居常飲饌錄》所收的書，如《糖霜譜》、《製脯鮓法》、《粉麵品》之類，都是專講究飲食糖餅的做法的。曹寅家做的雪花餅，見於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二十一，頁十二。)，有「粉量雲母細，糝和雪糕勻」的稱譽。我們讀《紅樓夢》的人，看賈母對於吃食的講究，看賈家上下對於吃食的講究，便知道《居常飲饌錄》的遺風未泯，雪花餅的名不虛傳！第三，關於曹家衰落的情形，我們雖沒有什麼材料，但我們知道曹寅的親家李煦在康熙六十一年已因虧空被革職查追了。雍正《硃批諭旨》第四十八冊有雍正元年蘇州織造胡鳳翬奏摺內稱：

今查得李煦任內虧空各年餘賸銀兩，現奉旨交督臣查弼納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辦六十年分應存賸銀六萬三百五十五兩零，並無存庫，亦係李煦虧空。……所有歷年動用銀兩數目，另開細摺，并呈御覽。……

又第十三冊有兩淮巡鹽御史謝賜履奏摺內稱：

竊照兩淮應解織造銀兩，歷年遵奉已久。茲於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奉戶部咨行，將江蘇織造銀兩停其支給；兩淮應解銀兩，稟行解部。……前任鹽臣魏廷珍于康熙六十一年內未奉部文停止之先，兩次解過蘇州織造銀五萬兩。……再本年六月內奉有停止江寧織造之文。查前鹽臣魏廷珍經解過江寧織造銀四萬兩，臣任內……解過江寧織造銀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兩。……臣請將解過蘇州織造銀兩在於審理李煦虧空案內併追；將解過江

甯織造銀兩行令曹頫解還戶部。……

李煦做了三十年的蘇州織造，又兼了八年的兩淮鹽政，到頭來竟因虧空被查追。胡鳳翬摺內只舉出康熙六十一年的虧空，已有六萬兩之多；加上謝賜履摺內舉出應退還兩淮的十萬兩：這一年的虧空就是十六萬兩了！他歷年虧空的總數之多，可以想見。這時候，曹頫（曹雪芹之父）雖然還未曾得罪，但謝賜履摺內已提及兩事：一是停止兩淮應解織造銀兩，一是要曹頫賠出本年已解的八萬一千餘兩。這個江甯織造就不好做了。我們看了李煦的先例，就可以推想曹頫的下場也必是因虧空而查追，因查追而抄沒家產。關於這一層，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據。袁枚在《隨園詩話》裏說《紅樓夢》裏的大觀園卽是他的隨園。我們考隨園的歷史，可以信此話不是假的。袁枚的《隨園記》（《小倉山房文集》十二）說隨園本名隋園，主人爲康熙時織造隋公。此隋公卽是隋赫德卽是接曹頫的任的人。（袁枚誤記爲康熙時，實爲雍正六年。）袁枚作記在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去曹頫卸織造任時甚近，他應該知道這園的歷史。我們從此可以推想曹頫當雍正六年去職時，必是因虧空被追賠，故這個園子就到了他的繼任人的手裏。從此以後，曹家在江南的家產都完了，故不能不搬回北京居住。這大概是曹雪芹所以流落在北京的原因。我們看了李煦、曹頫兩家敗落的大概情形，再回頭來看《紅樓夢》裏寫的賈家的經濟困難情形，便更容易明白了。如第七十二回鳳姐夜間夢見人來找他，說娘娘要一百疋錦，鳳姐不肯給，他就來奪。來旺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裏的事。」

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夠搬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好容易鳳姐弄了二百兩銀子把那小內監打發開去，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就是一千兩。我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又如第五十三回寫黑山村莊頭烏進孝來賈府納年例，賈珍與他談的一段話也很可注意：

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眞眞是叫別過年了！」

烏進孝道：「爺的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榮國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

賈珍道：「如何呢？我這邊到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比不得那府裏（榮國府）這幾年添了許多化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却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

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嗎？」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

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化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精窮了！……」

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鳳姐）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

借當的事又見於第七十二回：

鴛鴦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駡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乾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完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裏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二三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

因爲《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眞事隱去」的自敍，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我們看曹寅一生的歷史，決不像一個貪官汚吏；他家所以後來衰敗，他的兒子所以虧空破產，大概都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收藏精本的書，刻行精本的書；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於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又不肯節省；講究揮霍慣了，收縮不回來：以致於虧空，以致於破產抄家。《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

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爲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眞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

總結上文關於「著者」的材料，凡得六條結論：

（一）《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爲不得志，故流爲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卽生於此時，或稍後。

（四）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五）《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眞事的自敍：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卽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卽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現在我們可以研究《紅樓夢》的「本子」問題。現今市上通行的《紅樓夢》雖有無數版本，然細細考較去，除了有正書局一本外，都是從一種底本出來的。這種底本是乾隆末年間程偉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們叫他做「程本」。這個程本有兩種本子：一種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的第一次活字排本，可叫做「程甲本」。一種也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程家排本，是用「程甲本」來校改修正的，這個本子可叫做「程乙本」。「程甲本」我的朋友馬幼漁教授藏有一部，「程乙本」我自己藏有一部。乙本遠勝於甲本，但我仔細審察，不能不承認「程甲本」爲外間各種《紅樓夢》的底本。各本的錯誤矛盾，都是根據於「程甲本」的。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

此外，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淸戚蓼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有正書局的老板在這部書的封面上題着「國初鈔本《紅樓夢》」，又在首頁題着「原本《紅樓夢》」。那「國初鈔本」四個字自然是大錯的。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鈔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鈔本，決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兩種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後，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見。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鈔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値，正不必假託「國初鈔本」。

《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這是無可疑的。

程本有程偉元的序，序中說：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値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有稱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旣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榫音筍，削木入竅名榫，又名榫頭）。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小泉程偉元識。

我自己的程乙本還有高鶚的一篇序，中說：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尙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爲幸，遂襄其役。工旣竣，並識端末，以告閱者。時乾隆辛亥（一七九一）冬至後五日鐵嶺高鶚敍，幷書。

此序所謂「工旣竣」，即是程序說的「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的整理工夫，並非指刻板的工程。

我這部程乙本還有七條「引言」，比兩序更重要，今節鈔幾條於下：

(一)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覩者甚夥，抄錄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閱者諒之。

(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

(一)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爲定本。

(一)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爲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

引言之末，有「壬子花朝後一日，小泉蘭墅又識」一行。蘭墅卽高鶚。我們看上文引的兩序與引言，有應該注意的幾點：

(一)高序說「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引言說「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從乾隆壬子上數三十年，爲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今知乾隆三十年間此書已流行，可證我上文推測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之說大概無大差錯。

(二)前八十回，各本互有異同。例如引言第三條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我們試用戚本六十七回與程本及市上各本的六十七回互校，果有許多同異之處，程本所改的似勝於戚本。大概程本當日確曾經過一番「廣集各本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的工夫，故程本一出卽成爲定本，其餘各鈔本多被淘汰了。

(三)程偉元的序裏說，《紅樓夢》當日雖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錄。這話可惜無從考證。(戚本目錄並無後四十回)我從前想當時各鈔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後四十回目錄的，但我現在對於這一層很有點懷疑了(說詳下)。

(四)八十回以後的四十回，據高、程兩人的話，是程偉元歷年雜湊起來的，——先得二十餘卷，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又經高鶚費了幾個月整理修輯的工夫，方才有這部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他們自己說這四十回「更無他本可考」；但他們又說：「至其原文，未敢臆改。」

(五)《紅樓夢》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始有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出世。

(六)這個百二十回的全本最初用活字版排印，是爲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的程本。這本又有兩種小不同的印本：(一)初印本(卽程甲本)，「不及細校，間有紕繆」。此本我近來見過，果然有許多紕繆矛盾的地方。(二)校正印本，卽我上文說的程乙本。

(七)程偉元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卽是這一百三十年來的一切印本《紅樓夢》的老祖宗。

後來的翻本，多經過南方人的批註，書中京話的特別俗語往往稍有改換；但沒有一種翻本（除了戚本）不是從程本出來的。

這是我們現有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歷史。這段歷史裏有一個大可研究的題，就是「後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誰」？

俞樾的《小浮梅閒話》裏考證《紅樓夢》的一條說：

《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敍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

俞氏這一段話極重要。他不但證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鶚是實有其人，還使我們知道《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船山卽是張船山，名問陶，是乾隆嘉慶時代的一個大詩人。他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中順天鄉試舉人；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成進士，選庶吉士。他稱高鶚爲同年，他們不是庚戌同年，便是戊申同年。但高鶚若是庚戌的新進士，次年辛亥他作《紅樓夢序》不會有「閒且憊矣」的話；故我推測他們是戊申鄉試的同年。後來我又在《郎潛紀聞二筆》卷一裏發見一條關於

高鶚的事實：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爲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黻卷，亟呈薦，遂得南元。

辛酉（一八〇一）爲嘉慶六年。據此，我們可知高鶚後來曾中進士，爲侍讀，且曾做嘉慶六年順天鄉試的同考官。我想高鶚既中進士，就有法子考查他的籍貫和中進士的年份了。果然我的朋友顧頡剛先生替我在《進士題名錄》上查出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科的進士，殿試第三甲第一名。這一件引起我注意《題名錄》一類的工具，我就發憤搜求這一類的書。果然我又在清代《御史題名錄》裏，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下，尋得一條：

高鶚，鑲黃旗漢軍人，乾隆乙卯進士，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

又《八旗文經》二十三有高鶚的《操縵堂詩稿跋》一篇，末署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小陽月。

我們可以總合上文所得關於高鶚的材料，作一個簡單的《高鶚年譜》如下

乾隆四七（一七八二），高鶚作《操縵堂詩稿跋》。

乾隆五三（一七八八），中舉人。

乾隆五六——五七（一七九一——一七九二），補作《紅樓夢》後四十回，並作序例。《紅樓

夢》百廿回全本排印成。

乾隆六〇(一七九五),中進士,殿試三甲一名。

嘉慶六(一八〇一),高鶚以內閣侍讀爲順天鄉試的同考官,闈中與張問陶相遇,張作詩送他,有「豔情人自說《紅樓》」之句;又有詩注,使後世知《紅樓夢》八十回以後是他補的。

嘉慶一四(一八〇九),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自乾隆四七至此,凡二十七年。大概他此時已近六十歲了。

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這話自無可疑。我們可約舉幾層證據如下:

第一,張問陶的詩及注,此爲最明白的證據。

第二,俞樾舉的「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敍科場事已有詩」一項。這一項不十分可靠,因爲鄉會試用律詩,起於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許那時《紅樓夢》前八十回還沒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僞的鐵證,因爲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

第四,高鶚自己的序,說的很含糊,字裏行間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願完全埋沒他補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條說:「是書開卷略誌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顚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

名，聊以記成書之幸。」因為高鶚不諱他補作的事，故張船山贈詩直說他補作後四十回的事。

但這些證據固然重要，總不如內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舉出三個理由來證明後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作的。他的三個理由是：(一)和第一回自敘的話都不合，(二)史湘雲的丟開，(三)不合作文時的程序。這三層之中，第三層姑且不論。第一層是很明顯的：《紅樓夢》的開端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明說「蓬牖茅椽，繩牀瓦竈」；豈有到了末尾說寶玉出家成仙之理？第二層也很可注意。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確是可怪！依此句看來，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寶玉做夫婦，不應該此話全無照應。以此看來，我們可以推想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

其實何止史湘雲一個人？即如小紅，曹雪芹在前八十回裏極力描寫這個攀高好勝的丫頭；好容易他得着了鳳姐的賞識，把他提拔上去了；但這樣一個重要人才，豈可沒有下場？況且小紅同賈芸的感情，前面既經曹雪芹那樣鄭重描寫，豈有完全沒有結果之理？又如香菱的結果也決不是曹雪芹的本意。第五回的「十二釵副冊」上寫香菱結局道：

>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鄉。

兩地生孤木，合成「桂」字。此明說香菱死於夏金桂之手，故第八十回說香菱「血分中有病，加以氣怨

傷肝，內外挫折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無效」。可見八十回的作者明明的要香菱被金桂磨折死。後四十回裏却是金桂死了，香菱扶正：這豈是作者的本意嗎？此外，又如第五回「十二釵」冊上說鳳姐的結局道：「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這個謎竟無人猜得出，許多批《紅樓夢》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所以後四十回裏寫鳳姐的下場竟完全與這「二令三人木」無關。這個謎只好等上海靈學會把曹雪芹先生請來降壇時再來解決了！此外，又如寫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的笨拙，令人讀了作嘔。又如寫賈寶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舉人，也沒有道理。高鶚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有中進士。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六十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

以上所說，只是要證明《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刼，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們試看高鶚以後，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那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裏扶出來，重新配給寶

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的？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鶚的補本了。我們不但佩服，還應該感謝他，因爲他這部悲劇的補本，靠着那個「鼓擔」的神話，居然打倒了後來無數的團圓《紅樓夢》，居然替中國文學保存了一部有悲劇下場的小說！

以上是我對於《紅樓夢》的「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的答案。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着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裏，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後卽須改正的。但我自信：這種考證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會用過的。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一九二一，三，二七，初稿。

一九二一，十一，十二，改定稿。

【附記】

初稿曾附錄《寄蝸殘贅》一則：

《紅樓夢》一書，始於乾隆年間。……相傳其書出漢軍曹雪芹之手。嘉慶年間，逆犯曹綸即其孫也。滅族之禍，實基於此。

這話如果確實，自然是一段很重要的材料。因此我就去查這一樁案子的事實。

嘉慶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天理教的信徒林淸等勾通宮裏的小太監，約定於九月十五日起事，乘嘉慶帝不在京城的時候，攻入禁城，佔據皇宮。但他們的區區兩百個烏合之衆，如何能幹這種大事？所以他們全失敗了，林淸被捕，後來被磔死。

林淸的同黨之中，有一個獨石口都司曹綸和他的兒子曹幅昌都是很重要的同謀犯。那年十月己未的上諭說：

前因正黃旗漢軍兵丁曹幅昌從習邪教，與知逆謀。……茲據訊明，曹幅昌之父曹綸聽從林淸入教，經劉四等告知逆謀，允為收衆接應。曹綸身為都司，以四品職官習教從逆，實屬豬狗不如，罪大惡極！……

那年十一月中，曹綸等都被磔死。

清禮親王昭槤是當日在紫禁城裏的一個人，他的《嘯亭雜錄》卷六記此事有一段說：

> 有漢軍獨石口都司曹綸者，侍郎曹瑛後也（瑛字一本或作寅。），家素貧，嘗得林清佽助，遂入賊黨。適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結不軌之徒，許爲城中內應。……曹福昌臨刑時，告劊子手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賣友以求生也！……」

《寄蝸殘贅》說曹綸是曹雪芹之孫，不知是否根據《嘯亭雜錄》說的。我當初已疑心此曹瑛不是曹寅，況且官書明說曹瑛是正黃旗漢軍，與曹寅不同旗。前天承陳筱莊先生（寶泉）借我一部《靖逆記》（蘭簃外史纂，嘉慶庚辰刻），此書記林清之變很詳細。其第六卷有《曹綸傳》，記他家世系如下：

> 曹綸，漢軍正黃旗人。曾祖金鐸，官驍騎校；伯祖瑛，歷官工部侍郎；祖瑊，雲南順寧府知府；父廷奎，貴州安順府同知。……廷奎三子，長紳，早卒；次維，武備院工匠；次綸，充整儀衞，擢治儀正，兼公中佐領，陞獨石口都司。

此可證《寄蝸殘贅》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

一九二一、十一、十二

（收入《胡適文存》卷三）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記（節錄）

…………

頡剛來書，有一段論《紅樓夢》事，甚有理：

聞伏園說，平伯在《時事新報》上攻擊蔡先生關於《紅樓夢》的答辨。平伯之作我未見。我意蔡先生的根本錯誤有兩點。第一，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他的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這項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爲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宅眷？第二，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從無關係發生關係。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爲允礽，林黛玉爲朱竹垞，薛寶釵爲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又有何吃醋的關係？這兩項是蔡先生無論如何不能解答的。若必說爲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關，則古往今來無數萬人，那一個不可牽到《紅樓夢》上去！實在蔡先生這種見解是漢以來的經學家給與他的。我從前讀《易經》，覺得解釋的話圓通得很，坤卦未始不可說成乾卦，兌卦未始不可說成艮卦。近讀《詩經》，又有同樣的感想，覺得照他們的說法，無施不可，我們若拿《二南》與《鄭風》掉過了，《曹風》與《齊風》調過了，也未始不可，就當時事實解釋得伏伏貼貼。我常想，我們要打破他們

的附會，須得拿附會的法子傳示給別人看，我們儘可以把人家萬不信的事情附會出來。上月份作《〈詩序〉辨》，要證明《詩序》的靠不住，曾經造做《唐詩三百首》的序。我說，「倘使唐代只傳下這三百首詩，但沒有題目，又不曉得作者，我們只知道是唐朝人所做的，若要硬代他做序，自然可就唐朝的事實去想，也就可說，『海上（海上望明月），楊妃思祿山也。祿山辭歸范陽，楊妃念念而作是詩也。』『烟籠（烟籠寒水月籠沙），傷陳也。陳之宮女離散，獨有暮年鬻歌於江上者，其遺民聞之而興故國之思也。』若這三百首詩不能曉得他傳下的時代，又不懂得詩體的變遷，我們又可以說『寒山（寒山轉蒼翠），美接輿也。安貧樂道，不易其志焉。』『吾愛（吾愛孟夫子），時人美孟軻也。梁襄王不似人君，孟子不肯仕於其朝，棄軒冕如敝屣也。』這樣做去，在我已極端的附會，但實在尚不能算錯，因爲確是有所根據。若照他們不近情理的亂說，更可以道，『寥落（寥落古行宮），好道也。國君好神仙之術，宮闈化之，遐齡相對，惟說玄宗（玄妙之義理）也。』『今夜鄜州月，思治也。小人（小兒女）亂政（未解憶長安），大夫燕處憂讒，願得明君而事之也。』倘使果有這種的書流傳下來，請問嫉惡的感情應當興奮到怎樣程度？」

講《詩經》的，好詩可爲刺詩，男女可爲君臣，講《紅樓夢》亦何嘗不可男變爲女，家事變爲政事。所以我想，將來若得有暇，竟可把《紅樓夢》附會到漢朝去，到六朝去，或者漢魏六朝比淸朝還有更適宜的人物牽合上去。

學生顧頡剛　一九二一，三，十三

頡剛此論最痛快。平伯的駁論不很好；中有誤點，如云「寶玉逢魔乃後四十四回內的事。」（實乃二十五回中事。）內中只有一段可取。

這序底本文共分四節。第一節底大意是說著作底內容有考證底價值，這我極爲同意，但我却不懂這一點與所辨論的何干？考證情節底有無價值，是一件事，用附會的方法來考證情節是否有價值，又是一件事，萬不能並爲一談。考證情節未必定須附會，但《石頭記索隱》確是用附會的方法來考證情節的。我始終不懂，爲什麼《紅樓夢》底情節定須解成如此支離破碎？又爲什麼不如此便算不得情節底考證？爲什麼以《紅樓夢》影射人物是考證情節，以《紅樓夢》爲自傳便不是考證情節？況且托爾斯太底小說，後人說他是自傳，蔡先生便不反對；而對於胡適之底話，便云「不能強我以承認」，則又何說？至於說《離騷》有寓意，但這亦並不與《紅樓夢》相干。屈平是如此，曹雪芹並不因屈平如此而他也須如此，這其間無絲毫之因果關係，不成正當的推論〔一〕。

（見《胡適的日記》）

〔一〕編者按：此段是原日記黏附的剪報。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記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日記（節錄）

……

今天松筠閣送來《四松堂集》一部。此書我尋了多少時候，竟于無意中得之！此本係最初的稿本，上有付刻時的校記，删節的記號，改動的添注。刻本所收，皆打一個「刻」字的戳子。此本眞不易得，比刻本還更可貴。（刻本未收的，上貼紅紙，或白紙。）首頁有「南皮張氏所藏」之印。

卷首有敦敏作的《敬亭小傳》，摘錄如下：

敬亭，名敦誠，别號松堂。

〔據《歲暮自述五十韻》，生於雍正甲寅（一七三四）。乾隆甲子，年十一（一七四四）。「二月辭家塾，負笈宗學游。」〕〔一〕

乾隆戊辰（十三，一七四八），年十五，出繼寧仁爲嗣。

乙亥（二十，一七五五），年二十二，宗學歲考入優等。

〔一〕方括弧內是原日記的眉注，下同。

丁丑(二十二，一七五七)，隨父司榷山海，住喜峯口，有《松亭紀游》一卷。

丙戌(三十一，一七六六)，補宗人府筆帖式，旋授太廟獻爵之職。

辛卯(三十六，一七七一)，三十八歲，値繼母喪，以病告退。築四松草堂、夢陶軒、拙鵲亭、五笏菴；作《閒慵子傳》以自況。

又嗜酒，別構小屋，效村壚式，懸一帘，名葛巾居。

戊申(五十八，一七八八)，五十五歲；……踰三年，五十八歲(辛亥？一七九一)死。

乙卯(六十，一七九五)，弟桂圃擬刻其遺詩遺文。

丙辰(嘉慶元，一七九六)，敦敏作傳。紀昀作序。(紀序有「年甫五旬而奄化」之語，此本旁添一「餘」字于「旬」下。)

[《考證》說，「敦誠大約生于雍正初年(約一七二五)」，此係因爲我在一個書店裏翻看《紀集》不曾記得「年五旬餘」一句，且《紀集》未載作序之年，故我誤算十一年。]

[《考證》記他「死于乾隆五十餘年(約一七八五——一七九〇)，亦不精確。]

書中關于曹雪芹的材料：

《寄懷曹雪芹》詩，題下旁注一「霑」字。「嗟君」作「君又」。「揚州舊夢久已絕」，絕作覺。下貼一箋云「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薊門落日松亭尊」，尊作樽，下注云，「時余在喜峯口。」按此

語，此詩作于乾隆丁丑。其下一首《烈女墓》，序言作于丁丑十二月，可互證。

《贈曹芹圃》(注)即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誰買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此詩上貼紅籤，未刻。此詩前第五首注「辛巳」年，爲乾隆二十六(一七六一)。《佩刀質酒歌》，已鈔。此詩下第二首《南村清明》，下注「癸未」(一七六三)。此詩當作于壬午(一七六二)。

《輓曹雪芹》(注)甲申(一七六四)：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

此詩上貼紅籤，亦未刻。此詩極重要，《雪橋詩話》所引五六兩句，乃從《鷦鷯菴筆塵》卷上轉載的。《筆塵》原文如下：

余昔爲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折，諸君題跋，不下數十家。曹雪芹詩末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亦新奇可誦。曹平生爲詩大類如此，竟坎坷以終。余輓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亦驢鳴弔之意也。

若不得此稿本，則不能知四個要點：

(一)雪芹死于甲申(二九，一七六四)。

(二)死時年約四十，或四十餘。

若四十歲，生時當雍正二年(一七二四)。

若四十五歲，生時當康熙五八(一七一九)。

[《考證》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只差一年。]

[《考證》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的年紀至多不過比他們大十來歲，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這個猜想還不大錯。]

曹寅死于康熙五一(一七一二)，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不及見曹寅了。《寄懷雪芹》註詩有小誤。蓋曹家三代四個織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故敦誠與袁枚有同樣的錯誤。

(三)曹雪芹死後似無子，一子已殤了。

(四)他死後尙有「新婦飄零」。

乾隆庚子四五(一七八〇)有《荇莊過草堂命酒聯句，卽拾案頭〈聞笛集〉爲題，是集乃余追念故人，錄輯其遺筆而作也》一篇。中有句云：

詩追李昌谷。（注）謂曹芹圃。……

又

狂于阮步兵。（註）亦謂芹圃。此詩亦未刻。

此爲近來最得意的事，故詳記之。書店若敲我竹槓，我既記下了這些材料，也就不怕他了！他若討價不貴，我也不妨買了他，因爲這本子確可寶貴。楊鍾羲說他辛亥亂後失了此書刻本，似係託詞。無論如何，我現在才知道刻本于我無大益處。

……………

（見《胡適的日記》）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記（節錄）

……………

今天蔡先生送來他從晚晴簃（徐世昌的詩社）借來的《四松堂集》五册，係刻本，分五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論、序、跋、題、書、傳、記，三十四首。

卷四，記、行述、哀辭、祭文、說，十九首。

卷五，《鷦鷯菴筆麈》八十一則。

鈔本前有嵩山永奎、紀昀、山左劉大觀三序。刻的只有紀序。凡抄本上沒有「刻」字的，果然都不曾刻。此可見稿本的可貴。然三日之中，兩本都到我手裏，豈非大奇！

蔡先生來信附：

適之先生：

近日向晚晴簃借得《四松堂集》一部，凡五册（問《懋齋詩鈔》則無之）；其中關涉曹雪芹者，自先生從《熙朝雅頌集》中抄出兩詩（第一首「薊門落日松亭尊」下注「時余在喜峯口」，據《敬亭小傳》「彼以丁丑住喜峯口」。又「揚州舊夢久已覺」下注「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亦可爲雪芹是寅孫之證）及楊雪橋采《筆麈》一條入詩話外，僅有兩條：

（一）卷三，《寄大兄》：「……每思及故人，如立齋、復翁、雪芹、寅圃、貽謀、汝猷、益菴、紫樹，不數年間，皆蕩爲寒烟冷霧，……半百將至，「鬢髮蒼黃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一〕。樂天豈爲弟咏乎。」

（二）同卷，《哭復齋》「……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于地作如何冒矣。」其與雪芹并舉數人中惟紫樹卒年可考。《祭襲紫樹文》：「甲午重九……遂遺縞紵。……所恨者與兄交止三年耳。」是紫樹卒年爲丙申，即乾隆四十一年，即西曆一七七六年，雪芹之卒，或在其前，然亦在數年以內也。〔不大確。雪芹卒在前十一年。〕〔二〕敦敏所作《敬亭小傳》有云：「後五十五歲得辞明，……何方逾三年而吾弟即先長逝耶！」是敦誠以五十八歲卒，爲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確〕

其《寄大兄》之書作于四十七歲，爲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雪芹之卒在其前數年，則在一七七〇與一七

〔一〕編者按：「四十七」原信爲「四十九」，經胡適改爲「四十七」，并作眉注：「原文作四十七」。

〔二〕編者按：方括弧內皆是胡適所作眉注。下同。

八〇之間矣。〔此條不確。看前日所記。〕

先生如一讀此集，或更有所發見，特奉上。但請早閱畢，早賜還耳。

稿本上凡題下注的「干支」，都用白紙貼去，故刻本皆無之。此種極可惡的習慣眞不可赦！（鐵保、法式善諸人選《八旗詩鈔》頗改削原文，皆勝原作。）

……………

（見《胡適的日記》）

跋《紅樓夢考證》

（一）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裏，曾根據於《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三部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一）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二一二）

（二）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

（三）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四）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裏，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二一五——六）

（五）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一七

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我那時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爲我知道《四松堂集》裏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楊鍾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對於《四松堂集》，已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跑來說，「《四松堂詩集》找着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說，他在一家書店裏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裏桌子上擺着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籤上題着「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眞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爲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裏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有一個「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題上都帖着一塊小紅籤。題下注的甲子，都被編書的人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着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永忠(也是清宗室裏的詩人；有《神清室詩稿》)、劉大觀、紀昀的序，有敦誠的哥哥敦敏作

的小傳。全書六册，計詩兩册，文兩册，《鷦鷯菴筆塵》兩册。《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所採的詩文都是從這裏面選出來的。我在《考證》裏引的那首《寄懷曹雪芹》，原文題下注一「霑」字，又「揚州舊夢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覺，下帖一籤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雪橋詩話》說曹雪芹名霑，爲楝亭通政孫，即是根據于這兩條注的。又此詩中「薊門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時余在喜峯口。」按敦敏作的小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敦誠在喜峯口。此詩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證》引的《佩刀質酒歌》雖無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題下注「癸未」，大概此詩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這兩首之外，還有兩首未刻的詩：

（一）贈曹芹圃（注）即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誰買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這詩使我們知道曹雪芹又號芹圃。前三句寫家貧的狀況，第四句寫盛衰之感。（此詩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二）輓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注：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

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適按，此二句又見于《鷦鷯菴筆麈》，楊鍾羲先生從《筆麈》裏引入《詩話》；楊先生也不曾見此詩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

這首詩給我們四個重要之點：

（一）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二）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考證》裏的猜測還不算大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聲明一句。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敦誠《寄懷曹雪芹》的詩注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有一點小誤。雪芹曾隨他的父親曹頫在江寧織造任上。曹頫做織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一七一五——二八）；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十年（一七一九——二八）。曹家三代四個織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入這一條小注，那時距曹寅死時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誠與袁枚有同樣的錯誤。

（三）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四）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

想了。

《四松堂集》裏的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裏，又可以知道敦誠生於雍正甲寅（一七三四）；死於乾隆戊申（一七九一），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裏的推測。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裏借來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鷦鷯菴筆麈》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裏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一九二二，五，三。

（二）

——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

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是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 知其(《紅樓夢》)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爲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爲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爲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爲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爲健菴，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爲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爲徐元文，寶蟾之疑爲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爲審愼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關於這一段「方法論」，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顯的是《孽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

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卽是田千秋，孫汶卽是孫文，莊壽香卽是張香濤，祝寶廷卽是寶竹坡，潘八瀛卽是潘伯寅，姜表字劍雲卽是江標字劍霞，成煜字伯怡卽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爲馮粹中，莊紹光之爲程綿莊，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裏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讀完《質園詩集》三十二卷，不曾尋着一毫證據，只好把這個好謎犧牲了。又如杜少卿之爲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係；直到我尋着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舉出的人，至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於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覓尋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在人物的書，我們尚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三國志》，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遊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紅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顧頡剛先生曾舉出兩個重要理由：

（一）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爲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宅眷？

（二）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係的就會發生關係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爲允礽，黛玉爲朱竹垞，薛寶釵爲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

顧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申了。蔡先生曾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這個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爲《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裏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裏西門慶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我對於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贊同的是他的第二節。這一節的大旨是：

>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大錯的。蔡先生引《託爾斯泰傳》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敍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試問作此傳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這樣考證各書的「情節」呢？蔡先生又引各家關於 Faust 的猜想，試問他們若不知道 Goethe 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 Gretchen 爲誰呢？

我以爲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兒女英雄傳》一書，

用年羹堯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間的序，一篇乾隆年間的序。我們幸虧知道著者文康是咸豐、同治年間人；不然，書中提及《紅樓夢》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寶鑑》（道光中作的）裏的徐度香與袁寶珠，豈不都成了靈異的預言了嗎？即如舊說《儒林外史》裏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現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於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了。又舊說《儒林外史》裏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時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敍述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說，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爲向來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個大問題。因爲不知道曹家有那樣富貴繁華的環境，故人都疑心賈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爲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書是指斥滿洲人的。因爲不知道曹家盛衰的歷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爲曹雪芹把眞事隱去的自敍傳。現在曹雪芹的歷史和曹家的歷史既然有點明白了，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這樣的批評，是我所極歡迎的。我曾說過：

我在這篇文章裏，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

證據，讓證據做鄉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此間所謂「證據」，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並不是那些「紅學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若離開了作者，時代，版本等項，那麼，引《東華錄》與引《紅礁畫槳錄》是同樣的「不相干」；引許三禮、郭琇與引冒辟疆、王漁洋是同樣的「不相干」。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徵，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大觀園裏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菴、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青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羣芳譜》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馬鏗倫理學》裏（部甲，四，一〇九九a），曾說：

>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爲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爲維持眞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眞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眞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一九二二，五，十

附錄

《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

蔡孑民

余之爲此索隱也，實爲《郎潛二筆》中徐柳泉之說所引起。柳泉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余觀《石頭記》中，寫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正與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賄金豆，以金鎖影之；其假爲落馬墜積潴中，則以薛蟠之似泥母豬影之。西溟之熱中科第，以妙玉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獄中，以被刼影之。又如以妙字影姜字；以玉字影英字；以雪字影高士字，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爲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爲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爲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爲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爲健菴；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爲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爲徐元文；寶蟾之疑爲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爲審愼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

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然胡先生之言，實有不能強我以承認者。今貢其疑於左：

（一）胡先生謂「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又云：「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案考定著者，時代，版本之材料，固當搜求。從前王靜菴先生作《紅樓夢評論》，曾云：「作者之姓名（徧攷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顧無一人爲之攷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又云：「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爲惟一考證之題目。」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歷，業於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誠有功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菴先生之遺憾矣。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例如我國古代文學中之《楚詞》，其作者爲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時代，在楚懷王、襄王時，即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間。久爲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如王逸所舉者，固無非內容也。其在外國文學，如 Shakespeare 之著作，或謂出 Bacon 手筆，遂生作者究竟是誰之問題。至於 Goethe 之 Faust，

則其所根據的神話與劇本，及其六十年間著作之經過，均爲文學史所詳載。而其內容，則第一部之 Gretchen 或謂影 Elsassirin Fried erike(Bielschowsky 之說)，或謂影 Frankfurter Gretchen (Kuno Fischer 之說)。第二部之 Walpurgisnacht 一節爲地質學理論。Helena 一節爲文化交通問題。Euphorion 爲英國詩人 Byron 之影子。(各家所同。)皆情節上之考證也。又如俄之託爾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無甚疑問。近日張邦銘、鄭陽和兩先生所譯 Salolea 之《託爾斯泰傳》，有云：「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如伊爾屯尼夫，鄂脩玲，聶乞魯多夫，賴文，畢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家庭樂》敘其少年時情場中之一事，並表其情愛與婚姻之意見；書中主人翁既求婚後，乃將少年狂放時之惡行，縷書不諱，授所愛以自懺。此事，託爾斯泰於《家庭樂》出版三年後，向索利亞柏斯求婚時，實嘗親自爲之。即《戰爭與和平》一書，亦可作託爾斯泰之家乘觀。其中老樂斯脫夫，即託爾斯泰之祖。小樂斯脫夫，即其父。索利亞，即其養母達善娜，嘗兩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樂斯脫夫，即其姨達善娜柏斯。畢索可夫與賴文，皆託爾斯泰用以自狀。賴文之兄死，即託爾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復活》書中聶乞魯多夫之奇特行動，論者謂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實即的米特利生平留於其弟心中之一記念；的米特利娶一娼，與聶乞魯多夫同也。」亦情節上之考證也。然則考證情節，豈能概目爲附會而拒斥之？

(二)胡先生謂拙著《索隱》所闡證之人名，多是「笨謎」，又謂「假使一部《紅樓夢》眞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眞不值得猜了」。但拙著闡證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謂姓名關係者，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確，亦未能抹殺全書。況胡先生所謚謂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在彼輩方謂如此而後「值得猜」也。《世說新書》稱曹娥碑後有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卽以當「絕妙好辭」四字。古絕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以藁砧爲夫，以大刀頭爲還。《南史》記梁武帝時童謠有「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等句，謂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後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品花寶鑑》，以侯公石影袁子才，侯與袁爲猴與猿之轉借，公與子同爲代名詞，石與才則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占八斗」之語來。《兒女英雄傳》，自言十三妹爲玉字之分析，已不易猜；又以紀獻唐影年羹堯，紀與年，唐與堯，雖尙簡單，而獻與羹則自「犬曰羹獻」之文來。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卽如《儒林外史》之莊紹光卽程綿莊，馬純上卽馮粹中，牛布衣卽朱草衣，均爲胡先生所承認（見胡先生所著《吳敬梓傳》及附錄）。然則金和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號陶朱公，而以范易陶；萬字俗作万，而以萬代方；亦非「笨謎」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

（三）胡先生謂拙著中劉老老所得之八兩及二十兩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兩，沒有下落；謂之「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案《石頭記》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隱，不過數十則；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闕之，此正余之審愼也。若必欲事事證明而後可，則《石頭記》自言著作者有石頭，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諸人，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曹雪芹；《石頭記》中有許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南巡一事；將亦有「任意去取沒有道理」之誚與？

（四）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斷定《石頭記》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是一部將眞事隱去的自敘的書」，「曹雪芹卽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卽是書裏甄、賈（眞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案書中旣云眞事隱去，並非僅隱去眞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爲眞。又使寶玉爲作者自身之影子，則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

（鄙意甄、賈二字，實因古人有正統僞朝之習見而起。賈雨村舉正邪兩賦而來之人物，有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吾疑甄寶玉影宏光，賈寶玉影允礽也。）若以趙嬤嬤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四次接駕，爲甄家卽曹家之確證，則趙嬤嬤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謂賈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賈政爲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頫相應，謂賈政卽影曹頫。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聞曾放學差也。且使賈府果爲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爲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且許三禮奏參徐乾學，有曰：「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余國柱），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對云云。今觀《石頭記》第五十五回，有「剛剛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之說。第四回，有「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之護官符。顯然爲當時一謠一對之影子，與曹家何涉？故鄙意《石頭記》原本，必爲康熙朝政治小說，爲親見高、徐、余、姜諸人者所草。後經曹雪芹增刪，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家也。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與錢玄同書（節錄）

……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批者爲曹雪芹的本家，與雪芹是好朋友。其中墨評作于雪芹生時，朱批作于他死後。有許多處可以供史料。有一條說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說。敦誠的輓詩作于甲申（或編在甲申），在壬午除夕之後一年多。（也許是「成仁周年」作的！）又第十三回可卿之死，久成疑竇。此本上可以考見原回目本作「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來全删去天香樓一節，約占全回三之一。今本尚留「又在天香樓上另設一壇（醮）」一句，其「天香樓」三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今始知爲删削剩餘之語。此外尚有許多可貴的材料，可以證明我與平伯、頡剛的主張。此爲近來一大喜事，故遠道奉告。

……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錄自章蘭《胡適談甲戌本》，載《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四輯）

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

從前汪原放先生標點《紅樓夢》時，他用的是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的程偉元第二次排本。現在他決計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標點排印。這件事在營業上是一件大犧牲，原放這種研究的精神是我很敬愛的，故我願意給他做這篇新序。

《紅樓夢》最初只有鈔本，沒有刻本。鈔本只有八十回。但不久就有人續作八十回以後的《紅樓夢》了。俞平伯先生從戚本八十回的評注裏看出當時有一部「後三十回的《紅樓夢》」（《紅樓夢辨》下卷一——三七。），這便是續書的一種。高鶚續作的四十回，也不過是續書的一種。但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間，高鶚和程偉元串通起來，把高鶚續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併起來，用活字排成一部，又加上一篇序，說是幾年之中搜集起來的原書全稿。從此以後，這部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遂成了定本，而高鶚的續本也就「附驥尾以傳」了。（看我的《紅樓夢考證》，頁五三——六七；俞平伯《紅樓夢辨》上卷，一——一六二。）

程偉元的活字本有兩種。第一種我曾叫做「程甲本」，是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排印，次年發行的。第二種我曾叫做「程乙本」，是乾隆五十七年改訂的本子。

程甲本，我的朋友馬幼漁教授藏有一部。此書最先出世，一出來就風行一時，故成爲一切後來刻本的祖本。南方的各種刻本，如道光壬辰的王刻本等，都是依據這個程甲本的。

但這個本子發行之後，高鶚就感覺不滿意，故不久就有改訂本出來。程乙本的「引言」說：

> ……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閱者諒之。

馬幼漁先生所藏的程甲本就是那「初印」本。現在印出的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本子，可說是高鶚、程偉元合刻的定本。

這個改本有許多改訂修正之處，勝於程甲本。但這個本子發行在後，程甲本已有人翻刻了；初本的一些矛盾錯誤仍舊留在現行各本裏，雖經各家批注裏指出，終沒有人敢改正。我試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爲證。第二回冷子興說賈家的歷史，中有一段道：

>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

後來評讀此書的人，都覺得這裏必有錯誤，因爲後文第十八回賈妃省親一段裏明說「寶玉未入學之

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這樣一位長姊，何止大他一歲？所以戚本便改作：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

這是一種改法。程甲本也作「次年」。我的程乙本便大膽地改作了：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這三種說法，究竟那一種是原本呢？

前年我的朋友容庚先生在冷攤上買得一部舊鈔本的《紅樓夢》，是有百二十回的。他不但認這本是在程本以前的鈔本，竟大膽地斷定百二十回本是曹雪芹的原本。他做了一篇《〈紅樓夢〉的本子問題，質胡適之俞平伯先生》（北京大學《國學週刊》第五，六，九期。），舉出他的鈔本文字上與程甲本及亞東本不同的地方，要證明他的鈔本是程本以前的曹氏原本。我去年夏間答他一信，曾指出他的鈔本是全鈔程乙本的，底本正是高鶚的二次改本，決不是程刻以前的原本。他舉出的異文，都和程乙本完全相同。其中有一條異文就是第二回裏寶玉的生年。他的鈔本也作：

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我對容先生說：凡作考據，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注意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Probability）又叫做「幾數」，又叫做「或然數」，就是事物在一定情境之下能變出的花樣。把一個銅子擲在地上，或是龍頭朝上，或是字朝上，可能性都是百分之五十，是均等的。把一個「不倒翁」擲在地上，他的頭輕脚重，總是脚朝下的，故他有一百分的站立的可能性。試用此理來觀察《紅樓夢》裏寶玉的生年，有二種可能：

（一）原本作「隔了十幾年」，而後人改作了「次年」。

（二）原本作「次年」，而後人改爲「隔了十幾年」。

以常理推之，若原本既作「隔了十幾年」，與第十八回所記正相照應，決無反改爲「次年」之理。程乙本與鈔本之改作「十幾年」，正是他晚出之鐵證。高鶚細察全書，看出第二回與十八回有大相矛盾的地方，他認定那教授寶玉幾千字和幾本書的姊姊，既然「有如母子」，至少應該比寶玉大十幾歲，故他就假託參校各原本的結果，大膽地改正了。

直到今年夏間，我買得了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鈔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十六回，這是曹雪芹未死時的鈔本，爲世間最古的鈔本。第二回記寶玉的生年，果然也是：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這就證實了我的假定了。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沒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賈元妃是虛構的人物，故曹雪芹先說她比寶玉大一歲，後來越造越不像了，就不知不覺地把元妃的年紀加長了。

我再舉一條重要的異文。第二回冷子興又說：

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

程甲本、戚本都作「四個兒子」。我的程乙本却改作了「兩個兒子」。容庚先生的鈔本也作「兩個兒子」。這又是高鶚後來的改本，容先生的鈔本又是鈔高鶚改訂本的。我的《脂硯齋石頭記》殘本也作「四個兒子」，可證「四個」是原文。但原文於寧國公的四個兒子，只說出長子是代化，其餘三個兒子都不曾說出名字，故高鶚嫌「四個」太多，改爲「兩個」。但這一句却沒有改訂的必要。《脂硯齋》殘本有夾縫硃批云：

賈薔、賈菌之祖，不言可知矣。

高鶚的修改雖不算錯，却未免多事了。

我在《紅樓夢考證》裏曾說：

程偉元的序裏說，《紅樓夢》當日雖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錄。這話可惜無從考證（戚本目錄並無後四十回）。我從前想當時各鈔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後四十回目錄的，但我現在對於這一層很有點懷疑了。

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裏，爲了這個問題曾作一篇長文（卷上，一一——二六。）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他的理由很充足，我完全贊同。但容庚先生却引他的鈔本第九十二回的異文作證據，很嚴厲地質問平伯道：

> 我們讀第九十二回「評《女傳》巧姐慕賢良，玩母珠賈政參聚散」，只覺得寶玉評《女傳》，不覺得巧姐慕賢良的光景；賈政玩母珠，也不覺得參什麼聚散的道理。這不是很大的漏洞嗎？使後四十回的回目係曹雪芹做的，高鶚補作，不大了解曹雪芹的原意，故此說不出來，尚可勉強說得過去。無奈俞先生想證明後四十回係高鶚補作，不能不把後四十回目一併推翻，反留下替高鶚辨護的餘地。
>
> 現在把鈔本關於這兩段的鈔下。後四十回既然是高鶚補的，幹麼他自己一次二次排印的書都沒有這些的話？沒有這些話是否可以講得去？請俞先生有以語我來？（《國學週刊》第六期，頁十七。）

容先生的鈔本所有的兩段異文，都是和這個程乙本完全一樣的，也都是高鶚後來修改的。容先生沒有看見我的程乙本，只看見了幼漁先生的程甲本，他不該武斷地說高鶚「自己一次二次排印的書都

沒有這些話」。我們現在知道高鶚的初稿（程甲本）與現行各本同沒有這兩段；但他第二次改本（程乙本）確有這兩段。我們把這兩段分鈔在這裏：

（一）第一段「慕賢良」：

（程甲本與後來翻此本的各本）

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荊釵布裙，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母的截髮留賓，還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豔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妬的是，『禿妾髮，怨洛神』。……等類。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豪俠。」

賈母聽到這裏，說：「夠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呢？」

（程乙本）（容鈔本同）

寶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無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巧姐聽了，答應個「是」。寶玉又道：「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巧姐問道：「那賢德的

呢？」寶玉道：「孟光的荆釵布裙，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母的截髮留賓：這些不厭貧的，就是賢德的了。」巧姐欣然點頭。寶玉道：「還有苦的像那樂昌破鏡，蘇蕙廻文。那孝的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屍等類，也難盡說。」巧姐聽到這些，却默默如有所思。寶玉又講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節的。巧姐聽着，更覺肅敬起來。寶玉恐他不自在，又說：「那些豔的，如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文君，紅拂都是女中的……」尙未說出，賈母見巧姐默然，便說：「彀了，不用說了。講的太多，他那裏記得？」

(二)第二段「參聚散」：

(程甲本與後來翻此本的各本)

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還很熱鬧。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偺們家裏再沒有事的。」

(程乙本)(容鈔本同)

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天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喲！比如方纔那珠子：那顆大的就像有福氣的人是的。那些小的都托賴着他的靈氣護庇着。要是那大的沒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沒有收攬了。就像人家兒當頭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離了，親戚也都零落了，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轉瞬榮枯，眞似

春雲秋葉一般。你想做官有什麽趣兒呢？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兒，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世襲，一樣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還很熱鬧。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着。」賈赦道：「什麽珠子？」賈政同馮紫英又說了一遍給賈赦聽。賈赦道：「咱們家是再沒有事的。」

容庚先生想用這兩大段異文來證明，不但後四十回的回目是曹雪芹原稿有的，並且後四十回的全文也是曹雪芹的原文。他不知道這兩大段異文便是高鶚續書的鐵證，也是他僞作回目的鐵證。高鶚的「引言」裏明明說：

（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

（二）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爲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

前八十回有「抄本各家互異」，故他改動之處，如上文舉出第二回裏的改本，還可以假託「廣集核勘」的結果。但他既明明承認「後四十回更無他本可考」，又既明明宣言這四十回的原文「未敢臆改」，何以又有第九十二回的大改動呢？豈不是因爲他刻成初稿（程甲本）之後，自己感覺第九十二回的內

容與回目不相照應，故偷偷地自己修改了，又聲明「未敢臆改」以掩其作僞之跡嗎？他料定讀小說的人決不會費大工夫用各種本子細細校勘。他那裏料得到一百三十多年後居然有一位容庚先生肯用校勘學的工夫去校勘《紅樓夢》，居然會發現他作僞的鐵證呢？

這個程乙本流傳甚少；我所知的，只有我的一部原刻本和容庚先生的一部舊鈔本。現在汪原放標點了這本子，排印行世，使大家知道高鶚整理前八十回與改訂後四十回的最後定本是個什麼樣子，這是我們應該感謝他的。

一九二七，十一，十四，在上海。

（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五）

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

一　殘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爲「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裏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這部脂硯齋重評本（以下稱「脂本」）只剩十六回了，其目如下：

第一回至第八回

第十三回至第十六回

第二十五回至第二十八回

首頁首行有撕去的一角，當是最早藏書人的圖章。今存圖章三方，一爲「劉銓畐子重印」，一爲「子重」，一爲「髣眉」。第二十八回之後幅有跋五條。其一云：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靑士、椿餘同觀于半畝園並識。乙丑孟秋。

其一云：

《紅樓夢》非但爲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戊辰秋記。

此條有「福」字圖章，可見藏書人名劉銓福，字子重。以下三條跋皆是他的筆跡。其一云：

《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惜不得與佟四哥三弦子一彈唱耳。此本是《石頭記》眞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有「白雲吟客」圖章。）

李伯孟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無脂批，與此文不同。

又一條云：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肊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尙留眞面，惜止存八卷。海內收

藏家更有副本，顾抄補全之，則妙矣。五月廿七日閱又記。(有「銓」字圖章。)

另一條云：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册。語雖近鑿，而於《紅樓夢》味之亦深矣。雲客又記。(有「阿癐癐」圖章。)

此批本丁卯夏借與綿州孫小峯太守，刻於湖南。

第三回有墨筆眉批一條，字跡不像劉銓福，似另是一個人；跋末云：

同治丙寅(五年，一八六六)季冬月左綿癡道人記。

此人不知即是上條提起的綿州孫小峯嗎。但這裏的年代可以使我們知道跋中所記干支都是同治初年。劉銓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乙丑(一八六五)有椿餘一跋，丙寅有癡道人一條批，戊辰(一八六八)又有劉君的一跋。

劉銓福跋說「惜止存八卷」，這一句話不好懂。現存的十六回，每回爲一卷，不該說止存八卷。大概當時十六回分裝八册，故稱八卷；後來才合併爲四册。

此書每半頁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書。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第十三回首頁缺去小半角，襯紙與原書接縫處印有「劉銓畐子重印」圖章，可見裝襯是在劉氏收得此書之時，已在六十年前了。

二　脂硯齋與曹雪芹

脂本第一回於「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一詩之後，說：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出則既明」以下與有正書局印的戚抄本相同。但戚本無此上的十五字。甲戌為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那時曹雪芹還不曾死。

據此，《石頭記》在乾隆十九年已有「抄閱再評」的本子了。可見雪芹作此書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也許其時已成的部分止有這二十八回。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把《紅樓夢》的著作時代移前。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年表》（《紅樓夢辨》八）把作書時代列在乾隆十九年至二八年（一七五四——六三），這是應當改正的了。

脂本於「滿紙荒唐言」一詩的上方有硃評云：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余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甲午八月淚筆。（乾隆三九，一七七四。）

壬午爲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西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據陳垣《中西回史日曆》檢查）。

我從前根據敦誠《四松堂集》《輓曹雪芹》一首詩下注的「甲申」二字，考定雪芹死於乾隆甲申（一七六四），與此本所記，相差一年餘。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次日即是癸未，次年才是甲申。敦誠的輓詩作于一年以後，故編在甲申年，怪不得詩中有「絮酒生芻上舊坰」的話了。現在應依脂本，定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再依敦誠輓詩「四十年華付杳冥」的話，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他生時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我的《考證》與平伯的《年表》也都要改正了。

這個發現使我們更容易了解《紅樓夢》的故事。雪芹的父親曹頫卸織造任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那時雪芹已十二歲，是見過曹家盛時的了。

脂本第一回敍《石頭記》的來歷云：

空空道人……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此上有眉評云：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據此，《風月寶鑑》乃是雪芹作《紅樓夢》的初稿，有其弟棠村作序。此處不說曹棠村而用「東魯孔梅溪」之名，不過是故意作狡獪。梅溪似是棠村的別號，此有二層根據：第一，雪芹號芹溪，脂本屢稱芹溪，與梅溪正同行列。第二，第十三回「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二句上，脂本有一條眉評云：「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淚。梅溪。」顧頡剛先生疑此即是所謂「東魯孔梅溪」。我以為此即是雪芹之弟棠村。

又上引一段中，脂本比別本多出「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九個字。吳玉峯與孔梅溪同是故設疑陣的假名。

我們看這幾條可以知道脂硯齋同曹雪芹的關係了。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並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親屬。第十三回寫秦可卿托夢於鳳姐一段，上有眉評云：

「樹倒猢猻散」之語，全猶在耳，曲指三十五年矣。傷哉！寧不慟殺！

又可卿提出祖塋置田產附設家塾一段上有眉評云：

語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松齋。

又此回之末鳳姐尋思寧國府中五大弊，上有眉評云：

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今（令？）余想慟血淚盈□。（此處疑

脫一字）

又第八回賈母送秦鍾一個金魁星，有硃評云：

作者今尙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

看此諸條，可見評者脂硯齋是曹雪芹很親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記寧國府的事卽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從堂弟兄，——也許是曹顒或曹頎的兒子。松齋似是他的表字，脂硯齋是他的別號。

這幾條之中，第十三回之一條說：

曲指三十五年矣。

又一條說：

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

脂本抄於甲戌（一七五四），其「重評」有年月可考者，有第一回（抄本頁十）之「丁亥春」（一七六七），有上文已引之「甲午八月」（一七七四）。自甲戌至甲午，凡二十年。折中假定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爲上引幾條評的年代，則上推三十五年爲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曹雪芹約十三歲，其時曹頫剛卸

任織造（一七二八），曹家已衰敗了，但還不曾完全倒落。

此等處皆可助證《紅樓夢》爲記述曹家事實之書，可以摧破不少的懷疑。我從前在《紅樓夢考證》裏曾指出兩個可注意之點：

第一，十六回鳳姐談「南巡接駕」一大段，我認爲卽是康熙南巡，曹寅四次接駕的故事。我說：

> 曹家四次接駕乃是很不常見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椿最闊的大典說了出來。（《考證》頁四一）

脂本第十六回前有總評，其一條云：

>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

這一條便證實了我的假設。我又曾說趙嬷嬷說的賈家接駕一次，甄家接駕四次，都是指曹家的事。脂本於本回「現在江南的甄家……接駕四次」一句之傍，有硃評云：

> 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

這又是證實我的假設了。

第二，我用《八旗氏族通譜》的曹家世系來比較第二回冷子興說的賈家世次，我當時指出賈政是

次子，先不襲職，又是員外郎，與曹頫一一相合，故我認賈政即是曹頫(《考證》四三——四四)。這個假設在當時很受朋友批評。但脂本第二回「皇上……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一段之傍有硃評云：

> 嫡眞實事，非妄擁也。

這眞是出於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好證據了！

故《紅樓夢》是寫曹家的事，這一點現在得了許多新證據，更是顛撲不破的了。

三　秦可卿之死

第十三回記秦可卿之死，曾引起不少人的疑猜。今本(程乙本)說：

> ……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戚本作

> 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

坊間普通本子有一種却作

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

脂本正作

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上有眉評云：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又本文說：

還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

此九字旁有夾評云：

删却，是未删之筆。

又本文云：

又聽得秦氏之丫嬛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

旁有夾評云：

補天香樓未删之文。

天香樓是怎麼一回事呢？此回之末，有硃筆題云：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又有眉評云：

此回只十頁，因删去天香樓一節，少却四五頁也。

這可見此回回目原本作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後來删去天香樓一長段，才改爲「死封龍禁尉」，平仄便不調了。

秦可卿是自縊死的，毫無可疑。第五回畫冊上明明說

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此從脂本）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裏特立專章，討論可卿之死。（中卷，頁一五九——一七八。）但顧頡剛引《紅樓佚話》說有人見書中的焙茗，據他說，秦可卿與賈珍私通，被婢撞見，羞憤自縊死的。平伯深信此說，列舉了許多證據，並且指出秦氏的丫嬛瑞珠觸柱而死，可見撞見姦情的便是瑞珠。現在平伯的結論都被我的脂本證明了。我們雖不得見未刪天香樓的原文，但現在已知道

（一）秦可卿之死是「淫喪天香樓」。
（二）她的死與瑞珠有關係。
（三）天香樓一段原文佔本回三分之一之多。
（四）此段是脂硯齋勸雪芹刪去的。
（五）原文正作「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戚本始改作「傷心」。

四　《紅樓夢》的「凡例」

《紅樓夢》各本皆無「凡例」。脂本開卷便有「凡例」，又稱「《紅樓夢》旨義」，其中頗有可注意的話，故全抄在下面：

凡　例

《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鏨「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爲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敍閨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以上四條皆低二格抄寫。以下緊接「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一長段，也低二格抄寫。今本第一回卽從此句起；而脂本的第一回却從「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起。「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以下一長段，在脂本裏，明是第一回之前的引子，雖可說是第一回的總評，其實是全書的「旨義」，故緊接「凡例」之後，同樣低格抄寫。其文與今本也稍稍不同，我們也抄在「凡例」之後，凡脂本異文，皆加符號記出：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眞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今本作友）規訓之德，已致今日一事（今本作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今本作集）以告普天下〔人〕。雖（今本作知）我之罪固不能免，（此五字今本作「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此處各本多「自護己短」四字）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竈繩牀，其風晨月夕，堦柳庭花，亦未有傷于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耳目

哉？（此一長句與今本多不同）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駡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于世態，然亦不得不敍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我們讀這幾條凡例，可以指出幾個要點：（一）作者明明說此書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明明說「係石頭所記之往來」。（二）作者明明說「此書只是着意於閨中」，又說「作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駡時之書」。（三）關於此書所記地點問題，凡例中也有明白的表示。曹家幾代住南京，故書中女子多是江南人，凡例中明明說「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我因此疑心雪芹本意要寫金陵，但他北歸已久，雖然「秦淮殘夢憶繁華」，（敦敏贈雪芹詩），却已模糊記不清了，故不能不用北京作背景。所以賈家在北京，而甄家始終在江南。所以凡例中說，「書中凡寫長安，……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特避其東南西北字様也。」平伯與頡剛

對於這個地點問題曾有很長的討論(《紅樓夢辨》,中,五九——八十。),他們的結論是「說了半天還和沒有說一樣,我們究竟不知道《紅樓夢》是在南或是在北」(頁七九)。我的答案是:雪芹寫的是北京,而他心裏要寫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實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學的背景。

至如大觀園的問題,我現在認爲不成問題。賈妃本無其人,省親也無其事,大觀園也不過是雪芹的「秦淮殘夢」的一境而已。

五　脂本與戚本

現行的《紅樓夢》本子,百廿回本以程甲本(高鶚本)爲最古,八十回本以戚蓼生本爲最古,戚本更古於高本,那是無可疑的。平伯在數年前對於戚本曾有很大的懷疑,竟說他「決是輾轉傳鈔後的本子,不但不免錯誤,且也不免改竄」(《紅樓夢辨》,上,一二六。)。但我曾用脂硯齋殘本細校戚本,始知戚本一定在高本之前,凡平伯所疑高本勝於戚本之處(一三五——一三七),皆戚本爲原文,而高本爲改本。但那些例子都很微細,我在此文裏不及討論,現在要談幾個更重要之點。

我用脂本校戚本的結果,使我斷定脂本與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個有評的原本,但脂本爲直接鈔本,而戚本是間接傳鈔本。

何以曉得兩本同出于一個有評的原本呢？戚本前四十回之中，有一半有批評，一半沒有批評；四十回以下全無批評。我仔細研究戚本前四十回，斷定原底本是全有批評的，不過鈔手不止一個人，有人連評鈔下，有人躲懶便把評語删了。試看下表：

回目	評	回目	評
第一回	有評	第二回	無評
第三回	有評	第四回	無評
第五回	有評	第六回	無評
第七回	有評	第八回	無評
第九回	有評	第十回	無評
第十一回	無評		
第十二回至廿六回	有評		
第廿七回至卅五回	無評		
第卅六回至四十回	有評		

看這個區分，我們可以猜想當時鈔手有二人，先是每人分頭鈔一回，故甲鈔手專鈔奇數，便有評；乙鈔手鈔偶數，便無評；至十二回以下甲鈔手連鈔十五回，都有評；乙鈔手連鈔九回，都無評。

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評語，幾乎全是脂本所有的，意思與文字全同，故知兩本同出于一個有評

的原底本。試更舉幾條例爲鐵證。戚本第一回云：

一家鄉官，姓甄(眞假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名費廢，字士隱。

脂本作

一家鄉官，姓甄(眞〇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名費(廢)，字士隱。

戚本第一條評註誤把「眞」字連下去讀，故改「後」爲「假」，文法遂不通。第二條註「廢」字誤作正文，更不通了。此可見兩本同出一源，而戚本傳鈔在後。

第五回寫薛寶釵之美，戚本作

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嬌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此乃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

今檢脂本，始知「想世人目中」以下四十二字都是評註，緊接「此句定評」四字之後。此更可見二本同源，而戚本在後。

平伯說戚本有脫誤，上舉兩例便可證明他的話不錯。

我因此推想得兩個結論：

(一)《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註的。

(二)最初的評註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餘或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的。

何以說底本是有評註的呢？脂本抄於乾隆甲戌，那時作者尚生存，全書未完，已是「重評」的了，可以見甲戌以前的底本便有評註了。戚本的評註與脂本的一部分評註全同，可見兩本同出的底本都有評註。又高鶚所據底本也有評註。平伯指出第三十七回賈芸上寶玉的書信末尾寫着

男芸跪書一笑，

檢戚本始知「一笑」二字是評註，誤入正文。程甲本如此，程乙本也如此。平伯說，「高氏所依據的鈔本也有這批語，和戚本一樣，這都是奇巧的事。」(《紅樓夢辨》，上，一四四。)其實這並非「奇巧」，只證明高鶚的底本也出于那有評註的原本而已。(高、程刻本合刪評註)

原底本既有評註，是誰作的呢？作者自加評註本是小說家的常事；況且有許多評註全是作者自註的口氣，如上文引的第一回「甄」字下註云：

眞○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這豈是別人的口氣嗎？又如第四回門子對賈雨村說的「護官符」口號，每句下皆有詳註，無註便不可

懂，今本一律刪去了。今鈔脂本原文如下。

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鈔寫一張。今據石上所鈔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適按，二十房，誤作十二房，今依戚本改正。）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住八房。）（適按，十八，戚本誤作二十。）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適按，在籍二字誤脫，今據戚本補。）

這四條註都是作者原書所有的，現在都被刪去了。脂本裏，這四條註也都用硃筆寫在夾縫，與別的評註一樣鈔寫。我因此疑心這些原有的評註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作者自己作的。又如第一回「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兩句有評註云：

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

這樣的話當然是作者自己說的。

以上說脂本與戚本同出於一個有評註的原本，而戚本傳鈔在後。但因爲戚本傳鈔在後，《紅樓夢》的底本已經過不少的修改了，故戚本有些地方與脂本不同。有些地方也許是作者自己改削的；但大部分的改動似乎都是旁人斟酌改動的；有些地方似是被鈔寫的人有意删去，或無意鈔錯的。

如上文引的全書「凡例」，似是鈔書人躲嬾删去的，如翻刻書的人往往删去序跋以節省刻資，同是一種打算盤的辦法。第一回序例，今本雖保存了，却删去了不少的字，又删去了那首「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很好的詩。原本不但有評註，還有許多回有總評，寫在每回正文之前，與這第一回的序例相像，大概也是作者自己作的。還有一些總評寫在每回之後，也是墨筆楷書，但似是評書者加的，不是作者原有的了。現在只有第二回的總評保存在戚本之內，即戚本第二回前十二行及詩四句是也。此外如第六回，第十三回，十四回，十五回，十六回，每回之前皆有總評，戚本皆不曾收入。又第六回，二十五回，二十六回，二十七回，二十八回，每回之後皆有「總批」多條，現在只有四條（廿七回及廿八回後）被收在戚本之內。這種删削大概是鈔書人删去的。

有些地方似是有意删削改動的。如第二回說元春與寶玉的年歲，脂本作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戚本便改作了

> 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

這明是有意改動的了。又戚本第一回寫那位頑石

>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拏。那僧托於掌上，……

這一段各本大體皆如此；但其實文義不很可通，因為上面明說是頑石，怎麼忽已變成寶玉了？今檢脂本，此段多出四百二十餘字，全被人刪掉了。其文如下：

> 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峯下，坐于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僊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問(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却稍通。況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這石

凡心已熾，那裏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攜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一)助。待刼終之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

這一長段，文章雖有點嚕囌，情節却不可少。大概後人嫌他稍繁，遂全删了。

六　脂本的文字勝於各本

我們現在可以承認脂本是《紅樓夢》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了。在文字上，脂本有無數地方遠勝於一切本子。我試舉幾段作例。

第一例　第八回

(一)脂硯齋本

寶玉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

(二)戚本

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甜的幽香，竟不知是何香氣。

(三)翻王刻諸本(亞東初本)(程甲本)

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

(四)程乙本(亞東新本)

寶玉此時與寶釵挨肩坐着，只聞一陣陣的香氣，不知何味。

戚本把「甜絲絲」誤鈔作「甜甜」，遂不成文。 後來各本因爲感覺此句有困難，遂索性把形容字都删去了。 高鶚最後定本硬改「相近」爲「挨肩坐着」，未免太露相，叫林妹妹見了太難堪！

第二例　第八回

(一)脂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

(二)戚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走了進來。

(三)翻王刻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

(四)程乙本

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

原文「搖搖的」是形容黛玉的瘦弱病軀。戚本刪了這三字，已是不該的了。高鶚竟改爲「搖搖擺擺的」，這竟是形容詹光、單聘仁的醜態了，未免太唐突林妹妹了！

第三例　第八回

(一)脂本與戚本

黛玉……一見了(戚本無「了」字)寶玉，便笑道，「嗳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麽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戚本作「明日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

(二)翻王刻本

黛玉……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呀！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

(三)程乙本

黛玉……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笑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這是什麼意思？」黛玉道：「什麼意思呢？來呢，一齊來；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有什麼不解的呢？」

高鶚最後改本刪去了兩個「笑」字，便像林妹妹板起面孔說氣話了。

第四例　第八回

(一)脂本

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你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

不過是拿來預備着。」

(二)戚本

……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講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來着？不過拿來預備。」

(三)翻王刻本

……地下婆娘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你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

(四)程乙本

……地下老婆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走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

戚本首句脫一「了」字，末句脫一「着」字，都似是無心的脫誤。「你就該去了，」戚本改的很不高明，似係誤「該」爲「講」，仍是無心的錯誤。「我多早晚說要去了？」這是純粹北京話。戚本改爲「我多早晚說要去來着？」這還是北京話。高本嫌此話太「土」，加上一層翻譯，遂沒有味兒了。（「多早晚」是

「什麼時候」)

最無道理的是高本改「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的問話口氣爲命令口氣。高本删「雪珠兒」也無理由。

第五例　第八回

(一)脂本與戚本

李嬷嬷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裏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

(二)翻王刻本

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裏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

(三)程乙本

天又下雪，也要看時候兒，就在這裏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兒罷。

這裏改的眞是太荒謬了。「也好早晚的了」，是北京話，等于說「時候不很早了」。高鶚兩次改動，越改越不通。高鶚是漢軍旗人，應該不至于不懂北京話。看他最後定本說「時候兒」，又說「頑頑兒」，竟是杭州老兒打官話兒了！

這幾段都在一回之中，很可以證明脂本的文學的價値遠在各本之上了。

七　從脂本裏推論曹雪芹未完之書

從這個脂本裏的新證據，我們知道了兩件已無可疑的重要事實：

（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曹雪芹死之前九年，《紅樓夢》至少已有一部分寫定成書，有人「抄閱重評」了。

（二）曹雪芹死在乾隆壬午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我曾疑心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爲什麼呢？因爲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八十回，那麼，從甲戌到壬午，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是什麼書？難道他沒有繼續此書嗎？如果他續作的書是八十回以後之書，那些書稿又在何處呢？

如果甲戌已有八十回稿本流傳于朋友之間，則他以後十年間續作的稿本必有人傳觀抄閱，不至于完全失散。所以我疑心脂本當甲戌時還沒有八十回。

戚本四十回以下完全沒有評註。這一點使我疑心最初脂硯齋所據有評的原本至多也不過四十回。

高鶚的壬子本引言有一條說：

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

平伯曾用戚本校高本，果見此回很大的異同。這一點使我疑心八十回本是陸續寫定的。但我仔細研究脂本的評註，和戚本所無而脂本獨有的「總評」及「重評」，使我斷定曹雪芹死時他已成的書稿決不止現行的八十回，雖然脂硯齋說：

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爲淚盡而逝。

但已成的殘稿確然不止這八十回書。我且舉幾條證據看看。

（一）史湘雲的結局，最使人猜疑。第三十一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一句話引起了無數的猜測。平伯檢得戚本第三十一回有總評云：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草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平伯誤認此爲「後三十回的《紅樓夢》」的一部分，他又猜想：

在佚本上，湘雲夫名若蘭，也有個金麒麟，或即是寶玉所失，湘雲拾得的那個麒麟，在射圃裏佩着。（《紅樓夢辨》，下，二四。）

但我現在替他尋得了一條新材料。脂本第二十六回有總評云：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得傳眞寫照之筆。惜衞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嘆！

雪芹殘稿中有「衞若蘭射圃」一段文字，寫的是一種「俠文」，又有「佩麒麟」的事。若蘭姓衞，後來做湘雲的丈夫，故有「伏白首雙星」的話。

(二)襲人與蔣琪官的結局也在殘稿之內。脂本與戚本第二十八回後都有總評云：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棋官(戚本作「蓋琪官」。脂本一律作棋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平伯也誤認這是指「後三十回」佚本。這也是雪芹殘稿之一部分。大概後來襲人嫁琪官之後，他們夫婦依舊「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高鶚續書大失雪芹本意。

(三)小紅的結局，雪芹也有成稿。脂本第二十七回總評云：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埋沒其人久矣，無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

二十六回小紅與佳蕙對話一段有硃評云：

紅玉一腔委曲怨憤，係身在怡紅，不能遂志，看官勿錯認爲芸兒害相思也。獄神廟紅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

又二十七回鳳姐要紅玉跟她去，紅玉表示情願。有夾縫硃評云：

> 且係本心本意。獄神廟回內方見。

獄神廟一回，究竟不知如何寫法。但可見雪芹曾有此「一大回文字」。高鶚續書中全不提及小紅，遂把雪芹極力描寫的一個大人物完全埋沒了。

(四)惜春的結局，雪芹似也有成文。第七回裏，惜春對周瑞家的笑道：

> 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

有硃評云：

> 閒閒筆，却將後半部線索提動。

這可見評者知道雪芹「後半部」的內容。

(五)殘稿中還有「悞竊玉」的一回文字。第八回，寶玉醉了睡下，襲人摘下通靈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下，這一段後有夾評云：

> 交代清楚。塞玉一段又爲「悞竊」一回伏線。

悞竊寶玉的事，今本無有，當是殘稿中的一部分。

從這些證據裏，我們可以知道雪芹在壬午以前，陸續作成的《紅樓夢》稿子決不止八十回，可惜這些殘稿都「迷失」了。脂硯齋大概曾見過這些殘稿，但別人見過此稿的大概不多了，雪芹死後遂完全散失了。

《紅樓夢》是「未成」之書，脂硯齋已說過了。他在二十五回寶玉病愈時，有硃評云：

> 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爲恨。

戚本二十一回寶玉續《莊子》之前也有夾評云：

> 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爲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寶玉看此爲世人莫忍爲之毒，故後文方有「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爲僧哉？

脂本無廿一回，故我們不知道脂本有無此評。但看此評的口氣，似也是原底本所有。如此條是兩本所同有，那麽，雪芹在早年便已有了全書的大綱，也許已「纂成目錄」了。寶玉後來有「懸崖撒手」「爲僧」的一幕，但脂硯齋明說「嘆不得見」這一回文字，大概雪芹止有此一回目，尙未有書。

以上推測雪芹的殘稿的幾段，讀者可參看平伯《紅樓夢辨》裏論「後三十回的《紅樓夢》」一長篇。平伯所假定的「後三十回」佚本是沒有的。平伯的錯誤在於認戚本的「眉評」爲原有的評註，而不知

戚本所有的「眉評」是狄楚青先生所加，評中提及他的「筆記」，可以為證。平伯所猜想的佚本其實是曹雪芹自己的殘稿本，可惜他和我都見不着此本了！

一九二八，二，十二——十六

（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五）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節錄）〔一〕

……

《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着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裏，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頁四一一——四一二）

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敎人怎樣思想。

試舉曹雪芹的年代一個問題作個實例。民國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證據，得着這些結論：

〔一〕編者按：此文是胡適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爲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適文選》一書撰寫的序文。

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一七六五)。……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頁三八三)

民國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見敦誠輓曹雪芹的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又詩中有「四十年華」的話,故修正我的結論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他死時只有「四十年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頁四二〇)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其中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話。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當西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我七年前的斷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約西曆一七六五」)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歲,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測正相符合。(頁四三三)

考證兩個年代,經過七年的時間,方才得着證實。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後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證實的理論,只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後,才是定論,方是眞理。我在別處(《文存三集》頁二七三)說過:

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我爲什麼要替《水滸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爲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

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眞僞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敎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裏，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眞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够，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爲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來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牽着鼻子走。

……

（收入《胡適文選》）

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

我在民國十六年買得大興劉銓福家舊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我曾作長文（《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胡適文存三集》，頁五六五——六〇六）考證那本子的價值，並且用那本子上的評語作證據，考出了一些關於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事實。

今年在北平得見徐星署先生所藏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全部，凡八册。我曾用我的殘本對勘了一部分，並且細檢全書的評語，覺得這本子確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本子。

此本每半頁十行，每行三十字。每册十回，但第二册第十七回卽今本第十七十八兩回，首頁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另頁鈔寫，但無回目。又第七册缺兩回，首頁題云：「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按高鶚作百二十回《紅樓夢》「引言」中說：

是書沿傳旣久，坊間繕本及諸家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卽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

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爲定本。

此可見此本正是當日缺六十七回之一個本子。六十四回亦缺，可見此本應在高鶚所見各本之前。有正書局本已不缺此兩回，當更在後了。

又第三册二十二回只到惜春的謎詩爲止，其下全闕。上有硃批云：

此後破失，俟再補。

其下爲空白一頁，次頁上有這些記錄：

暫記寶釵製謎云：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衾裏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夏　畸笏叟。

有正本此回稍有補作，用了此詩做寶釵製的謎，已是改本了。今本皆根據高鶚本，删去惜春之謎，又

把此詩改作黛玉的，另增入寶玉一謎，寶釵一謎，這是更晚的改補本了。

此本每冊首頁皆有「脂硯齋凡四閱評過」一行；第五冊以下，每冊首頁皆有「庚辰秋定本」一行。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西曆一七六〇）。八冊之中，只有第二三冊有硃筆批語，其中有九十三條批語是有年月的：

己卯冬	（乾隆二四，西一七五九）	二十四條
壬午	（乾隆二七，西一七六二）	四十二條
乙酉	（乾隆三十，西一七六五）	一條
丁亥	（乾隆三二，西一七六七）	二十六條

這些批語不是原有的，是從另一個本子上鈔過來的。中如「壬午」鈔成了「王文」，可見轉鈔的痕跡。不但批語是轉鈔的，這本子也只是當時許多「坊間繕本」之一，錯字很多，最荒謬者如「眞」寫成「十六」。但依二十二回及六十四，六十七回的闕文看來，此本的底本大概是一部「庚辰秋定本」，其時《紅樓夢》的稿本有如下的狀況：

一，二十二回未寫完。

二，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未寫成。

三，十七與十八兩回未分開。

四，十九回尙未有回目。八十回也未有回目。

寫者又從另一本上過錄了許多硃筆批語，最早的有乾隆己卯（一七五九）的批語，是在庚辰（一七六〇）寫定本之前；其次有壬午年（一七六二）批語，其時作者曹雪芹還生存，他死在壬午除夕。其餘乙酉（一七六五）丁亥（一七六七）的批語，都是雪芹死後批的了。

故我們可以說此本是乾隆庚辰秋寫定本的過錄本，其第二三兩冊又轉錄有乾隆己卯至丁亥的批語。這是此本的性質。

和現在所知的《紅樓夢》本子相比，有如下表：

（一）過錄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評本。（胡適藏）

（二）過錄庚辰秋（一七六〇）脂硯齋四閱評本。（卽此本）

（三）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序本。（八十回皆已補全，其寫定年代當更晚。）

（四）乾隆辛亥（一七九一）活字本。（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甲本」。）

（五）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活字本。（「程乙本」）

我的甲戌本與此本有許多不同之點，如第一回之前的「凡例」，此本全無；如「凡例」後的七言律詩，此本亦無；如第一回寫頑石一段，甲戌本多四百二十餘字，此本全無，與有正石印戚本全同。此本與戚本最相近，但戚本已有補足的部分，故知此本的底本出于戚本之前，除甲戌本外，此本在今日可

算最古本了。

甲戌本也是過錄之本，其底本寫于「庚辰秋定本」之前六年，尙可以考見寫定之前的稿本狀況，故最可寶貴。甲戌本所錄批語，其年代有「甲午八月」（一七七四），又在此本最晚的批語（丁亥）之後七年，其中有很重要的追憶，使我們因此知道曹雪芹死在壬午除夕，知道《紅樓夢》所記本事確指曹家，知道原本十三回「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故事，知道八十回外此書尙有一些已成的殘稿。（看《胡適文存三集》頁五六五——六〇六；或《胡適文選》頁四二八——四七〇。）

但此本的批語裏也有極重要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考證《紅樓夢》的掌故。此本的批語有本文的雙行小字夾評，有每回卷首和卷尾的總評，有硃筆的行間夾評，有硃筆的眉批，有墨筆的眉批。墨筆的眉批簽名「鑑堂」及「綺園」，大概是後來收藏者的批語，無可供考證的材料。硃筆眉批簽名的共有四人：

脂硯　梅溪

松齋　畸笏（或作畸笏叟，亦作畸笏老人。）

畸笏批的最多，松齋有兩條，其餘二人各有一條。梅溪與松齋所批與甲戌本所錄相同。脂硯簽名的一條批在第二十四回倪二醉遇賈芸一段上：

這一節對《水滸》記楊志賣刀遇沒毛大蟲一回看，覺好看多矣。

己未冬夜　脂硯。

我從前曾說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並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親屬」。我又說，「脂硯齋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從堂弟兄，——也許是曹顒或曹頎的兒子。松齋似是他的表字，脂硯齋是他的別號。」現在我看了此本，我相信脂硯齋卽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卽是曹雪芹自己」。此本第二十二回記寶釵生日，鳳姐點戲，上有硃批云：

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寥)矣。不怨夫！(末句大概當作「寧不悲夫」！)

此下又另行批云：

前批書(似是「知」字之誤)者聊聊，(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

丁亥(一七六七)的批語凡二十六條，其中二十四條皆署名「畸笏」，此二條大概也是畸笏批的。鳳姐不識字，故點戲時須別人執筆；本回雖不曾明說是寶玉執筆，而寶玉的資格最合。所以這兩條批語使我們可以推測脂硯齋卽是《紅樓夢》的主人，也卽是他的作者曹雪芹。本書第一回本來說此書是空空道人記的，「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味？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最後十五字，各本皆無，是據甲戌本的。）甲戌本此段上有硃批云：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

此評明說雪芹是作者，而「披閱增刪」是託詞。在甲戌本裏，作者還想故意說作者是空空道人，披閱增刪者是曹雪芹，再評者另是一位脂硯齋。至庚辰寫定時，刪去「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字樣，只稱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了。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後人不知脂硯齋即是曹雪芹，又因高鶚排本全刪原評，所以刪去原題，後人又有改題「悼紅軒原本」的，殊不知脂硯齋重評本正是悼紅軒原本，如此改題正是「被作者瞞蔽了」。

「脂硯」只是那塊愛吃胭脂的頑石，其爲作者託名，本無可疑。原本有作者自己的評語和註語，我在前幾年已說過了。今見此本，更信原本有作者自加的評註。如此本第七十八回之《芙蓉女兒誄》有許多解釋文詞典故的註語：如「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下註云：

離騷：「鷙鳥之不羣兮」，又「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註：鷙特立不羣。鴆羽毒殺人。鳩多聲，有如人之多言不實。罦罬音孚拙。《詩經》：「雉罹于罦。」《爾雅》：罬謂之罦。（鈔本多誤，今校正。）

如「箝詖奴之口，討（戚本作罰。程甲乙本作討，與此本同。）豈從寬？」下註云：

《莊子》：「箝楊墨之口」。《孟子》：「詖辭知其所蔽。」

此類註語甚多，明明是作者自加的註釋。其時《紅樓夢》剛寫定，決不會已有「《紅迷》」的讀者肯費這麼大的氣力去作此種詳細的注釋所謂「脂硯齋評本」即是指那原有作者評註的底本，不是指那些有丁亥甲午評語的本子，因爲甲戌本和庚辰本都已題作「脂硯齋重評」本了。

此本使我們知道脂硯卽是雪芹，又使我們因此證明原底本有作者自加的評語，這都是此本的貢獻。此本有一處註語最可證明曹雪芹是無疑的《紅樓夢》作者。第五十二回末頁寫晴雯補裘完時，下有雙行小註云：

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

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

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所以避諱「寅」字。此註各本皆已删去，賴有此本獨存，使我們知道此書作者確是曹寅的孫子。（此註大概也是自註；因已託名脂硯齋，故註文不妨填諱字了。）

我從前曾指出《紅樓夢》十六回鳳姐談「南巡接駕」一大段卽是追憶康熙南巡時曹寅四次接駕的故事。這個假設，在甲戌本的批語上已得著一點證據了（《文存三集》五七四；或《文選》四三七——四三八）。此本的南巡接駕一段也有類似的批語：「咱們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一句旁有硃批云：

又要瞞人。

「現在江南的甄家……獨他家接駕四次」一段旁有硃批云：

點正題正文。

又批云：

眞有是事，經過見過。

這更可證實我的假設了。甄家在江南，卽是三代在南京做織造時的曹家；賈家卽是小說裏假託在京城的曹家。《紅樓夢》寫的故事的背景卽是曹家，這南巡接駕的回憶是一個鐵證，因爲當時沒有別的私家曾做過這樣的豪舉。

關於秦可卿之死，甲戌本的批語記載最明白（《文存三集》五七五——五七九；或《文選》四三九——四四二）。

此本也有松齋、梅溪兩條硃批，也有「樹倒猢猻散」一條硃批，但無「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一條總評。

此本十三回末有硃筆總評云：

> 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壬午春。

此條與甲戌本的總評正相印證。

我跋甲戌本時，曾推論雪芹未完的書稿，推得五六事：

（一）史湘雲似嫁與衞若蘭，原稿有衞若蘭射圃拾得金麒麟的故事。

（二）原稿有襲人與琪官的結局，他們後來供奉寶玉、寶釵，「得同終始」。

（三）原稿有小紅、茜雪在獄神廟的「一大回文字」。

（四）惜春的結局在「後半部」。

（五）殘稿中有「誤竊玉」一回文字。

（六）原稿有「懸崖撒手」一回的回目。

此本的批語，除甲戌本及戚本所有各條之外，還有一些新材料。二十回李嬤嬤一段有硃批云：

> 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人正文標昌（疑是「目曰」二字誤寫成「昌」字）「花襲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謄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嘆嘆。

又二十七回鳳姐要挑紅玉（小紅在甲戌本與此本皆作紅玉。）跟她去一段，上有硃批云：

> 姦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兒，後篆兒，便是卻證作者又不得可也。（有誤字）己卯冬夜。

其下又批云：

> 此係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　畸笏。

此諸條可見在遺失之殘稿裏有這些事：

（甲）茜雪與小紅在獄神廟一回有「慰寶玉」的事。

（乙）殘稿有「花襲人有始有終」一回的正文。

（丙）殘稿中有「抄沒」的事。

此外第十七八合回中妙玉一段下有長註，其上有硃批云：

> 樹（？）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

壬午季春雪芹尚生存。他所擬的「末回」有警幻的「情榜」，有十二釵及副釵，再副，三四副的芳諱。這個結局大似《水滸傳》的石碣，又似《儒林外史》的「幽榜」。這回迷失了，似乎於原書的價值無大

損失。

又第四十二回前面有總評云：

釵、玉名雖二人，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而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爲一。請看黛玉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這一條有可注意的幾點：

(一)此本之四十二回在原稿裏爲三十八回，相差三回之多。就算十七八九三回合爲一回，尙差兩回。

(二)三十八回「已過三分之一而有餘」，可見原來計畫全書只有一百回。

(三)原稿已有「黛玉死後寶釵之文字」，也失去了。

徐先生所藏這部庚辰秋定本，其可供考證的材料，大概不過如此。此本比我的甲戌本雖然稍晚，但甲戌本只剩十六回，而此本爲八十回本，只缺兩回。現今所存八十回本可以考知高鶚續書以前的《紅樓夢》原書狀况的，有正石印戚本之外，只有此本了。此本有許多地方勝於戚本。如第二十二回之末，此本尙保存原書殘闕狀態，是其最大長處。其他長處，我已說過。現在我要舉出一段很有趣的文字上的異同，使人知道此本的可貴。六十八回鳳姐初見尤二姐時，鳳姐說的一大篇演說，

在有正石印本裏有塗改的痕跡；原文是半文言的，不合鳳姐的口氣；石印本將此段演說用細線圈去，旁注白話的改本。如原文

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臥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過二爺，早行此禮，以備生育。……

塗改之後，成了這樣的白話：

怎奈二爺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在外包占人家姐妹，瞞著家裏也罷了。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卻不曾對我說。我也曾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

這種塗改是誰的手筆呢？究竟文言改成白話是戚本已有的呢？還是狄平子先生翻印時改的呢？我們現在檢查徐先生的抄本，鳳姐演說的文字完全和石印本塗去的文字一樣。而石印本改定的文字又完全和高鶚排印本一樣。這可見雪芹原本有意把這段演說寫作半文言的客套話，表示鳳姐的虛僞。高鶚續書時，覺得那不識字的鳳姐不應該說這種文謅謅的話，所以全給改成了白話。狄平子先生石印戚本時，也覺得此段戚本不如刻本的流暢，所以採用刻本來塗改戚本。但狄先生很不徹底，改了不上一葉，就不改了；所以原文鳳姐叫尤二姐做「姐姐」，石印本依刻本改爲「妹妹」；但下文不

曾照改之處，又仍依原文叫「姐姐」，凡八九處之多。這可證石印本確是用刻本來改原本的。然而若沒有此本的印證，誰能判此塗改一案呢？

我很感謝徐星署先生借給我這本子的好意。我盼望將來有人肯費點功夫，用石印戚本作底子，把這本的異文完全校記出來。

一九三三，一，二十二夜

（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三）

與周汝昌書

汝昌先生：

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第七十一期裏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鈔》的發見，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臯集》的編年次序，我很贊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誠的甲申輓詩，得敦敏的弔詩互證，大概沒有大疑問了。

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

第一：請先生不要忘了敦誠、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們稱「芹圃」，稱「曹君」，已是很客氣了。

第二：最要緊的是雪芹若生的太晚，就趕不上親見曹家繁華的時代了。

先生說是嗎？

匆匆問好。

胡適　一九四七，一，十八

（載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天津民國日報》）

附錄

曹雪芹的生平

答胡適之先生

周汝昌

適之先生：

謝謝您給我的信（原函見本刊第八十二期，本年二月二十日出版）。自問無意拋磚，不期引玉，眞是欣幸無已，可惜那封信我見到時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纔得寫信來謝您，實在抱歉之至。本來拙文不過就發現的一點材料隨手寫成，不但沒下旁參細繹的工夫，連先生的《紅樓夢攷證》都沒有機會翻閱對證一下。倒是先生的來信，却眞提起我的興趣來了。到處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東亞版的《紅樓夢》，才得仔細檢索了一回。現在不妨把我的意

思再向先生說說，也許因此竟會討論出比較接近事實的結論來，也未可知。

第一：先生提醒我說曹雪芹是「包衣」。敦敏是宗室，極卑極高，身份懸殊，宗室稱一包衣人爲「君」，又呼其字，已極客氣了。是極。此點我未想到。先生當日也有這話：「敦誠的詩的口氣，很不像是對一位老前輩的口氣。」我們的想法，差不多一樣了。但這一點只能消極的證明「雪芹並不見得不比敦敏等年長」，而不能積極的證明「雪芹定比敦敏大」，所以此點於考訂年齡實無大用。我當時本不該單舉此點，依之立說。

第二：先生說：最要緊的是如果雪芹生的太晚了，就趕不上曹家的繁華了。這一點就很有趣味。乍看似極有理，細想起來，頗值得研討一下。所謂曹家繁華若指曹寅爲織造接駕等事。那一個時期是從一六九〇到一七一三，康熙二十九至五十二年，這是曹家全盛時代，這才是眞正的繁華。但雪芹實未趕上。若指曹顒、曹頫等繼任織造，彼時雖過全盛，亦未至敗落。然而仍有可疑，曹頫卸職，是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依先生說法，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但那是根據「雪芹死於壬午除夕」而推定的；今先生已經受我的說法雪芹實死於癸未除夕，晚一年，則應重推其生年爲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這樣，雪芹至其父去職時已經十一歲了，可算是趕上了繁華。但可疑的是：

一：十一歲的少年，尤其是早熟而神慧的雪芹，生長在金陵，對這塊佳麗地印象總不該至於淡薄模糊，如何《紅樓》書中毫無一點寫江南實景的地方呢？

二：書中開頭的賈府，就在北京，所以賈雨村先是「進京」，後是「入都」。如果雪芹眞是十一歲趕上父親的卸職，後來合家才由南返北的話，這件大事和行程，如何在書中一些痕跡不可尋呢？即便是故意躲避此事，所以開頭即從在北京住寫起，而書中幾次寫人南北來往，沿路上的景物名色，如何也一些點綴沒有呢？

三、曹頫卸職後，假如曹家是當年就回了北京，雪芹即已十一歲；若略後，則比十一歲還大；及至黛玉由蘇來此，至少又是隔了些時候，或一二年，或更多。此時的雪芹或寶玉，至少十三四歲了。而冷子興當黛玉入府之前告賈雨村說，寶玉，「如今長了七八歲」。雨村入林氏家館，黛玉「年方五歲」，又「一載有餘」，到黛玉入府之年，至多七歲，故書中屢說黛玉「年紀幼小」，「年又甚小」，「年貌幼小」，帶來的「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所以人們心目之中的寶玉、黛玉，儘管是一對青年少女，實際雪芹開頭所寫卻是「小小子」和「小姑娘」。十三四歲的雪芹，和七八歲的寶玉，豈不所差太多些嗎？

關於一、二兩點，俞平伯先生《紅樓夢辨》一書裏似乎有過討論。例如所引明齋主人總評：「白門爲佳麗地，係雪芹先生舊遊處，而全無一二點染，知非金陵之事。」平伯先生也說：「《紅樓夢》之在南京，已無確實的根據，除非拉些書中花草來作證，而這些證據底效力究竟是很薄弱的。因文人涉筆，總喜風華；況江南是雪芹舊遊之地，尤不能無所懷憶。……看全書八十回涉及南方光景的，只有花草雨露等等，則中間的緣故也可以想像而得了。」他們二位的本意，是要說明「《紅樓》所寫地點非南京」，而我的看法，這些正好足以證明「雪芹實不記得江南」，所以教他無從寫起。上面第二條疑雪芹爲什麼南北沿路的景色一無所寫，這也是雪芹根本「記不得」的另一證據。花草雨露，任何文人都可以從他所讀的詩詞裏來想象模擬。如果雪芹眞在江南長到十一歲，結果只會寫一點「紅梅」、「翠竹」，雪芹就太可憐了！

關於第三點，也許先生會笑我傻，把小說當年譜看。其實平伯先生早就這樣「傻」過的。我覺得他排列年表的結果很好，同時這也是討論《紅樓》作者年代的唯一合理辦法。我如今作了一件更傻的事情，就是把《紅樓》從頭翻過一

下，凡是有關時序日期和年齡的句子，都摘錄下來，列成一個長表，纔發現此書敍時敍事的有條不紊，首尾吻合，「科學化」的程度，實在驚人！除了一二處不重要的小參差，無不若合符契。這個表不便全抄在下面，摘其要點，大體是這樣：

正文第一年——自第二回黛玉入府爲始。第一回及第二回前半是引子，共敍了前六七年之事。甄士隱夏日作夢，石頭下世，是爲寶玉初生（所以寶玉生日也正在夏日），中經甄士隱遭災，出家，賈雨村應試，作官，娶妾，生子，丟官，教書，及雨村到維揚林家後，冷子興便說寶玉長了七八歲；同年雨村到應天府，門子提英蓮，也說「隔了七八年」。

正文第五年——第十三回賈珍爲賈蓉捐官，寫履歷「年二十歲」，而冷子興前四年演說時提「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

秦氏的「樹倒猢猻散」，和鳳姐的提南巡接駕「若早生二三十年」等語，皆在本年。

正文第七年——（全書所敍最詳的一年，包括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幾佔了全書之半。）本年寶玉爲十三歲。證一，第廿三回寶玉閒吟，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證二，第廿四回寶玉問賈芸年紀，芸兒自說「十八歲了」，賈璉說寶玉「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十八歲大四五歲，非十四即十三歲，二證合看，當是十三歲。

是年寶釵十五（廿二回明敍），襲人十七八（其姨妹十七），小紅十七（廿七回明敍），鶯兒十六（卅五回明敍），王夫人五十（卅四回明敍）。

又四十九回內園內姊妹等十三人敍齒，「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異月」。

正文第九年——賈母八旬大慶，賈蘭十三歲（七十八回明敍），與第一年黛玉初到時所敍「取名賈蘭，今方五歲」正合。

到第八十回寫寶玉病好，便入了正文第十年。合起來《紅樓夢》八十回共寫了十六七年的事情。我依平伯先生的辦法，把小說的年表和歷史的年表，配合起來，便得結果如下：

一六五八	順治十五年，戊戌。	曹寅生。	
一七二四	雍正二年，甲辰。	夏，雪芹生，一歲。	（《紅樓》始）甄士隱夢。寶玉生，一歲。英蓮三歲。（寶釵二歲）
一七二五	雍正三年，乙巳。	雪芹二歲。	賈雨村中秋吟詩，進京。（黛玉生）
一七二六	雍正四年，丙午。	雪芹三歲。	元宵失英蓮，五歲。三月遭火，甄去封家。
一七二七	雍正五年，丁未。	雪芹四歲。	甄士隱出家。
一七二八	雍正六年，戊申。	雪芹五歲，曹頫卸織造職。	賈雨村娶嬌杏。
一七二九	雍正七年，己酉。	雪芹六歲。	賈雨村生子，被參，入林館，黛玉五歲。

一七三〇	雍正八年，庚戌。	雪芹七歲。	賈敏亡。冷子興演說。寶玉七八歲。黛玉入賈府，六歲。雪雁十歲，賈蘭五歲，薛母四十上下，賈蓉十六歲。
一七三一	雍正九年，辛亥。	雪芹八歲。	
一七三二	雍正十年，壬子。	雪芹九歲。	鳳姐二十，賈蓉十八，賈薔十六歲。
一七三三	雍正十一年，癸丑。	雪芹十歲。	九月賈敬壽。臘月賈瑞戲鳳姐。
一七三四	雍正十二年，甲寅。	雪芹十一歲。	賈蓉捐官，秦氏亡，「樹倒猢猻散」。鳳姐提南巡，恨不「早生二三十年」。妙玉十八歲。林如海歿，黛玉臘月始返。
一七三五	雍正十三年，乙卯。	雪芹十二歲。	忙修園，十月始齊備。
一七三六	乾隆元年，丙辰。	雪芹十三歲。	正月接元春駕，寶玉十三，寶釵十五，襲人十七八，小紅十七，鶯兒十六，王夫人五十，劉老老七十五，賈芸十八。
一七三七	乾隆二年，丁巳。	雪芹十四歲。	柳五兒十六，秋桐十七。

一七三八	乾隆三年，戊午。	雪芹十五歲。	八月初三日賈母八旬大慶（七十九或八十歲）。尤氏將四十歲，賈蘭十三歲，夏金桂十七歲。
一七三九	乾隆四年，己未。	雪芹十六歲。	寶玉病起。（八十回末，《紅樓》止此。）
一七四五	乾隆十年，乙丑。	雪芹二十二歲，始草《紅樓》。（？）（見下條）	
一七五四	乾隆十九年，甲戌。	雪芹三十一歲，脂硯齋重評本《紅樓》。（第一回云：悼紅軒披閱十載。又云：半生潦倒之罪。半生即三十歲。）疑第一回引言皆此年所修改添加。	
一七六(三)四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除夕雪芹卒，年四十。	
一七六七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春，脂硯齋抄本頁十批。	
一七七四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八月，脂硯齋硃批。	
一七九二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程本百二十回《紅樓》。	

案此表與俞平伯先生年表，雖有相合處，但根本上是不同的。不同之處是，平伯先生仍以舊說雪芹生於一七一九為準，又假定立一標準鳳姐說「早生二三十年」一語，時為一七三二年時寶玉十三歲，由此作出發點，再配合起來。平伯先生又以為此時書中寶玉也正是十三歲（舉第二十三回語為證），認為恰合。但依我的尋繹，這些事不在一年，

當中相隔一載，前後是三年的話了。鳳姐說此話時，寶玉實只十一歲。我的出發點是以雪芹生年和書中寶玉生年相配，從頭推起，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推至一七三六，眞雪芹與寶玉同爲十三歲。

二：一七三四，鳳姐聞「樹倒猢猻散」一語，脂批一條提到，云已三十五年；後推三十五年，爲一七六八。脂批另一條注明爲丁亥，一七六七，二者相差僅一年。

三：康熙六次南巡在一七〇七，下距一七三四鳳姐說「早生二三十年」時二十七年，與平伯先生的假定一七三二差二年。

四：一七三八，賈母八旬大慶；曹寅生於一六五八，到此該是八十一歲。而習俗亦多在整旬前一年預祝大慶，則賈母是年也可能是七十九歲。如是小於丈夫一兩歲，很合實際情理。此與平伯先生年表列於一七三七者僅差一年。若依先生的意思，雪芹四十五歲，當生於一七一八。重新挪動年表上下二層的配合，自然不成問題，只是發生了下邊幾點疑問：

一：依次遞推，《紅樓》裏最熱鬧的第七年落到一七三〇，曹頫卸職的後二年，正煩惱，或正搬家北來，是時雪芹已十三，該都記得，不應將最熱鬧的一年配合到本年上，換言之，不致將本年寫爲興致最豪的一年。我的意思是說，卸職劇變，落到書中正文中間，很成障礙。

二：鳳姐「早生二三十年」的話，落到一七二八，上距康熙六次南巡二十一年，鳳姐本年約當二十二歲，所以不致用着早生二三十年，只十年便够了。平伯先生折中假定鳳姐說此話時爲一七三二，與一七二八相差四年。

三：「樹倒猢猻散」一語，亦落在一七二八。除非脂批「屈指三十五年」的話是一七五四甲戌，脂硯齋抄《石頭記》的後八年所加，才能相合。若該評語係與另條同爲一七六七丁亥春，或一七七四甲午八月所加，則前後便不相及。因自一七二八下推三十五年僅爲一七六二，一七六二距一七六七，尙有五年也。

四：賈母大慶落到一七三二，年七十九，或八十。然曹寅一六五八生，至此不過七十五歲。妻大於夫四五歲之多，雖非不可能，終爲罕例。平伯先生列此事於一七三七，爲最早可能，與此相差五年。

以上所舉，並非絕對不可能，只是綜合起來看，我還是覺得以我的年表爲比較合適些。最可注意的是依先生所推，總嫌早了四五年。這「四五年」正針對着先生憑空裏虛算出的四十五歲的那個「五歲」！

至於曹家的繁華，我以爲雪芹確實未曾趕上。只看他一開頭便寫賈府在北京，便寫榮寧二府的「蕭索」，「衰敗」，和「內囊」的拮据，也便不難消息。書中所敍，一半是冷子興所謂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半是雪芹筆下的烘染，所以我們看起來便誤認是曹家的眞繁華熱鬧了。曹家在江南的往事，雪芹能從老人口中不時聽到提念講說，自然有所憧憬，然而他實是未見過。所以八十回書，一些江南的眞事寫不出。所謂江南，揚州，金陵，秦淮，對於他始終只是個模糊的「殘夢」而已。先生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裏說：「我因此疑心雪芹，本意要寫金陵，但他北歸已久，雖然『秦淮殘夢憶繁華』，却已模糊記不淸了，故不能不用北京作背景，故賈家在北京，而甄家始終在江南。」又說：「賈妃本無其人，省親本無其事，大觀園也不過是雪芹的『秦淮殘夢』的一境而已。」這實在是極高明正確的見解。先生既一面承認雪芹記不淸江南，爲何又一面堅持非使雪芹趕上他家的繁華不可呢？我在上次文裏所說「《紅樓夢》所寫乃是當日雪芹家在金陵時盛況無疑」等語，則因舊有的籠統錯誤觀念一時難除，又未能細考而即妄說，實是大錯，現在亟

應聲明撤銷！依我的年表，曹頫卸職，雪芹五歲，就無怪他記不得江南是個什麼樣了。

結論是，依敦誠的「四十年華」推雪芹生於一七二四，有根據，配入年譜，合的多，抵牾的少。先生假定雪芹活到四十五歲，生年當一七一八，缺少根據，配入年表，有齟齬。如果只因怕雪芹生之過晚不及見曹家繁華，便多說五歲，而不願改動他的歲數，恐怕也未必便與事實恰合。希望先生再加推斷，庶幾可以共同尋得一個比較可靠的定讞出來。

匆匆草此，謬誤自所難免，希匡正是感。

周汝昌敬上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於燕京大學

（載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天津民國日報》）

脂硯齋評本《石頭記》題記（三則）

一

現在的八十四回《石頭記》，共有三本，一爲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本，一爲徐星署藏的八十四回鈔本（我有長跋），一爲我收藏的劉銓福家舊藏殘本十六回（我也有長跋）。三本之中，我這本殘本爲最早寫本，故最近於雪芹原稿，最可寶貴。今年周汝昌君（燕京大學學生）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鈔了一個副本。我盼望這個殘本將來能有影印流傳的機會。

胡適　一九四八、十二、一

二

我得此本在一九二七年，次年二月我寫長跋，詳考此本的重要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寫長跋，改定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缺六四、六七回，又二十二回不全）脂硯齋四閱評本。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偶然在《清進士題名錄》發見德清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三甲廿三名進士，這就提高戚本的價值了。

胡適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夜（在紐約）

三

王際眞先生指出，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裏已引餘姚《戚氏家譜》說蓼生是三十四年進士，與《題名錄》相合。

胡適　一九五〇、一、廿二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册）

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與臧啓芳書）

哲先生：

前承先生賜寄《反攻》卅七、八期，特別要我注意潘夏先生的《紅樓夢》一文。我已讀過這文章，但不能贊同潘君的論點。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還是我在三十年前「猜笨迷」的方法。明明是「喫胭脂」，潘君偏要解作「玉璽印上朱泥」；明明是「襲人」，偏要拆字作「龍衣人」；明明是「寶釵」，偏要說是「釵於文爲叉金」！

這種方法全是穿鑿附會，專尋一些瑣碎枝節來湊合一個人心裏的成見。凡不合於這個成見的，都撇開不問！試問「襲人」可拆作「龍衣人」了，還有那許許多多的女孩兒的名字，又怎麼解法？又試看作者潘君引《三國志·孫堅傳》注引的傳國璽一段之後，接着說：

我們試一比較，「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裴注引）不是「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紅樓夢》語）的簡寫嗎？

這一句話最可以表示「穿鑿附會」的方法的自欺欺人。請問世間可有「雀卵」大到「方圓四寸」的嗎？試問一個嬰兒初生時嘴裏能啣「方圓四寸」的東西嗎？

潘君此文完全不接受我三十年前指出的「作者自敍」的歷史看法。魯迅曾指出「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敍，與本書開篇契合，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確定此論點之法，全靠歷史考證方法，必須先考得雪芹一家自曹璽、曹寅至曹顒、曹頫，祖孫四代四個人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織造；必須考得康熙六次南巡，曹家當了「四次接駕的差」；必須考定曹家從極繁華富貴的地位，敗到樹倒猢猻散的情況，——必須先作這種種傳記的考證，然後可以確定這個「作者自敍」的平凡而合情理的說法。

我在做這種歷史的、傳記的考證之外，還指出《紅樓夢》的絕大的版本問題。潘君全不相信我們辛苦證明的《紅樓夢》版本之學，所以他可以隨便引用高鶚續作的八十八回、九十八回、百廿回，同原本八十回毫不加區別。這又是成見蔽人了。

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謎的「紅學」！

潘君此文，只有他引用八十回本的第六十三回說芳官改男粧，改名字一長段，今本都删了，這是向來無人注意的，可算是潘君一個貢獻。但他的解釋正是恰得其反。此一大段明明是一個旗人作

者頌揚滿淸帝室的威德，而潘君反說這是「站在漢人立場，大罵異族」！成見蔽人如此，討論有何結果？

總而言之，我們用歷史考證方法來考證舊小說，若不能說服「索隱式的紅學」，我們只能自己感到慚愧，決不被希望多寫一封信可以使某人心服的。

方法不同，訓練不同，討論是無益的。我在當年，就感覺蔡孑民先生的雅量，終不肯完全拋棄他的索隱式的紅學。現在我也快滿六十歲了，更知道人們的成見是不容易消除的。

匆匆寫這幾頁，略答先生的雅意，並祝先生康健平安！

胡適　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册）

治學方法（節錄）

第一講：引言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在臺灣大學講）

……………我預備講三次：第一次講治學方法的引論，第二次講方法的自覺，第三次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

今天我想隨便談談治學的方法。我個人的看法，無論什麼科學——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等——分析起來，都只有一個治學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麼是做研究呢？就是說，凡是要去研究一個問題，都是因爲有困難問題發生，要等我們去解決它；所以做研究的時候，不是懸空的研

究。所有的學問，研究的動機和目標是一樣的。研究的動機，總是因爲發生困難，有一個問題，從前沒有看到，現在看到了，從前覺得沒有解決的必要，現在覺得有解決的必要的。凡是做學問，做研究，眞正的動機都是求某種問題某種困難的解決；所以動機是困難，而目的是解決困難。這幷不是我一個人的說法，凡是有做學問做研究經驗的人，都承認這個說法。眞正說起來，做學問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問題的解決。所有的學問，做研究的動機是一樣的，目標是一樣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樣的。不但是現在如此；我們研究西方的科學思想、科學發展的歷史，再看看中國二千五百年來凡是合于科學方法的種種思想家的歷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學問做研究上有成績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樣的。古今中外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爲什麽是一樣呢？就是因爲做學問做研究的動機和目標是一樣的。從一個動機到一個目標，從發現困難到解決困難，當中有一個過程，就是所謂方法。從發現困難那一天起，到解決困難爲止，當中這一個過程，可能很長，也可能很短。有的時候要幾十年，幾百年才能够解決一個問題；有的時候只要一個鐘頭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方法。

剛才我說方法是一樣的，方法是甚麽呢？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現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來關于方法的文章裏面，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講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

那兩句話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要大膽的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所以小心的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證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更重要。這十個字是我二三十年來見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們說的。有的時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總希望我的學生們能够了解。今天講治學方法引論，可以說就是要說明什麼叫做假設；什麼叫做大膽的假設；怎麼樣證明或者否證假設。

剛才我說過，治學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個困難。無論是化學、地質學、生物學、社會科學上的一個問題，都是一個困難。當困難出來的時候，本于個人的知識、學問，就不知不覺地提出假設，假定有某幾種可以解決的方案。比方諸位在臺灣這幾年看見雜志上有討論《紅樓夢》的文章，就是所謂紅學，到底《紅樓夢》有什麼可以研究呢？《紅樓夢》發生了什麼問題呢？普通人看《紅樓夢》裏面的人物，都是不發生問題的，但是有某些讀者却感覺到《紅樓夢》發生了問題：《紅樓夢》究竟是什麼意思？當時寫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的故事有沒有背景？有沒有「微言大義」在裏面？寫了一部七八十萬字的書來講賈家的故事，講一個紈袴子弟賈寶玉同許多漂亮的丫頭，漂亮的姊妹親戚們的事情，有什麼意義沒有？這是一個問題。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當然你有一個假設，他也有一個假設。

在二三十年前，我寫《紅樓夢考證》的時候，有許多關于《紅樓夢》引起的問題的假設的解决方

案。有一種是說《紅樓夢》含有種族思想，書中的人物都是影射當時滿洲的官員，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時候歷史上一個有名的男人；薛寶釵、王鳳姐和那些丫頭們都是暗指歷史上的人物。還有一種假設說賈寶玉是指一個滿洲宰相明珠的兒子叫做納蘭性德——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學家——那些丫頭、姐妹親戚們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裏的一班文人淸客；把書中漂亮的小姐們如林黛玉、薛寶釵、王鳳姐、史湘雲等人都改裝過來化女爲男。我認爲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裝變姓的說法。

後來我也提出一個假設。我的假設是很平常的。《紅樓夢》這本書，從頭一回起，作者就說這是我的自傳，是我親自所看見的事體。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曹雪芹是什麼人呢？他的父親叫曹頫，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個人做江寧織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謂寧國府、榮國府，不是別的，就是指他們祖父、父親、兩個兒子，三代四個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寧織造的故事。書中說到「皇帝南巡的時候，我們家裏接駕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傾家蕩產的；這些事在當時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雖然將眞事隱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後來傾家蕩產做了文丐，成了叫化子的時候，還是讀書喝酒，跟書中的賈寶玉一樣。這是一個假設；我舉出來作一個例子。

要解決「《紅樓夢》有什麼用意」這個問題，當然就有許多假設。提出問題求解決，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這些假設是否能够得到證明。凡是解決一個困難的時候，一定要有證明。我們看這些假設，有的說這本書是罵滿洲人的，是滿洲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漢人含有民族隱痛，寫出了來罵滿洲人的。有的說是寫一個當時的大戶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兒子納蘭性德的事。有的說是寫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設呢？我認爲這部書不是談種族的仇恨，也不是講康熙時候的事。都不是的！從事實上照極平常的做學問的方法，我提出一個很平常的假設，就是《紅樓夢》這本書的作者在開頭時說的，他是在說老實話，把他所看見的可愛的女孩子們描寫出來，所以書中描寫的人物可以把個性充分表現出來。方才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就是這種假設。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設只够得上小膽的假設罷了！

凡是做學問，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應當這樣。譬如在化學實驗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給你一盒東西，對于這盒東西你先要做幾個假設，假設某種顏色的東西是什麼，然後再到火上燒燒看看，試驗管發生了什麼變化：這都是問題。這與《紅樓夢》的解釋一樣的有問題；做學問的方法是一樣的。我們的經驗，我們的學問，是給我們一點知識以供我們提出各種假設的。所以「大膽的假設」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設。因爲人人的學問，人人的知識不同，我們當然要容許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假設。一切知識，一切學問是干什麼用的呢？爲什麼你們在學校的這幾年中有許多必修與選修的學科？

都是給你們用；就是使你在某種問題發生的時候，腦背後就這邊涌上一個假設，那邊涌上一個假設。做學問，上課，一切求知識的事情，一切經驗——從小到現在的經驗，所有學校裏的功課與課外的學問，爲的都是供給你種種假設的來源，使你在問題發生時有假設的材料。如果遇上一個問題，手足無措，那就是學問、知識、經驗不能應用，所以看到一個問題發生，就沒有法子解決。這就是學問知識裏面不能够供給你一些活的材料，以爲你做解決問題的假設之用。

單是假設是不够的，因爲假設可以有許多。譬如《紅樓夢》這一部小說，就引起了這麼多假設。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謂「小心的求證」。在眞正求證之先，假設一定要仔細選擇選擇。這許多假設，就是假定的解決方法，看那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是比較近情理一點，比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那個開始發生的那個困難問題。譬如：《紅樓夢》是講的什麼？有什麼意思沒有？有這麼多的假定的解釋來了，在挑選的時候先要看那一個假定的解釋比較能幫助你解決問題，然後說：對于這一個問題，我認爲我的假設是比較能够滿意解决的。譬如我的關于《紅樓夢》的假設，曹雪芹寫的是曹家的傳記，是曹雪芹所看見的事實。賈母就是曹母，賈母以下的丫頭們也都是他所看見的眞實人物。當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這一個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最要緊的是要求證。我能够證實它，我的假設才站得住；不能證實，它就站不住。求證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實是不是可以幫助你解決那個問題。要知道《紅樓夢》在講什麼，就要做《紅樓夢》的考證。現在我可以

跟諸位做一個坦白的自白。我在做《紅樓夢》考證那三十年中，曾經寫了十幾篇關于小說的考證，如《水滸傳》、《儒林外史》、《三國演義》、《西遊記》、《老殘遊記》、《三俠五義》等書的考證。而我費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講怕老婆的故事的書，叫做《醒世姻緣》，約有一百萬字。我整整化了五年工夫，做了五萬字的考證。也許有人要問，胡適這個人是不是發了瘋呢？天下可做學問很多，而且是學農的，為什麼不做一點物理化學有關科學方面的學問呢？為什麼花多少年的工夫來考證《紅樓夢》、《醒世姻緣》呢？我現在做一個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來提倡一種科學的治學方法。我所有的小說考證，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來講做學問的方法的。譬如講《紅樓夢》，至少我對于研究《紅樓夢》問題，我對它的態度的謹嚴，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樣的。我對于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我拿《水滸傳》、《醒世姻緣》、《水經注》等書做學問的材料。拿一種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關漏稅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覺的養成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

假設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駭人聽聞的假設也無妨。假說是愈大膽愈好。但是提出一個假設，要想法子證實它。因此我們有了大膽的假設以後，還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證。比如我考證《紅樓夢》的時候，我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我找到許多材料。我已經印出的本子，是已經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紅樓夢》以外有沒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時代的人有沒

有什麼關于他的著作？他的父親、叔父們有沒有什麼關于他的記載？關于他一家四代五個人，尤其是關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時候的地位？家裏有多少錢，多麼闊？是不是眞正不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這些有關的證據都想法找了來，加以詳密的分析，結果才得到一個比較認爲滿意的假設，認定曹雪芹寫《紅樓夢》，并不是什麼微言大義，只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傳——曹家的歷史。我得到這一家四代五個人的歷史，就可以幫助說明。當然，我的假設并不是說就完全正確；但至少可以在這裏證明「小心求證」這個工夫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再舉一個例來說明。方才我說的先是發生問題，然後是解決問題。要眞正證明一個東西，才做研究。要假設一個比較最能滿意的假設，來解決當初引起的問題。譬如方才說的《紅樓夢》，是比較復雜的。但是我認爲經過這一番的研究，經過這一番材料的收集，經過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統的方法來表現出來，敍述出來，我認爲我這個假設在許多假設當中，比較最能滿意的解答「《紅樓夢》說的是什麼？有什麼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說，恐怕是諸位沒有看過的，叫做《醒世姻緣》，差不多有一百萬字，比《紅樓夢》還長，可以說是中國舊小說中最長的。這部書講一個怕老婆的故事。他討了一個最可怕的太太。這位太太用種種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對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見就生氣；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裏的紅炭從她丈夫的官服圓領口倒了進去，幾乎把他燒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

六百下，也幾乎打死他。把這樣一個怕老婆的故事敘述了一百萬字以上，結果還是沒有辦法解脫。爲什麼呢？說這是前世的姻緣。書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寫前世的事。後半部是講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這世的虐待者。婚姻問題是前世的姻緣，沒有法子解脫的。想解脫也解脫不了。結果只能唸經做好事。在現代摩登時代的眼光看，這是一個很迷信的故事。但是這部書是了不得的。用一種山東淄川的土話描寫當時的人物是有一種詼諧的風趣的；描寫荒年的情形更是歷歷如繪。這可以說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小說。我就提倡把這部書用新的標點符號標點出來，同書局商量翻印。寫這本書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麼人呢？于是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假設可以說是大膽的。（方才說的，我對于《紅樓夢》的假設，可以說是小膽的假設。）我認爲這部書就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寫的。我這個假設有什麼證據呢？爲什麼引起我作這種假設呢？這個假設從那裏來的呢？平常的經驗、知識、學問，都是給我們假設用的。我的證據是在《聊齋志異》上一篇題名《江城》的小說。這個故事的內容結構與《醒世姻緣》一樣。不過《江城》是一個文言的短篇小說；《醒世姻緣》是白話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所描寫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爲他前世曾經殺過一個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轉變爲一個女人做他的太太，變得很兇狠可怕。《聊齋志異》裏面的短篇《江城》所描寫的，也是因爲男主角殺過一個長生鼠，長生鼠也就轉世變爲女人來做他的太太，以報復前世的寃仇。這兩個故事的結構太一樣了，又同時出在山東淄川，

所以我就假設西周生就是蒲松齡。我又用語言學的方法，把書裏面許多方言找出來。運氣很好，正巧那幾年國內發現了蒲松齡的幾部白話戲曲，尤其是長篇的戲曲，當中有一篇是將《江城》的故事編成寫白話戲曲的。我將這部戲曲裏的方言找出來，和《醒世姻緣》裏面的方言詳細比較，有許多特別的字集成爲一個字典，最後就證明《醒世姻緣》和《江城》的白話戲曲的作者是同一個小區域裏的人。再用別的方法來證明那個時代的荒年；後來從歷史的記載裏得到同樣的結果。考證完了以後，就有書店來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爲想更確實一點，要書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五年才印出來。當時傅先生很高興——因爲他是作者的同鄉，都是山東人。我舉這一個例，就是說明要大膽的假設，而單只假設還是不够的。後來我有一個在廣西桂縣的學生來了封信，告訴我說，這個話不但你說，從前已經有人說過了。乾隆時代的鮑廷博，他說留仙（蒲松齡）除了《聊齋志異》以外，還有一部《醒世姻緣》。因鮑廷博是刻書的，曾刻行《聊齋志異》，他說的話值得注意。我經過幾年的間接證明，現在至少有個直接的方法幫助我證明了。

我所以舉這些例，把這些小說當成待解決的問題看，目的不過是要拿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來灌輸介紹一種做學問的方法。這個方法的要點，就是方才我說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如果一個有知識有學問有經驗的人遇到一個問題，當然要提出假設，假定的解決方法。最要緊的是還要經過一番小心的證實，或者否證它。如果你認爲證據不充份，就寧肯懸而不決，不去下判

斷，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證很重要。

時間很短促，最後我要引用臺大故校長傅先生的一句口號，來結束這次講演。他這句口號是在民國十七年開辦歷史語言研究所時的兩句名言，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這兩句話前一句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一句，後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長已經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濟之先生却還大為宣傳這個口號，可見這的確是我們治學的人應該注意的。假設人人能提，最要緊的是能小心的求證；為了要小心的求證，就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今天講的很淺近，尤其是在座有許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還請他們多多指教。

（全略）

第二講：方法的自覺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在臺灣大學講）

第三講：方法與材料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在臺灣大學講）

……………

我在開始講「治學方法」第一講的時候，因爲在一廣場中，到的人數很多，沒有黑板，沒有粉筆，所以祇能講一些淺顯的小說考證材料。有些人認爲我所舉的例太不重要了。不過今天我還要和諸位說一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爲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祇拿找材料做標準來批評，我二十幾年來以科學的方法考證舊小說，也替中國文學史上擴充了無數的新證據。

我的第一個考證是《水滸傳》。大家都知道《水滸傳》是七十一回，從張天師開始到盧俊義做夢爲止。但是我研究中國小說，覺得可以分爲兩大類。像《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是第一類，是創造的小說。另一類是演變的小說；從小的故事慢慢經過很長時期演變擴大成爲整部小說：像《水滸傳》、

《西遊記》、《隋唐演義》、《封神榜》等這一類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滸傳》，發現是從《宣和遺事》這一本很小的小說經過很長的時期演變而來。在演變當中，《水滸傳》不但有七十一回的，還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聖嘆的時候，他以文學的眼光，認爲這是太長了；他是一個創子手，又有文學的天才，就拿起刀來把後面的割掉了，還造出了一個說法，說他得到了一個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幷且說《水滸傳》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天下的文章沒有比《水滸》更好的。這是文學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學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滸》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假的序，因此，金聖嘆的《水滸》，打倒一切的《水滸》。我這個說法，那時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後來我將我的見解，寫成文章發表。發表以後，有日本方面做學問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後來我在無意中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臺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爲我的研究《水滸傳》，總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會上注意到了，于是材料都出來了。這就是一種新材料的發現，也就是二十多年來因我的提倡考證而發現的新材料。

關于《紅樓夢》，也有同樣情形。因爲我提倡用新的觀點考證《紅樓夢》，結果我發現了兩種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爲這個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說《紅樓夢》最初祇有八十回，後面的四十回是一個叫做高鶚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是從賣糖的擔子中發現了古本。我因爲對于這個解釋不能滿意，總想找新的材料證明是

非，結果我發現了兩部沒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現在印行出來的八十回本。

因爲考證《紅樓夢》的關係，許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現了。此外，還有許多關于曹雪芹一家的傳記材料。最後又發現脂硯齋的評本《紅樓夢》；雖然不完全，但的確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現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後來故宮博物院開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張抽屜裏發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張秘密奏摺。這個奏摺說明當時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親、叔父三代四個人繼續不斷在南京做江寧織造五十年，并且兼兩淮鹽運使。這是當時最肥的缺。爲什麼皇帝把這個全國最肥的缺給他呢？因爲他是皇帝的間諜，是政治特務；他替皇帝偵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監視他們回家以後做些什麼事，并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隨時報告皇帝。一個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晉京朝聖，起程的頭一天，江蘇下雪或下雨；他把這個天氣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傳達給皇帝。等到那個總督或巡撫到京朝見時，皇帝就問他「你起程的頭一天江蘇是下雪嗎」？這個總督或巡撫聽到皇帝的這個問話，當然知道皇帝對于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謹愼做事了。

我所以舉《紅樓夢》的研究爲例；是說明如果沒有這些新的材料，我們的考證就沒有成績。我研究這部書，因爲所用的方法比較謹嚴，比較肯去上天下地動手動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個最早的脂硯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個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無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幾代的傳記材料。因爲有這些新材料，所以我們的研究才能有點成績。但是亦因

為研究，我們得以擴張材料；這一點是我們可以安慰自己的。

……………

（收入《胡適言論集》甲編）

與程靖宇書〔一〕

靖宇兄：

謝謝你寄給我的《紅樓夢新證》。我昨晚匆匆讀完了，覺得此書很好。我想請你代我買三、四册寄來，以便分送國內外的「紅學」朋友。計價若干，千萬請你告知，當寄奉。

你近來好嗎？

匆匆道謝，敬問平安

胡適　三月七日

（見程靖宇《胡適之校長書信一束》，載《大成》第二十八期。）

〔一〕編者按：此信未記年份，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暫繫于一九五四年。

《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眞迹》序（節錄）

陶君貞白收藏明清兩代名人的手札很多，今年他請臺北臺中的學人幫助他挑出一百位名人的書札眞蹟，影印流傳，我很贊成這件事，所以寫幾句話作個小序。

信札是傳記的原料，傳記是歷史的來源。故保存古人信札的墨蹟，其功用卽是爲史家保存最可靠的史料。

…………

一切手札墨蹟都有幫助考證史料的功用。我在二十多年前曾買到劉子重（銓福）收藏的《脂硯齋評紅樓夢》十六回，有他的印章，又有他的三個短跋，現在我看了陶君收藏的兩大册劉子重的短簡眞蹟，看了他的許多印章，證實了他的字蹟，我更相信我的《紅樓夢》殘鈔本確是他手藏手跋的本子了。

舊日石刻木刻的古人尺牘眞蹟，也有幫助考證稿本鈔本眞僞的功用，何況今日有照相影印的新

法，古人的墨蹟可以永遠保留眞面目，後來的史家可以利用眞蹟、影本做考定史料的工具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胡適

（見《明淸名賢百家書札眞迹》）

俞平伯的《紅樓夢辨》

林語堂先生從哥大圖書館借出一本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原版，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四月出版的，紙張已破爛到不可手觸的狀態了，所以哥大圖書館已不許出借，語堂托了館裏職員代他借得。

三十多年沒看見這本書了，今天見了頗感覺興趣。有一些記錄，在當年不覺得有何特別意義，在三十多年後就很有歷史意味了。

如顧頡剛序中說《紅樓夢辨》的歷史，從我的《紅樓夢攷證》的初稿（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寫成之後，那時候北京國立學校正爲了索薪罷課，頡剛有工夫常到京師圖書館去替我查書。

平伯向來歡喜讀《紅樓夢》，……常到我的寓裏探詢我們找到的材料。……我同居的潘介泉是熟讀《紅樓夢》的人，我們有什麽不曉得的地方，問了他，他總可以回答出來。我南旋的前幾天，平伯、介泉和我到華樂園去看戲。我們到了園中，只管翻看《楝亭詩集》，雜講《紅樓夢》，幾乎不曾看戲。……

頡剛記平伯給他的第一封信是在四月廿七日，那時頡剛已回南。

從此以後，我們一星期必作一長信，適之先生和我也常常通信。……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但我和平伯都沒找着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平伯來信屢屢對于高鶚不得曹雪芹原意之處痛加攻擊。我因爲受了閻若璩辨《古文尚書》的暗示，專想尋出高鶚續作的根據，看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如何聯絡。我的結論是：高氏續作之先，曾對於本文用過一番功夫，因誤會而弄錯固是不免，但他决不敢自出主張，變換曹雪芹的意思。

平伯……很反對我，說我做高鶚的辨護士。他到後來說：

弟不敢菲薄蘭墅，却認定他與雪芹的性格差得太遠了，不適宜於續《紅樓夢》。（六月十八日）後來他又說：

我向來對於蘭墅深致不滿，對於他假傳聖旨這一點尤不滿意。現在却不然了。那些社會上的糊塗蟲，非拿「原書」、「孤本」這類鬼話嚇他們一下不可。不然，他們正發了「團圓」迷，高君所補不够他們的一駡呢！（八月八日）

這都是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的事。頡剛說，他們（可能我在內）的信稿，不到四個月，已經裝釘成好幾本。

我的《紅樓夢攷證》初稿的年月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三月廿七。我的《攷證》（改定稿）是同年十一月十二寫定的。平伯、頡剛的討論，——實在是他們和我三個人的討論，——曾使我得到很多好

處。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益處是我在初稿裏頗相信程偉元活字本序裏「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一句話，我曾推想當時各種鈔本之中大概有些是有後四十回的目錄的，我在「改定稿」裏就「很有點懷疑了」，並且引了平伯舉出的三個理由來證明後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作的。平伯的三個理由：(一)和第一回自敍的話不合，(二)湘雲的丟開，(三)不合作文時的程序。我接着指出小紅，香菱，鳳姐三人在後四十回裏的地位與結局似乎都不是雪芹的原意。

頡剛序文裏提到「去年(一九二一)二月，蔡孑民先生發表他對于《紅樓夢攷證》的答辨」。此指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我竟不記得此序出版的年月了。我的答覆的年月是十一年(一九二二)五月十日。

頡剛序中說到：

平伯看見了(蔡先生)這篇，就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回駁的文字，同時他寄我一信，告我一點大概，並希望我和他合做《紅樓夢》的辨證，就把當時的通信整理成爲一部書。……

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於四月中從杭州來(蘇州)看我。……我……勸他獨力擔任這事。……夏初平伯到美國去，在上海候船，……那時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與我代覓鈔寫的人，並切囑我代他校勘。……(後來)平伯又因病回國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請他自校。

頡剛的序的年月是一九二三，三月五日。平伯自己的「引論」題着「一九二二，七，八」。全書出版的年月是十二年(一九二三)四月。

頡剛序中末節表示三個願望。其第一段最可以表示當時一輩學人對于我的《紅樓夢攷證》的「研究的方法」的態度：

……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麽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攷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我們特別聰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從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於實際的材料而注重於猜度力的敏銳，所以他們專喜歡用冥想去求解釋。……

我們處處把(用？)實際的材料做前導，雖是知道的事實很不完備，但這些事實總是極確實的，別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爲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爲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眞不知便宜了多少。……

頡剛此段實在說的不清楚，但最可以表示當時我的「徒弟們」對于「研究方法改過來了」這一件事實，確曾感覺很大的興奮。頡剛在此一段說到「正確的科學方法」，他在下一段又說到「希望大家……(讀這部《紅樓夢辨》)而能感受到一點學問氣息，知道小說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異同，版本的先後，

都是可以仔細研究的東西，無形之中養成了他的歷史觀念和科學方法。……」他在序文前半又曾提到他們想「合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月刊，內容分論文，通信，遺著叢刊，板本校勘記等。論文與通信又分兩類：（一）用歷史的方法做考證的，（二）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的。他（平伯）願意把許多《紅樓夢》的本子聚集攏來校勘，以爲校勘的結果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新見解。……」

平伯此書的最精采的部分都可以說是從本子的校勘上得來的結果。

一九五七，七，廿三夜半。記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志。　適之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中冊）

答潘愨書

君實先生：

謝謝你送我《鐘錶淺說》一本，我讀了很感興趣，還增加了不少知識。

你在鐘錶小史裏提到《紅樓夢》裏提及鐘錶的地方，我可以給你加一條「脂硯齋評本」的小考據。五十二回(你已提到了此一回)寫晴雯補裘完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脂硯齋本有小注云：

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

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所以說「避諱」。(此條是依據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聽說你的病已大有進步，今天看見你的題字，我很高興。我此時不敢來看你，怕勞動你。匆匆草短信道謝，並祝多多保重。

胡適敬上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册)

《石頭記》一材料〔一〕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末頁寫晴雯補裘完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

此下有雙行批語：

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

子正初刻
12
1
2 丑正初刻
3
4 寅正初刻
5
6 卯正初刻
7
辰 8
9
巳 10
11
午正初刻

〔一〕編者按：此信日期不詳，因與《答潘懋書》內容相似，姑列於此。

曹寅是雪芹的祖父，故避諱如此。

適之

（收入《胡適給趙元任的信》）

與王夢鷗書

夢鷗先生：

承先生送我一部庚辰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分感謝。

此書正是我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校閱過並且寫了幾千字長跋的原書。（此跋原收在《胡適論學近著》裏，今收在《胡適文存》第四集裏。如先生無此跋，當奉贈第四集備考，乞示知。）

此書原在徐星署家，王克敏代為借出給我看。後來此書就歸王克敏了。王克敏的藏書後來都歸燕京大學。中共取消了燕大，把北大搬到燕大去，所以此書現藏在北大圖書館了。但各書首葉還有「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印章。前年我在林語堂先生家中看見這部影印本，就想托人買一部，但至今還沒有買。今天收到先生分贈的一部，我高興極了，所以趕寫了這封信道謝。

卷頭所附「曹雪芹小像」，眞是荒謬之至。此人號雪芹，又號雪琴，但不姓曹！他是一位翰林前輩，是南書房的師傅，故原軸有皇八子的題詠，有陳勾山、錢辛楣諸名士的題詠。

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指給原收藏人李祖翰看，指出此人決非曹雪芹。但我當時沒有把此軸原有的題詠鈔存。不料二十年來收藏的人把原軸上可供考證的題詠都拆去了，重新裱裝「曹雪芹小像」！研究《紅樓夢》的人都信以爲眞。（包括周汝昌、吳恩裕諸人！）

匆匆道謝，敬祝

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八册）

找書的快樂（節錄）〔一〕

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是一個愛讀書，能夠用書的書生，自己買書的時候，總是先買工具書，然後才買本行書，換一行時，就得另外買一種書。今年我六十九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門？是中國哲學呢？還是中國思想史？抑或是中國文學史？或者是中國小說史？《水經注》？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禪宗史？我所說的「本行」，其實就是我的興趣，興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書了。十一年前我離開北平時，已經有一百箱的書，大約有一、二萬册。離開北平以前的幾小時，我曾經暗想着：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麼多的書，捨棄了太可惜，帶吧，因爲坐飛機又帶不了。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並且在那一、二萬册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爲對一、二萬册書的紀念，這一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四本只有十六回，這四本《紅樓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幾十年的書，到末了只帶了四本，等於當兵繳了械，我也變成一個沒有棍子，沒有猴子的變把戲

〔一〕編者按：本篇爲胡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臺灣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上所作演講。

的叫化子。

這十一年來，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書，加上歷年來自己新買的書，又把我現在住的地方堆滿了，但是這都是些不相干的書，自己本行的書一本也沒有。找資料還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如臺灣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救急。

找書有甘苦，眞僞費推敲

我這個用書的舊書生，一生找書的快樂固然有，但是，找不到書的苦處也嘗到過。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七月，我開始寫《水滸傳考證》的時候，參考的材料只有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征四寇》及《水滸後傳》等，至於《水滸傳》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還都沒有看到。等我的《水滸傳考證》問世的時候，日本才發現《水滸》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時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據工作，沒有書是很可憐的。考證《紅樓夢》的時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紅樓夢》都是一百廿回本。這種一百廿回本並非眞的《紅樓夢》。曹雪芹四十多歲死去時，只寫到八十回，後來由程偉元、高鶚合作，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完成了後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

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書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說：「世人都想看到《紅樓夢》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寶玉未娶，大家極想知道這本書的結局如何？但卻無人找到全的《紅樓夢》。近因程、高二人在一賣糖攤子上發現有一大卷舊書，細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尋無着的《紅樓夢》後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訂，與前八十回一併刊出。」可是天下這樣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說法不可靠。

考證《紅樓夢》，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證《紅樓夢》時，曾經提出二個問題，這是研究紅學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沒有可考的資料？曹雪芹所寫的那些繁華世界是有根據的嗎？還是關着門自己胡謅亂說？二、《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是八十回？還是一百廿回？後四十回是那裏來的？那時候有七、八種《紅樓夢》的考證，俞平伯、顧頡剛都幫我找過材料。最初發現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有程偉元序的乙本，其中並有高鶚的序文及引言七條，以後發現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證明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而由程偉元出錢活字刊印。又從其他許多材料裏知道曹雪芹家爲江南的織造世職，專爲皇室紡織綢緞，供給宮內帝后、妃嬪及太子、王孫等穿

戴，或者供皇帝賞賜臣下，後來在清理故宮時，從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屜內發現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於皇帝派出的特務，負責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動態，由此可知曹家爲闊綽大戶。《紅樓夢》中有一段說到王熙鳳和李嬤嬤談皇帝南巡，下楊賈家，可知是眞的事實。以後我又經河南的一位張先生指點，找到楊鍾羲的《雪橋詩話》及《八旗文經》，以及有關愛新覺羅宗室敦誠、敦敏的記載，知道曹雪芹名霑，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詩鈔》、《熙朝雅頌集》，找到敦誠、敦敏兄弟贈送曹雪芹的詩，又找到敦誠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淸鈔未删底本，其中有輓曹雪芹的詩，內有「四十年華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爲甲申(卽乾隆甲申廿九年，西曆一七六四年)。**從這裏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齡爲四十歲左右。**

險失好材料，再評《石頭記》

民國十六年我從歐美返國，住在上海，有人寫信告訴我，要賣一本《脂硯齋評石頭記》給我，那時我以爲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不久以後和徐志摩在上海辦新月書店，那人又將書送來給我看，原來是甲戌年手抄再評本，雖然只有十六回，但卻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裏面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爲淚盡而逝。甲午八月淚筆」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於乾隆廿七年冬，卽西曆一七六三年

二月十二日」「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詩句，充分描繪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情態。脂硯齋則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從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之後，大家才注意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不過，我後來又在民國廿二年從徐星署先生處借來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硯齋四閱評過的《石頭記》，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談《儒林外史》，推贊吳敬梓

現在再談談我對《儒林外史》的考證：《儒林外史》是部罵當時教育制度的書，批評政治制度中的科舉制度。我起初發現的只有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三一首)，詞一卷(四七首)，拿這當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國的大詩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時，說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說《文木山房集》沒有刻本，我不相信，便託人在北京的書店找，找了幾年都沒有結果，到了民國七年才在帶經堂書店找到。我用這本集子參考安徽《全椒縣志》，寫成一本一萬八千字的《吳敬梓年譜》，中國小說傳記資料，沒有一個能比這更多的，民國十四年我把這本書排印問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吳敬梓二人作一個比較，我覺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吳敬梓的思想則是超

過當時的時代，有着強烈的反抗意識。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裏，嚴刻地批評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較科學化的觀念。

…………

最後，根據我個人幾十年來找書的經驗，發現我們過去的藏書的範圍是偏狹的，過去收書的目標集於收藏古董，小說之類決不在藏書之列。但我們必須瞭解瞭解，眞正收書的態度，是要無所不收的。

（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十四期）

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一〕

各位先生：

我是曾經在四十年前，研究《紅樓夢》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作者的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版本的問題。因爲我們欣賞這樣有名的小說，我們應該懂得這作者是誰。《紅樓夢》寫的是很富貴、很繁華的一個家庭。很多人都不相信《紅樓夢》寫的是眞的事情，經過我的一點考據，我證明賈寶玉恐怕就是作者自己，帶一點自傳性質的一個小說，恐怕他寫的那個家庭，就是所謂賈家，家庭就是曹雪芹的家，所以我們作了一點研究，才曉得我這話大概不是完全錯的。曹雪芹的父親、曹雪芹的一個伯父、曹雪芹的祖父、曹雪芹的曾祖父，三代四個人，都作過那個時候最闊的一個官，叫做江寧織造。江寧織造就是替政府、就是替皇宮裏面織造綢緞的。凡是那個時候皇帝、那個時候

〔一〕編者按：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此文爲胡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臺灣中國廣播公司錄音的記錄。

宮庭裏邊用的綢緞，都是歸織造。那個時候有江寧一個織造，蘇州一個織造，杭州一個織造。這幾個織造，可以說是很大的，可以說等於我們現在最大的綢緞紡織廠。同時他有餘下來的，宮裏不用的，還有皇帝賞賜百官的。之外，他還可以作國外通商。所以，這三個織造是當時最闊的官。《紅樓夢》裏賈家有一個世職，那個世職實在在我們的考究起來，就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雪芹的祖父、曹雪芹的伯父同曹雪芹的父親，三代四個人相繼作了五十多年的江寧織造，就是所謂「世職」。很有趣的，就是《紅樓夢》裏有一段話講到從前有一個李嬷嬷講的，從前太祖高皇帝南巡，到南方去巡視的時候，我們家裏曾經招待過皇帝，接駕一次；那一邊說，我們招待過四次。那麼，這一個人家，能够招待過皇帝四次，這是傾家蕩產的事。這個曹家，我們研究起來，的的確確，曾經在康熙皇帝的時候下江南，康熙皇帝下江南六次，其中有四次就是在曹家住，就是住在江寧織造府裏邊，所以的的確確作過皇帝的主人，招待過四次。這是最闊的一件事。所以，曹雪芹忍不住要把他的家裏最闊的一件事，特別表出來。

我今天舉這個證據，就是要我們知道，曹雪芹所寫的極富貴、極繁華的這個賈家，寧國府、榮國府在極盛的時代的富貴繁華並不完全是假的。曹家的家庭實在是經過富貴繁華的家庭。懂得這一層，才曉得他裏面所寫的人物。曹雪芹在這一回裏面所講的，我不寫旁的事，我不寫朝廷大事，我要寫我一生認得的這些人，這幾個人，尤其我認得的這幾個女人，這幾個女孩子。懂得曹家這個背景，

就可以曉得這部小說是個寫實的小說，他寫的人物，他寫王鳳姐，這個王鳳姐一定是眞的，他要是沒有這樣的觀察，王鳳姐是個了不得的一個女人，他一定寫不出來王鳳姐。比如他寫薛寶釵，寫林黛玉，他寫的秦可卿，一定是他的的確確是認識的。所以懂得這一點，才曉得他這部小說，是一個「自傳」，至少帶着自傳性質的一個小說。他寫的人物是他眞正認識的人物，那麼，如果這個小說有文學的價值，單是這一點，剛才我講的這一段曹家的歷史，也許幫助我們的廣大的聽衆，幫助他們了解，《紅樓夢》這個小說的歷史考據也許有點用處。

（收入《胡適講演集》中册）

《永憲錄》裏與《紅樓夢》故事有關的事〔一〕

（一）胡鳳翬妻年氏與肅敏貴妃年氏

《永憲錄》卷四：雍正四年丙午，春二月：

督理蘇州織造兼監滸墅關稅胡鳳翬革職，與妻年氏，妾盧氏雉經死。

鳳翬前爲宜興令，巡撫張伯行大計罷之。上即位，特起內務府郎中。妻與溫肅皇貴妃（溫肅卷三作肅敏。按《愛新覺羅宗譜》所載爲「敦肅皇貴妃年氏」，是則既非「溫肅」，亦非「肅敏」）爲姊妹。至是飭回京，懼罪死。

四年九月：

江蘇巡撫張楷奉召至京，綁赴刑部。

〔一〕編者按：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此文暫繫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諭：……張楷……大奸大詐，不知君父之義，……荒唐悖謬，其心不可測。着將張楷鎖拿。各項情節發與

九卿審擬具奏。

冬十二月：

張楷罪斬。赦免。籍其父兄子姪入怡親王辛者庫。

楷所犯七罪：……一、縱容胡鳳翬自縊身故。……一，奉旨馳驛，乃乘轎徐行。一、侵用官稅二萬兩。一，奏

章紙色沾染，改變面頁僭綸。以大不敬，擬斬立決。

十三年，今上登極復官。「乾隆」六年巡撫安徽。

「縱容胡鳳翬自縊」是張楷七大罪之一！

蘇州織造胡鳳翬之妻年氏是「與溫肅皇貴妃爲姊妹」。這一對年家姊妹都是年遐齡的女兒，年羹堯的姊妹。《永憲錄》卷三，雍正三年九月：

逮年羹堯至京。

上遣議政大臣，內監，中書等至杭，會署將軍誠親王長史兼副都統鄂密達，署巡撫……傅敏至年羹堯家。上錄反綁，訊問口供，封貯貲財。械羹堯子五人及年壽家人王德……等赴京。

十一月乙未朔：

上駐蹕圓明園。

丁酉，上回鑾進宮。貴妃年氏以不懌留圓明園。

年羹堯械係至京。

上諭大學士九卿，將關係年羹堯一切事件詳行查看，問寫問話，交與提督阿齊圖訊問。……

年羹堯圈在允祿空府。年壽交刑部。其家口令希堯給與飲食。聞國法圈禁有數等：有以地圈者，高墻固之。有以屋圈者，一室之外，不能移步。有坐圈者，接膝而坐，莫能舉足。有立圈者，四圍並肩而立，更番迭換，罪人居中，不數日，委頓不支矣。又重罪頸、手、足上九條鐵鍊，即不看守，亦寸步難前也。

壬子，冬至，上祀天於圜丘。

上幸圓明園。

丙辰，貴妃年氏薨於圓明園，詔追册爲皇貴妃。

賜皇貴妃年氏謚肅敏。

辛酉，葬肅敏皇貴妃。

……按肅敏未知誕於何族。一云遐齡之撫女。

十二月甲子朔：

癸酉，……議政大臣等審術士鄒魯與年羹堯謀逆情實擬罪。（印本二四四——一二四八）

議政大臣等臚列年羹堯九十二大罪，請誅大逆以正國法。（印本二四八——二五三）

……大逆之罪五，
欺罔之罪九，
僭越之罪十六，
狂悖之罪十三，
專擅之罪六，
貪黷之罪十八，
侵蝕之罪十五，
忌刻之罪四。……
賜年羹堯自盡。斬年富、鄒魯於市。餘從寬戍免有差。

看年羹堯案與年妃的關係，可知年妃是自殺的，或是被雍正逼死的；又可知胡鳳翚與其妻年氏也是死在年案裏的。張楷「縱容胡鳳翚（夫婦）自縊」，當然是大罪了。

胡鳳翚死在雍正四年二月。看《永憲錄》所記，可知他以內務府郎中出任蘇州織造；是在「上即位」的時期，即是在康熙六十一年，或雍正元年。那時胡鳳翚是接李煦的任的。

（二）李煦

卷四，雍正四年二月：

和碩康親王冲安等疏廉親王允禩不孝不忠諸罪。命寬免其死。告祭太廟，廢允禩、允禟爲庶人。」

令庶人允禩妻自盡，仍散骨以伏其辜。散骨謂揚灰也。

三月：

宗人府請於玉牒除允禩、允禟，吳爾詹子孫世系，更名隸各旗佐領下。

發庶人允禩歸正藍旗卓鼐佐領下。改允禩名阿其那，弘旺（允禩子）名菩（一作）薩保。

四月：

治結黨罪，革郡王允禵爵。

改庶人允禟名塞思黑。

五月：

甲辰，……暴阿其那、塞思黑等惡跡，頒示中外。（看二八〇——二八一查弼納供詞。又二八一——二八四，頒示中外之文。）

九月：

塞思黑死於保定。

阿其那死於監所。

《永憲錄》續編：雍正五年丁未，春三月：

原蘇州織造削籍李煦餽阿其那侍婢事覺，再下詔獄。辭連故江督赫壽，並逮其子寧保。

此條可見李煦到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還活着，又可見他早已「削籍」了，又下過獄了，故此次是「再下詔獄」。

阿其那即是允禩。塞思黑是允禟。滿洲語，阿其那是雜種狗，塞思黑是豬。李煦第一次「削籍」，「下獄」，可能還被抄家，大概是完全爲了虧空。（看我的《紅樓夢攷證》引的《雍正硃批諭旨》第四十八冊雍正元年胡鳳翬奏摺，及第十三冊謝賜履奏摺。）當時（雍正元年）允禩封廉親王，同怡親王及隆科多、馬齊「總理事務」；允禩兼掌工部，表面上正是最威風的時候。

但李煦第二次（雍正五年）的「再下詔獄」，則是完全爲了「餽允禩侍婢」的事。《永憲錄》沒有記

此次獄事的下場，但那下場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了。

三　曹頫

（編者按：原稿未寫完，下缺。）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中册）

清聖祖的保母不止曹寅母一人〔一〕

《永憲錄》續編（排印本三九〇）記雍正五年十二月，「督理江寧、杭州織造曹頫、孫文成並罷」條下說：

（曹）頫之祖□□（當作「曹璽」）與伯寅相繼爲織造將四十年。寅字子清，號荔軒，奉天旗人，有詩才，頗擅風雅。母爲聖祖保母，二女皆爲王妃。及卒，子顒嗣其職。顒又卒，令頫補其缺，以養兩世孀婦。因虧空罷任。封其家貲，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上聞之惻然。

曹寅的「母爲聖祖保母」，止見于《永憲錄》。

《永憲錄》卷四（三〇四——三〇七）查嗣庭「大逆不道罪」條下，附記兩江總督噶禮的事，有小註云：

〔一〕編者按：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記載，此文暫繫於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禮之母，聖祖保母也。……

此可見清聖祖的保母不止一個人。

又曹寅「二女為王妃」，其中一女是平郡王納爾蘇之妃，是可考的。房兆楹先生查《愛新覺羅宗譜》（本院近代史所藏）乙册三二〇七——八代善下第六代：

納爾蘇

康二九（一六九〇）九月十一生。

一七〇一（康四〇）十月襲平郡王。

一七二六（雍四）七月因罪革退王爵。

一七四〇（乾五）庚申九月五日死，照郡王品級殯葬。

嫡福晉曹佳氏，通政使曹寅女。

又第七代：納爾蘇七子：

長子平敏郡王福彭

一七〇八（康四七）六月廿六日生

母曹佳氏，曹寅女。

一七二六（雍四）七月　襲平郡王

一七三二（雍十）　管廂藍滿都統

又　閏五月　宗人府右宗正

一七三三（雍十一）　玉牒館總裁

又　四月　軍機處行走

八月　定邊大將軍

一七三五（雍十三）十一月　協辦總理事務

一七三六（乾一）　正白滿（都統）

一七三七（乾二）　修盛京三陵

閏九月　滿火器營

十月　調正黃滿（都統）

一七三八（乾三）七月　擢任議政

一七四八（乾十三）十一月十三日　卒，年四十一

納爾蘇七子之中，曹佳氏出者尚有：

四子，固山貝子品級福秀，一七一〇（康四九）閏七月廿六日生。

一七三〇二月三等侍衛

一七四一七月因病告退

一七五五七月卒，年四十六

六子福靖，三等侍衞，奉國將軍

一七一五（康五）九月生，

一七五九四月死，年四十五

七子福端，

一七一七（康五六）七月生

一七三〇，八月死，年十四

餘三子皆庶出。

曹寅的外孫福彭得大位，掌大權，可以算是曹家的一個「外護」。福彭死後，曹家就沒有可以保護他們的力量了。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中册）

答高陽書〔一〕

高陽先生：

謝謝你的信(十一月十五日)。

關於《曹雪芹的年齡和生父新考》的第(一)點，李玄伯先生在《曹雪芹家世新考》(遠東圖書公司新排本《紅樓夢》第一册《考證》頁一〇九)也引曹頫此摺，說：

曹頫死於北方，……其妻馬氏懷妊已七月，則其遺腹當在五六月間，康熙五十四年下去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凡四十七年，若其遺腹係男子，證以敦誠「四十年華付杳冥」句，或即雪芹邪？……

吳恩裕先生的《有關曹雪芹八種》，其中《考稗小記》有一條談及旗人「宜泉先生」(姓張)的《春柳堂詩稿》(適按，此書近年已影印出來了，我有一部)裏一首《傷芹溪居士》七律，題下有小註云：

〔一〕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此信寫於一九六〇年。

其人素性曠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

吳恩裕說：

> 曰「年未五旬而卒」，雪芹似應爲曹頫妻馬氏所生之遺腹子。若然，則雪芹卒年四十八歲，對於說明《紅樓夢》之寫作，較爲合理。（頁九七）

吳君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周汝昌說，吳君似承認此說，見其書頁三一），當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依舊曆計算，雪芹卒年應是四十九歲了。

你信上問及吳恩裕的說法，大概就是此條。他似無他種證據，似重視張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一句話。

吳恩裕曾發見敦誠的《鷦鷯庵雜詩》抄本，其中《輓曹雪芹》的詩原是兩首七律，其第一首近於我從《四松堂集》底本鈔出的一首，但文字有異同，分鈔如下：

> 四十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腸迴故隴孤兒泣，（原注：前數月伊子殤，雪芹因感傷成疾。）淚迸荒天寡婦聲。
>
> 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故人欲有生芻（原作蒭）弔，何處招魂賦楚蘅？

吳君指出：

可注意的是兩次稿中的第一句都有「四十」的字樣。流傳輓詩作「四十年華付杳冥」，上述第一首作「四十蕭然太瘦生」。稿凡兩易，始終不放棄「四十」一詞，可見對雪芹的卒年，還值得仔細推敲。（頁三一）

此一點似乎有理，但我在民國十一年曾指出：

> 「四十年華」，……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四十五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使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

你和玄伯先生的推測若是對的，他生在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到壬午（一七六二）除夕（一七六三，二月十二），應是舊法計算的四十八歲了。

吳恩裕發見的抄本兩首輓詩（有照片），有「曉風昨日拂銘旌」一句，我猜想「昨日」可能是「晴日」之誤，但吳君特別看重「昨日」二字，說：

> 可見敦誠的輓詩是雪芹癸未除夕死後過了年甲申送葬時所作，距雪芹死期是極近的了。（頁三一）

這就證成了周汝昌依據《懋齋詩鈔》稿本裏唯一的一個干支紀年「癸未」二字考定雪芹死年不是「壬午除夕」而是「癸未除夕」的說法了。

若雪芹生在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死在乾隆癸未除夕，則他已是四十九歲的人了。「四十

年華」四字似乎不太合適罷？

敦誠兄弟的詩本來不很高明，恩裕發見的鈔本的兩首輓詩比後來定本的一首更不高明！我猜的「曉風晴日拂銘旌」，定有人問，曉風可「拂」銘旌，晴日也能「拂」嗎？（此句大概可解作晴日裏曉風拂銘旌。）

其實這些破落戶的「舊王孫」做舊詩，多是湊韻而已，湊平仄而已，他們多不細想文字的意義。「腸迴故隴」，「淚迸荒天」，成什麼話！俞平伯曾用「舊坰」一句來駁「癸未除夕」之說，吳恩裕又用「昨日」一句來證成「癸未除夕」之說。吳君所見抄本輓詩也有「故隴」之句，恐怕也只是湊對仗，湊平仄而已，與「舊坰」之湊韻，都是不見得可作考據資料的罷？如此說來，「四十年華」的「四十」也未必可以看得太認眞。上引的「年未五旬而卒」，似乎可以供你的引用，比較可信賴，你說是嗎？（我在四十年前說「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現在看來，「斷定」二字未免太認眞了。）

以上談的都是關係你的第（一）點，太長了，太瑣碎了，千萬請你恕罪。此一點還可以說是有一些文件可供推求，但最可惜的是缺乏最後的證據，可以指出那一個結論最可以信賴的。第一，我們不知曹頫的妻子馬氏生的遺腹孩子是男是女。第二，我們不知那個遺腹孩子長大了沒有。第三，我們不知那個孩子——如果是男孩，如果長大了，——是不是名霑，號雪芹。因爲沒有法子得着最後的

證實或否證，所以你的第（一）點至多只是一個假設。

其餘的各點，求證更困難了，所以我不願多談了。

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眞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多年不談《紅樓夢》了，謝謝你提起我的舊戀，請你恕我囉嗦不休。

胡適　十一、十九夜

（載《作品》二卷二期）

答蘇雪林書

雪林：

謝謝你十一月六日的信。

謝謝你寄的《跬步詩鈔》。

冬秀因兒子孫子都到了華府，所以今年不肯回來了。兒子是他的老上司王蓬先生調去作助手的。今年我在紐約見着王君，我對他說：「我不謝你。你調了我的兒子來美國，我的太太今年就不回去了！」

你在《作品》上的長文，我已看見了。《中國語文》上的短文，我還沒看見。

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贊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大陸上共產黨清算我，也曾指出我只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爲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

其實這一句話已是過分贊美《紅樓夢》了。《紅樓夢》的主角就是含玉而生的赤霞宮神瑛侍者的投胎；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小說！

我曾見到曹雪芹同時的一些朋友——如宗室敦誠、敦敏等人——的詩文；我也曾仔細評量《紅樓夢》的文字以及其中的詩、詞、曲子等。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在那些滿洲新舊王孫與漢軍紈袴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雖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環境及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整個的中國文學背景，都沒有可以讓他發展思想與修養文學的機會。在那一個淺陋而人人自命風流才士的背景裏，《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他描寫人物，確有相當的細膩、深刻，都只是因為他的天才高，又有「半世親見親聞」的經驗作底子。可惜他的貧與病不許他從容寫作，從容改削。他的《紅樓夢》，依據我們現在發見的可靠資料看來，是隨寫隨鈔去換錢買糧過活的，不但全書沒有寫完成，前八十回還有幾回是顯然「未成而芹逝矣」（脂批本二十二回畸笏記）。我當然同意你說：「原本《紅樓夢》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

但我也覺得你在《作品》上說的有些話未免太過火。所謂「原本」，都不是隨寫隨僱人鈔了去賣錢換糧過活的鈔本；所謂「別字」，也往往是白話文沒有標準化的十八世紀的杜撰字，我們不可拿二百年後的白話文已略有標準化的眼光去計量他們。（例如「下凡造歷幻緣」，「造」字後人多作「遭」，

但我們不必把「造」看作別字。「熨斗」作「煏」，「忒」作「特」，「打官私」，也不是別字。又如「名公」作「明公」，「拭淚」作「試淚」，可能是鈔手之過。）你看我的話是不是比較公平一點？

百忙中不能仔細多討論這個大問題，十分抱歉，我只要你知道我對你的見解大致是同意的。將來有工夫，也許能繼續討論。

我向來感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

胡適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夜

（載《作品》二卷二期）

所謂「曹雪芹小象」的謎〔一〕

近年大陸上出版的一些有關《紅樓夢》的書裏，往往提到一幅所謂《曹雪芹小照》，有時竟印出那個小照的照片，題作「乾隆間王岡繪曹霑（雪芹）小象」。

這是一件很有問題的文學史料，所以我要寫出我所知道的這幅圖畫的故事。

最早相信這個「小照」的，似是《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周君未見「小照」，他只相信陶心如在民國三十八年對他說的一段很離奇的報告。陶君說他民國廿二年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件「曹雪芹行樂圖」；是一條直幅，到民國廿四年他又在一個李君家看見一個橫幅手卷，畫的正是曹雪芹。上方題云「壬午三月」，……幅後有二同時人之題句，其餘皆不能復憶。再後則有葉恭綽大段跋語。……周汝昌深信此說，故他的《新證》第六章《史料編年》在乾隆二十七年，有這一幅記載：

〔一〕編者按：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此文作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七六二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曹雪三十九歲

三月，繪小照。（《新證》頁四三二——三三）

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是最早受欺的一個人。

一九五五年四月，大陸上有個「文學古籍刊行社」把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徐星署家原藏而後歸王克敏收藏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四閱評過》本，用朱墨兩色影印出來了。

這個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一册的目錄之前，有影印的一幅所謂曹雪芹小象，畫着一個有微鬚的胖胖的人，坐在竹林外邊的石頭上。畫是橫幅，下面有鉛字一行：

乾隆間王岡繪曹霑（雪芹）小象（一名幽篁圖）

此本前面有「文學古籍刊行社編輯部」的「出版說明」十一行，但沒有一字提及這幅所謂「曹霑小象」的來歷。

這是第二批受欺的一羣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大陸上有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吳恩裕的《有關曹雪芹八種》。此書就把那幅所謂「曹雪芹小象」用綠色影印作封面。

吳恩裕此書的第八篇是《考稗小記》三十六頁。第一條記的就是這幅所謂「曹雪芹畫象」的來歷，我摘錄在這裏：

>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某君抄寄《曹雪芹畫象照片附識》云：
>
> 此圖右下角款云：「旅雲王岡寫」。小印二方，朱文「岡」，「南石」。圖爲上海李祖涵氏舊藏，曾刊於《美術週刊》。李氏有題語，略云：「王南石名岡，南匯人，黃本復弟子，乾隆庚寅卒。見《畫史彙傳》。象後題詠有皋八子(有「宜園」印)、錢大昕、倪承寬、那穆齊禮、錢載、觀保、蔡以臺、謝墉等題。
>
> 案《美術週刊》出版處及期號俱不詳。此項題語乃李氏致函某氏所自述者。又藏者致某氏函云：
>
> 乾隆題者八人中，其一上款署「雪琴」，其七上款署「雪芹」。
>
> 裕案：又有人云：左上方有「壬午春三月」數字。……據云，乾隆時題詩者遠不止此八人。……一九五五年，張國淦先生曾爲余函李祖涵，索錄題詩，李曾覆允，惟終未見寄。一九五六年，張國淦先生又轉請翁文灝商於李，亦卒無消息。此一文學鉅人之重要資料，遂不可得。(頁八七至八八)

後面又有吳君略考題詠諸人的事蹟。他在謝墉一條下很武斷的說：

> 謝墉字崑成，浙江嘉善人。乾隆二十七年，曾爲雪芹畫象題句。(頁八九)

吳君在別處(頁七七至七八)又說：

據我關於「虎門」的考證，可知曹雪芹和敦誠、敦敏兄弟的結識是在所謂「虎門」，就是北京宣武門內絨線胡同的右翼宗學，……大約是乾隆九年……直到乾隆十九年……這一段期間之內，在這一時期中，後來乾隆二十七年為曹雪芹題象的觀保正做內閣學士兼管國子監務，錢大昕和倪承寬都於乾隆十九年中進士，謝墉和錢載則是十七年中的進士，那穆齊禮和蔡以臺是二十二年的進士。他們題雪芹象，上款都稱「兄」。……

吳恩裕沒有看見那幅畫的許多題詠，就相信這些名人題詠的眞是曹雪芹的小象，並且「上款都稱兄」，並且都在曹雪芹死的那一年，——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吳君引的李祖涵題語裏說的題畫象的八人之中，有一位「皇八子」，那就是淸高宗的第八個兒子儀郡王（後為儀親王）永璇，生於乾隆十一年丙寅，當乾隆二十七年，永璇還只有十七歲。難道他題「曹雪芹小象」，上款也稱「兄」嗎！

吳君很老實的說他曾託張國淦寫信給李祖涵請他鈔寄這幅畫象上的許多名人題詠。後來張國淦又轉託翁文灝寫信給李君，但李君始終不曾鈔寄這些題詠。

可憐這些富於信心的人們，他們何不想想收藏這幅畫象的李祖涵君（應作「祖韓」，不應作「祖涵」）為什麼始終不肯鈔寄那許多乾隆朝名人的題詠呢？

吳恩裕、俞平伯、張國淦諸君是第三批受欺的一羣人。

以上略述大陸上研究《紅樓夢》的人們相信這幅所謂「曹雪芹小象」的情形。

現在我要說明這幅小象的眞相。

(一)這幅畫上畫的人，別號「雪芹」，又稱「雪琴」。但別無證件可以證明他姓曹。

(二)收藏此畫的人是寧波李祖韓，他買得此畫在三十多年前。

(三)在三十年前，我見此畫時，那個很長的手卷上還保存着許多乾隆時代的名人的題詠。吳恩裕引李祖韓說的題詠的八人是：

皇八子(有「宜園」印)，卽儀郡王永璇。

錢大昕，江蘇嘉定人。

倪承寬，浙江仁和人。

那穆齊禮，鑲紅旗滿洲人。

錢載，浙江秀水人。

觀保，正白旗滿洲人。

蔡以臺，浙江嘉善人。

謝墉，浙江嘉善人。

這八人之外，還有別人的題詠，我現在記得的，好像還有這兩人：

陳兆崙，浙江錢塘人。

秦大士，江蘇江寧人（乾隆十七年狀元）。

（四）我在三十年前看了這些題詠，就對此畫的主人李祖韓君說：「畫中的人號雪芹，但不是曹雪芹。他大概是一位翰林前輩，可能還是『上書房』的皇子師傅，所以這畫有皇八子的題咏，並且有『上書房』先後做過皇子師傅的名翰林如陳句山（兆崙）、錢籜石（載）、錢曉徵（大昕）諸人的題咏。題咏的人多數是浙江江蘇的名人，很可能此公也是江浙人。總而言之，這位掇高科、享清福的翰林公，決不是那位『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晚年過那『蓬牖茅椽，繩牀瓦竈』生活的《紅樓夢》作者。」

最後，我要追記我在三十多年前親自看見這幅小象的故事。我的日記不在手邊，我記不得正確的年月了。只記得那年（民國十八年？）教育部在上海開了一個書畫展覽會，郭有守君邀我去參觀。我走了展覽會的一部分，遇着李祖韓君，他喊道：「適之，你來看曹雪芹的小照！」

我當然很高興的走過去。祖韓讓我打開整個手卷，仔細看了卷上的許多乾隆時代名人的題詠。那些題咏的口氣都是稱讚一位翰林前輩的話。皇八子的題詠更是絕對不像題一個窮愁潦倒的文人的小照的話。錢大昕、錢載、陳兆崙幾位大名士的手筆當然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看了那些題咏，我毫不遲疑的告訴李祖韓君：畫上的人別號雪芹，又稱雪琴，但不姓曹。這個

人大概是一位翰林先生，大概還做過「上書房」的皇子師傅。那些題詠，沒有一篇可以叫我們相信題詠的對象是那位「於今環堵蓬蒿屯」，在貧病中發憤寫小說賣錢過活的曹雪芹。

李祖韓君聽了我的話，當然很失望。一個收藏古董的人往往不肯輕易承認他上了當，買錯了某件書畫。何況收藏得《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遺象是多麼有趣味的一件雅事！是多麼可喜的一件韻事！所以我們很可以了解李君爲什麽至今不願意完全拋棄這個曹雪芹的小象，爲什麽不肯輕易接受我在三十年前就認爲毫無可疑的看法。我們也可以了解爲什麽這三十年裏還時常有人看見那幅所謂「曹雪芹小象」的照片。

在三十年前，我還寄住在上海時，葉恭綽君就曾寄一張「曹雪芹小象」的照片給我。他曾搜集許多清代學人的遺像，編作《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早已印行了，他還想搜集第二集，所以他注意到李祖韓藏的「曹雪芹小象」。我曾把我的意見告訴葉君。

愛讀《紅樓夢》的人當然都想看看賈寶玉是個什麽樣子。如果賈寶玉是作者曹雪芹自己的影子，那就怪不得《紅樓夢》的讀者都想看看曹雪芹的小照是個什麽樣子了。這種心情正是李祖韓捨不得否認那幅小照的心理背景，也正是周汝昌、吳恩裕那麽容易接受那幅小象的心理背景。

我回想三十年前初次看見那個手卷的時候，我就不記得曾看見那幅畫上有「旅雲王岡寫」的一行題字，也不記得畫上有王岡的兩個圖章。我也沒有看見那畫上還有「壬午春三月」一行字。三十

年前葉恭綽君寫信給我，也沒有提到那兩行字和兩個印章。

我至今相信李祖韓君不是存心作僞的人。很可能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只把這幅小照看作一件有趣味的小玩意兒，不妨你來添上一行畫家王岡的題名，他來添上兩顆小印章；你又記得曹雪芹死在「壬午除夕」，也不妨在畫上添上「壬午春三月」五個字，——豈不更有趣味嗎？豈不更好玩嗎？這樣添花添葉的一幅「乾隆間王岡繪曹霑（雪芹）小象」的照片多張，不妨在幾個朋友手裏留着玩玩，就這樣留傳出去了。

我至今懊悔我在三十年前沒有請祖韓把全卷的題咏都鈔一份給我做從容考證的材料。我現在寫這篇回憶，並沒有責怪祖韓的意思。我只要指出，祖韓至今不肯發表那些題詠的墨蹟與內容，這就等於埋沒可供考證的資料，這就等於有心作僞了。所以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祖韓能把那個手卷上許多乾隆名士的題詠全部印出來，讓大家有個機會可以平心評判他們題詠的對象是不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

（載《新時代》一卷四期）

與高陽書

高陽先生：

寫了一封長信之後，我才得讀《暢流》上你的文章，也得讀蘇雪林女士在《作品》上的文章。

你說的不錯，「三十年來(快四十年了，我的《考證》稿是民國十年三月寫的，改稿是十年十一月改定的)『紅學』的內容，一直是史學的重於文學的。」

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贊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大陸上中共清算我，也曾指出我止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此外，我沒有說一句從文學觀點贊美《紅樓夢》的話。

老實說來，我這句話已過分贊美《紅樓夢》了。書中主角是赤霞宮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小說！

我曾仔細評量《紅樓夢》前八十回裏的詩、詞、曲子，以及書中表現的思想與文學技術；我也曾評量曹雪芹往來的朋友——如宗室敦誠、敦敏等人——的詩文所表現的思想與文學技術。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着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够給他一個可以得着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够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裏，《紅樓夢》的見解當然不會高明到那兒去，《紅樓夢》的文學造詣當然也不會高明到那兒去。

試看第二回裏冷子興嘴裏說的寶玉和賈雨村說的甄寶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靜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紅樓夢》作者的最高明見解也不過如此。更試讀同一回裏賈雨村「罕（悍）然厲色」的長篇高論，更可以評量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過如此。

我常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韓子雲），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那些破落戶的舊王孫與滿漢旗人，人人自命風流才子，在那個環境裏，雪芹的成就總算是特出的了。）

你在《暢流》上的文章，其實還不是「文學的」批評，也還不是「史學的」成分居多，——其實還是

「猜謎的文學批評」。你不生氣嗎？你解釋「一從二令三人木」，固然是猜笨謎；你解釋「終身誤」、「枉凝眉」曲子，也走上猜謎的路了。你把「美玉無瑕」看作寫寶釵，最可以警告我們「成見」的多麼可怕！你試去問一百個讀者，定有一百個回答你，「枉凝眉」曲子不是寫林、薛二人，是寫寶玉和黛玉的。

我並不想引起爭論，我只想指出你也還沒有走上「文學的」批評的「紅學」。你的十一月十五日的信，更是回到考證的路上去了。

我這裏資料頗多，請你便中來看看。

胡適 六〇、十一、廿四上午

（原載《作品》二卷二期）

與蘇雪林、高陽書

雪林女士：
高陽先生：

你們把我在匆忙之中寫的三封信送給《作品》發表，我有點感覺不安。我覺得你們和我都有點對不住曹雪芹，都對他有點不公允。

雪林說曹雪芹是最幸運的作家，我寫給你們的兩封信，本意正是要指出他是最不幸的作家。但我好像沒有把這個意思說淸楚，讀者可能只看見我說《紅樓夢》的見解比不及《儒林外史》，文學技術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他們可能不容易看出我指出他的貧與病，他的環境，他的背景，全部是要說明曹雪芹是一位最不幸的作家，很應該得到我們在三百年後的同情的惋惜與諒解。

曹雪芹有種種大不幸，他有天才而沒有受到相當好的文學訓練，是一個大不幸。他的文學朋友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貧與病使他不能從容寫作，使他不能從容細細改削他的稿本，使他

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鈔去換銀錢來買麵買藥，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說的結構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寫完成了，是四大不幸。這些都值得我們無限悲哀的同情。

我今天要補充一個意思，就是：《紅樓夢》的最大不幸是這部殘稿既沒有經過作者自己的最後修改，又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就被高鶚、程偉元續補成百二十回，就被他們趕忙用活字排印流傳出來了。那個第一次排印本（我叫作「程甲本」）是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排印發行的。發行出去不久，高鶚就發見了「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他又「詳加校閱，改訂無訛」。那個修改本（我叫作「程乙本」）是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發行的。據汪原放的統計，「程乙本」共改了「程甲本」兩萬一千五百〇六字；其中單是前八十回就改了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字！很不幸的是那個未經修改的第一排印本一到了南方，就被蘇州書坊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的冬天雕刻翻印，流行更廣了，那個修改了兩萬多字的「程乙本」就沒有人翻刻翻印了。（直到民國十六年，才有亞東圖書館重排印的「程乙本」。到民國四十八年，臺北遠東圖書公司又重排亞東的「程乙本」印行。）

所以在民國十六年以前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全國流行的《紅樓夢》都是那部沒有經過第一次修改的「程甲本」，這是《紅樓夢》的最大不幸。

雪林依據那部趕忙鈔寫賣錢而絕未經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硯齋評本」，就下了許多嚴厲的批評，——我覺得都是最不幸的事。

我們試比勘《水滸傳》的種種不同的本子，就可以明白《水滸傳》在幾百年中經過了許多戲曲家與無數無名的平話家（說話人）的自由改造，自由改削；又在明朝的一兩百年中經過了好幾位第一流文人——汪道昆（百回本）、李贄（百回本）、楊定見（百二十回本）的仔細修改，最後又得到十七世紀文學怪傑金聖歎的大刪削與細修改，方可得到那部三百年人人愛賞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

我手頭沒有「百十五回」「百二十回」的幼稚《水滸傳》本子可以比較，也沒有「百回」本可供比較。我這裏只有萬有文庫收的楊定見百二十回本《水滸傳》可以用來比勘金聖歎刪定的「貫華堂」七十一回定本。楊定見百二十回本已是經過最後一百年的大文人仔細改削的絕好文字了。但金聖歎又大膽的刪去了全書三分之一以上，削去了「征遼」、「田虎」、「王慶」的三大部分，眞是有絕頂高明的文學見地的天才批評家的大本領，眞使那部偉大的小說格外顯出精采！

《水滸傳》經過了長期的大改造與仔細修改，是《水滸傳》的最大幸運。《紅樓夢》沒有經過長時期的修改，也沒有得到天才文人的仔細修改，是《紅樓夢》的最大不幸。

我試舉一個最有名的句子作個例子。

百二十回《水滸傳》第六十三回，石秀劫法場被捉，解到梁中書面前，石秀高聲大罵：「你這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這一句話，在金聖歎刪改定本裏（第六十二回），就改成了這樣了：

石秀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這眞是「點鐵成金」的大本領！《紅樓夢》有過這樣大幸運嗎？

曹雪芹的殘稿的壞鈔本，是只可以供我們考據家作「本子」比勘的資料的，不是供我們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批評詛罵的。我們看了這種殘稿劣鈔，只應該哀憐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殘稿裏的無數小疵病都只應該引起素來富同情心的蘇雪林的無限悲哀。雪林說我的話沒說錯嗎？

胡適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半夜後

（載《作品》二卷二期）

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

民國十六年夏天，我在上海買得大興劉銓福舊藏的「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石頭記》舊抄本四大册，共有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第十三到第十六回，第廿五到廿八回。甲戌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這個抄本後來稱爲「甲戌本」。

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表了一篇一萬七八千字的報告，題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我指出這個甲戌本子是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前面有《凡例》四百字，有自題七言律詩，結句云「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都是流行的抄本刻本所沒有的。此本每回有硃筆眉評、夾評，小字密書，其中有極重要的資料，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紅樓夢》最初稿本的狀態，如第十三回作者原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來「姑赦之」，才删去天香樓事，少卻四五葉。評語裏還有不少資料，可以考知《紅樓夢》後半部預定的結構，如云「琪官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二十八回評），如云「紅玉（小紅）後有寶玉大得力處」（二十七回評），此可見高鶚續作後四十

回，並沒有雪芹殘稿本作根據。

自從《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發表之後，研究《紅樓夢》的人才知道搜求《紅樓夢》舊抄本的重要。

民國二十二年，王叔魯先生替我借得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藏的「庚辰(乾隆二十五，一七六〇)秋定本」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八十回抄本，其實只有七十七回有零：六十四與六十七回全缺，二十二回不全，有批語說，「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我又發表了一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我提出了一個假設的結論：「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抄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這二十多年裏，先後又出現了幾部「脂硯齋評本」，我的假設大致已得到證實了。我現在把我們知道的各種《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本子作一張總表，如下：

(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閱再評本，即此本，凡十六回，目見上。

(二)乾隆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三十八回：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是鈔配的。此本我未見。

(三)乾隆庚辰(一七六〇)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七十七回有零，目見上。

以上鈔本的年代皆在雪芹生前，以下抄本，皆在雪芹死後。

（四）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此本也是脂硯齋評本，重鈔付石印，妄題「國初抄本」，底本年代不可知，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暫定爲己丑本，凡八十回。

（五）乾隆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本，凡八十回。此本近年在山西出現，我未見。

直到今天爲止，還沒有出現一部抄本比甲戌本更古的，也還沒有一部抄本上面評語有甲戌本那麼多的。甲戌本雖只有十六回，而硃筆細評比其他任何本子多得多（庚辰本前十一回無一條評語），其中有雪芹死後十二年的「脂批」，使我們確知他死在「壬午除夕」，像這類可寶貴的資料多不見於其他各本。

所以到今天爲止，這個甲戌本還是世間最古又最可寶貴的《紅樓夢》寫本。

三十年來，許多朋友勸我把這個本子影印流傳。我也顧慮到這個人間孤本在我手裏，我有保存流傳的責任。民國三十七年我在北平，曾讓兩位青年學人兄弟合作，用硃墨兩色影抄了一本。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帶出了先父遺稿的清抄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爲此本做了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我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眞先生，一套我自己留着，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

今年蒙中央印製廠總經理時壽彰先生與技正羅福林先生的熱心贊助，這個硃墨兩色寫本在中央印製廠試驗影印很成功，我才決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間愛好《紅樓夢》與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

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眞面目。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卽西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再過二年的今天，就是他死後二百年的紀念了。我把這部最近於他的最初稿本的甲戌本影印行世，作爲他逝世二百年紀念的一件獻禮。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在南港

（見《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

胡天獵先生影印乾隆壬子年活字版百廿回《紅樓夢》短序

胡天獵先生影印的這部百廿回《紅樓夢》，確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程偉元「詳加校閱改訂」的第二次木活字排印本，即是我所謂「程乙本」。證據很多，我只舉一點。「程甲本」第二回說賈政的王夫人「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後來南北雕刻本都是從「程甲本」出來的，故這一段的文字都與「程甲本」相同。我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此段文字與「程乙本」相同，可見雪芹原稿本是這樣的。但《紅樓夢》第十八回賈妃省親一段裏明說寶玉「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幾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這樣一位長姊，何止大他一歲？所以改訂的「程乙本」此句就成了「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胡天獵先生此本正作「隔了十幾年」，可證此本確是「程乙本」。

「程甲本」沒有「引言」。此本有「引言」七條，尾題「壬子花朝後一日小泉蘭墅又識」。小泉是程偉元，蘭墅是續作後四十回的高鶚。「引言」說明「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後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這也是「程乙本」獨有的標記。

一九二七年，上海亞東圖書館用我的一部「程乙本」做底本，出了一部《紅樓夢》的重排印本，這是「程乙本」第一次的重排本。一九五九年臺北遠東圖書公司出版的《紅樓夢》，就是用亞東圖書館的本子排印的。

一九六〇年香港友聯出版社的趙聰先生校點的《紅樓夢》，也是用亞東本作底本的。據趙聰先生的《重印〈紅樓夢〉序》說，上海「作家出版社」曾在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七年出了兩部《紅樓夢》排印本，也都是用「程乙本」做底本的，可能都是用亞東本重排的。

這就是說，「程乙本」在最近三四十年裏，至少已有了五個重排印本了。可是「程乙本」本身，只有極少的幾個人曾經見到。趙聰先生說：「程乙本的原排本，現在差不多已成了世間的孤本，事實上我們已不可能再見到。」

胡天獵先生收藏舊小說很多，可惜他只帶了很少的一部分出來，其中居然有這一部原用木活字排印的「程乙本」《紅樓夢》！現在他把這部「程乙本」影印流行，使世人可以看看一百七十年前程偉元、高鶚「詳加校閱改訂」的《紅樓夢》是個什麼樣子。這是《紅樓夢》版本上一件很值得歡迎贊助

的大好事，所以我很高興的寫這篇短序來歡迎這個影印本。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曹雪芹死後整一百九十八年的紀念日，胡適在南港。

（見《影印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本百廿回紅樓夢》）

答趙聰書

趙聰先生：

謝謝你二月九日的信。

明義的《綠烟瑣窗集》，我已有了。敦誠、敦敏、周春諸人的書，我都有了。

新出的「一粟」(似是周汝昌或其兄緝堂)編的《紅樓夢書錄》一冊，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你見了嗎？此錄收了有關《紅樓夢》的書與文至九百種之多，止於一九五四年中共清算《紅樓夢》與胡適以前。我們史語所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設法買得一部。倘若香港有此錄可買，乞代買一部，至感。

有兩個好消息報告你(一)「程乙本」《紅樓夢》，此間有一位韓先生收藏一本，他自己照相影印一百五十部，已印至十八回。我今早(二月十二日是雪芹死後一九八年忌辰)給他寫了一篇短序，序文中引你的一句話，「程乙本的原刻(我改排字)本……我們已不可能見到。」此本印成時，我要送你一部。

(二)我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在中央印製廠用硃墨兩色套印。試驗很成功！今天我的《影印緣起》及「樣張」半葉，都印成了。影印五百部，收價臺幣一百二十元，預約只收八十四元。預約辦法，舊曆年後可見廣告。這是世界最古的抄本，雖只有十六回，但我近年傾向於曹雪芹第一次成稿，只有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六)的看法。我試舉證例。如果十三回原稿回目是「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則我們可以斷言第十、十一、十二回中寫可卿病狀，都是後來硬加進去的，都不是第一次稿本所有的，都不是作者的初意。

如果友聯的朋友們感到興趣，我可以把《緣起》、樣張、預約辦法等件寄給你們看看，請你們考慮香港預約的事，如何？

匆匆奉覆，即祝你和各位朋友新年百福。

胡適　一九六一、二、十二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

跋《紅樓夢書錄》

《紅樓夢書錄》收錄《紅樓夢》的版本及其他有關的文字約九百種之多，「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爲止」。這是因爲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後，中共開始淸算俞平伯的《紅樓夢簡編》與《紅樓夢研究》，不久就「鎗口轉向胡適」，引起了幾百萬字的淸算我的文字，實在「美不勝收」了！

此錄把我的《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列在第一（三頁），又明說「周汝昌有錄副本」（五頁），故我去年曾疑心此錄的編者署名「一粟」，可能就是周汝昌或是他的哥哥緝堂。

今天我重翻檢此錄，才知道此錄不是周家兄弟編的。第一，此錄記我的甲戌本，說：

> 此本劉銓福舊藏。……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爲胡適收買，致未印行。（五頁）

這是無意的誤解或有心的歪曲我說的「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裏來，轉交給我看」一句話。汝昌兄弟何至於說這樣荒謬的話？第二，汝昌兄弟有影印的全部，而此錄僅

說汝昌有「錄副本」，似編者未見他們的影寫本。第三，汝昌弟兄影寫本，全鈔劉銓福諸跋及濮氏兄弟合跋，又鈔了俞平伯跋的全文。而此錄（五頁）載平伯此跋是從《燕郊集》轉鈔來的。若此錄出於周氏兄弟，他們何必引《燕郊集》呢？

此錄「古典文學出版社」印行，字數二十七萬七千，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版。

此錄分七類：（一）版本、譯本；（二）讀書（附仿作）；（三）評論（附報刊）；（四）圖畫、譜錄；（五）詩詞；（六）戲曲、電影；（七）小說、連環畫。

一九六一、二、十五，胡適

補記

此錄的「評論」部分，二三三頁收有「曹雪芹家的籍貫」一目，「適之撰。載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上海《申報》《文史》第十期」。這不是我的文字，不知是誰。可能是誤記了作者題名？

同頁收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目，「周汝昌撰，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第七十一期」。又「致周汝昌函」一目，「胡適撰。載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第八十二期」。我此信可能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寫的。又下一頁收「關於曹

雪芹的生卒年，復胡適之先生」一目，周汝昌撰。載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一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第九十二期。這一次通信是因爲周汝昌發見了敦敏的《懋齋詩鈔》鈔本裏的一首題「癸未」的詩，其下第三頁爲《小詩代簡寄曹雪芹》，故他主張雪芹之死不在「壬午除夕」，應是「癸未除夕」。我給他的信，說他的證據似可信。我當時也疑心我的「甲戌本」上「脂批」的「壬午除夕」可能是「癸未除夕」的誤記。近年（一九五五）這本《懋齋詩鈔》影印本出來了。我看了這個鈔本的原稿子，似不是嚴格依年月編次的；又不記葉數，裝訂時更容易倒亂。《小詩代簡》一首的前三首的次第如下：

《古刹小憩癸未》

《過貽謀東軒，同敬亭題壁，分得軒字》

《典裘》

《小詩代簡，寄曹雪芹》

這首《寄曹雪芹》詩如下：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這好像是癸未（乾隆廿八年）春天邀雪芹三月一日（「上巳前三日」）去小酌的「小詩代簡」。發此「代

簡」時，去雪芹死（壬午除夕）止有一個半月的光景，可能他還不知道雪芹已死了。敦誠的輓雪芹詩，題下寫「甲申」（乾隆廿九年），而敦敏有《河干集飲題壁，兼弔雪芹詩》，無年月，編在「代簡」詩之後第十六葉，詩中有「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之句。此詩與「代簡」詩之間，有詩五十八首，未必都是一年內之作，也未必是依年月編次的。故我現在的看法是，敦敏的「代簡」詩即使是「癸未」二日做的，未必即能證實雪芹之死不在壬午除夕。

一九六一、二、十七，胡適補記

（收入《胡適手稿》九集）

與胡天獵書

胡天獵隱先生：

星期日匆匆晤談，不幸被來客打岔，不得多多領教，抱憾至今！

前寫短序，不知可用否？

別後我回想，先生帶來的兩種藤花榭刻本，那個小字刻本似無可疑。但那個半頁十行，每行廿二字的大字刻本，我頗疑不是藤花榭刻本。《紅樓夢書錄》著錄了三部藤花榭本，（一）是原刻，（二）是「重鐫」，（三）是同治三年耘香閣「重梓」藤花榭原版，三部都是半頁十一行，行廿四字。尊藏的半頁十行，行廿二字本，行款頗像所謂「東觀閣」翻「程甲本」。此本可能是南方很早（或最早）的刻本。因為藤花榭刻本最著名，故書店只知有藤花榭之名，而不知有更早的東觀閣本了。

此說只是我的揣測，不敢認為定論，請先生指敎。（東觀閣本前面應有「東觀主人」的題記，書坊因要充藤花榭本，可能毀去了。東觀閣本回目第二十七回作「寶釵戲彩蝶，……黛玉泣殘紅」，不作

「楊妃」「飛燕」。藤花榭本回目則作「楊妃」「飛燕」。）

胡適敬上　一九六一、二、十七夜

此篇未留稿，倘蒙飭人鈔一份見寄，至感。適之

又尊藏有正書局石印的所謂「國初鈔本」《紅樓夢》，卽「戚本」，將來可否借我用幾天？　適之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趙聰書（節錄）

趙聰先生：

……

我最近研究「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情形，始知雪芹在甲戌（乾隆十九，一七五四）年寫成的初稿只有此二十回？最有力的證據是十三回寫秦氏之死，「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此回原作「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她是自縊死的，故可以說「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後來删去了「天香樓事少卻四五葉」，故雪芹後來補寫十三回以前的幾回，故意寫秦氏之病重。十回寫張太醫診病，已說病只「有三分治得」了。十一回裏寫鳳姐、尤氏對話，竟說「一應的後事」，「都叫人暗暗的預備了」，只是棺材「不得好木頭」！這都可見甲戌初稿還沒有這四回（九至十二回）。如果秦氏已病重到「一應的後事」都預備了，他死時決不會「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了。

賈瑞的「風月寶鑑」的故事，是雪芹的舊稿，原是獨立的。如今也塞進這後寫的四回裏去，才塡

滿還空洞，這四回寫的很吃力，很潦草，——如寫學堂一回，實太潦草。

故我現在不但回到我十七年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只有四十回」。我現在進一步說：甲戌本雖已說「披閱十載，增删五次」，其實止寫成了十六回。看「庚辰本」的殘缺狀況，——已寫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回與二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顯然是後來補寫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沒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證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

故我這個「甲戌本」眞可以說是雪芹的最初稿本的原樣子，所以我決定影印此本流行於世，我這個意思，請你指教。

適之　一九六一、二、廿四下午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與李祖法書

祖法兄：

去年紐約的聚會，十分暢快，我至今還不曾忘記。近來還好嗎？今年二月廿五夜，我忽得心臟病，在臺大醫院住了八個星期，明天（四月廿二）可以出院了。很可能的，我也許還可以工作幾年。

剪寄我的一篇短文，專寫祖韓收藏的「曹雪芹小象」。我很盼望祖韓能看見我此文，更盼望我能看見此幅畫上原有的乾隆中年大名士的題詠。（此文原載香港友聯出版社代印的《海外論壇》今年一月號；我今天寄的是臺北《新時代》一卷三期登出的。）

祖韓此時若在香港，請老兄把此文給他看。老兄萬一知道他的地址，請轉寄給他。

弟胡適　一九六一、四、廿一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

跋子水藏的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紅樓夢》的小字本

狄平子(葆賢)加評石印的戚蓼生序本八十回《紅樓夢》有大字本與小字本的分別。我用傅孟眞原藏的大字本比勘毛子水的小字本,可以指出兩本的同異有這幾點:

(一)大字本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小字本每半頁十五行,行三十字。

(二)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黏石印的,故文字完全相同,斷句的圈子也完全相同,只有一葉例外,就是六十八回鳳姐初見尤二姐的談話,狄平子似嫌原本太多文言,不像那位識字不多的王熙鳳的口氣,所以曾用程偉元、高鶚的改本來塗改原本。但只塗改了十四行(六十八回二葉上九行至二葉上四行),這塗改的部分不好剪黏重印,所以小字本的六十八回第二葉的下半葉是重抄了通行本的文字付石印的。改本的白話比原本的文字加多了,故此半葉的行款很不整齊,還是半葉十五行,但每行字數從三十字到三十五字不等。(參看《胡適文存》第四集卷三《跋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的最後部分。）

（三）大字本原分前後兩集出版，前集四十回上方往往有狄平子的批評，往往指出此本與流行本文字上的不同。後集四十回則無一條評語。後集第一册的封面後頁有「徵求批評」的廣告一頁：

此書前集四十回，曾將與今本不同之點略爲批出。此後集四十回中之優點，欲求閱者寄稿，無論頂批總批，祇求精意妙論，一俟再版時即行加入。茲定潤例如下：

一等　每千字　十元

二等　每千字　六元

三等　每千字　五元

再前集四十回中批語過簡，倘蒙賜批，一律歡迎。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啓

這在當時是很高的報酬，所以小字本四十一回以後每回都有批語，大都是指此本與通行本的文字的不同。這是小字本的特別長處，值得特別指出。

（四）大陸上新出的《紅樓夢書錄》，其「版本」部分著錄此本的大字本，說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石印的。這似是錯的；若是民國元年印出的，書名不會題「國初抄本」了。孟眞藏本沒有初版年月。此書初印可能在宣統年間。

《書錄》記小字本初印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再版在一九二七年。子水此本末葉題「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五月貳版」。

《書錄》說小字本「係據大字本重新謄錄上石」，也是錯的，說見上文。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　適之

有幾處(十一，十二回)，我曾用庚辰本給此本校補脫文，略示此本雖然出於一個很早的鈔本，但有不少的缺點，因爲石印時經過重鈔，我們不知道這些缺點是出於原鈔本，還是由於重鈔時的錯誤。

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做到福建按察使。周汝昌有詳考。

(收入《胡適手稿》九集)

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

我在民國十七年已有長文報告這個脂硯齋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鈔本」了。今天我寫這篇介紹脂硯甲戌影印本的跋文，我止想談談三個問題：第一，我要指出這個甲戌本在四十年來《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第二，我要指出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一七五四）寫定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三，我要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並附帶介紹此本上用墨筆加批的孫桐生。

一、甲戌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地位

我們現在回頭檢看這四十年來我們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來做「《紅樓夢》的新研究」總成績，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石頭記》是最近四十年內「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見。

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的重要性就是：在此本發見之前，我們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原本」是什麼樣子；自從此本發見之後，我們方才有一個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方才知道怎樣訪尋那種本子。

我可以舉我自己做例子。我在四十年前發表的《紅樓夢考證》裏，就有這一大段很冒失的話：

>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淸戚蓼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那部書的封面上題着「國初鈔本紅樓夢」，……首頁題着「原本紅樓夢」。「國初鈔本」四個字自然是大錯的。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讚，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鈔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鈔本，決不是「原本」了……「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鈔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值，正不必假託「國初鈔本」。

我當時就沒有想像到《紅樓夢》的最早本子已都有總評，有夾評，又有眉評的！所以我看見「戚本」有總評，有夾評，我就推斷他已是很晚的展轉傳鈔本，決不是「原本」。（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裏也曾說「戚本」「決是展轉傳鈔後的本子，不但不免錯誤，且也不免改竄」。）

因爲我沒有想到《紅樓夢》原本就是已有評註的，所以我在民國十六年差一點點就錯過了收買這部脂硯甲戌本的機會！我曾很坦白的敍說我當時是怎樣冒失，怎樣缺乏《紅樓夢》本子的知識：

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鈔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爲「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裏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近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一粟」編著的《紅樓夢書錄》新一版，記錄我買得《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故事已曲解成了這個樣子：

此本劉銓福舊藏，有同治二年、七年等跋；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爲胡適收買，致未印行。

大概三十多年後的青年人已看不懂我說的「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這句話是說：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託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貝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興趣，……於是這部世界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裏，很可能就永遠被埋了！

我舉了我自己兩次的大錯誤，只是要說明我們三四十年前雖然提倡搜求《紅樓夢》的「原本」或

接近「原本」的早期寫本，但我們實在不知道曹雪芹的稿本是個什麼樣子，所以我們見到了那種本子，未必就能「識貨」，可能還會像我那樣差一點兒「失之交臂」哩。

所以這部「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的《石頭記》的發見，可以說是給《紅樓夢》研究劃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爲從此我們有了「石頭記眞本」（這五個字是原藏書人劉銓福的話）做樣子，有了認識《紅樓夢》「原本」「底本」的標準，從此我們方才走上了搜集研究《紅樓夢》的「原本」「底本」的新時代了。

在報告脂硯甲戌本的長文裏，我就指出了幾個關於研究方法上的觀察：

（一）我用脂硯甲戌本校勘戚本有評註的部分，我斷定戚本是出於一部有評註的底本。

（二）程偉元、高鶚的活字排印本是全删評語與註語的，但我用甲戌本與戚本比勘程甲本與程乙本，我推斷程、高排本的前八十回的序本也是有評註的抄本。

（三）我因此提出一個概括的結論：《紅樓夢》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評註的。那些評註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說的話；其餘可能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要說的話。

這幾條推斷都只是要提出一個辨認曹雪芹的原本的標準。一方面，我要掃清「有總評、有夾評，決不是原本」的成見。一方面，我要大家注意像脂硯甲戌本的那樣「有總評、有眉評、有夾評」的舊鈔本。

果然，甲戌本發見後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八大册借給我研究。這八大册，每册十回，每册首葉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册以

下，每冊首葉題「庚辰秋月定本」，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此本我叫做「乾隆庚辰本」，我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長文(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卽臺北版《胡適文存》第四集)討論這部很重要的鈔本。這八冊鈔本是徐星署先生的舊藏書，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這部書。後來因爲我宣傳了脂硯甲戌如何重要，愛收小說雜書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來沒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一類的鈔本。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叔魯就向我談及他的一位親戚家裏有一部脂硯齋評本《紅樓夢》。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我才見到那八冊書。

我細看了庚辰本，我更相信我在民國十七年提出的「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注的」一個結論。我在那篇跋文裏就提出了一個更具體也更概括的標準，我說：

> 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是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我們可以用這個辨認的標準去推斷「戚本」的原本必定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可以推斷程偉元、高鶚用的前八十回「各原本」必定也都題着「脂硯齋重評本」。

近年武進陶洙家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止殘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回，其中第十七、

十八回還沒有分開，又缺了第六十回、六十七回，是補鈔的。這本己卯本我沒有見過。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說，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評的。據說此本原是董康的藏書，後來歸陶洙。這個己卯本比庚辰本止早一年，形式也近於庚辰本。

近年山西又出了一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四八）菊月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沒有標明「脂硯齋重評本」。

但我看俞平伯輯出的一些評語，這個甲辰本的底本顯然也是一個脂硯齋重評本。此本第十九回前面有總評，說：「原本評註過多，……反擾正文。删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總計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的「古本」，我們可以依各年代的先後，作一張總表如下：

（一）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閱再評本，止有十六回。有今年胡適影印本。

（二）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存三十八回：第一至二十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未分開）。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三）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秋月定本「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共八冊，止有七十八

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沒有分開，第十七回首葉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尙無回目，第八十回也尙無回目。第七冊首葉有批云：「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又第二十二回未寫完，末尾空葉有批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的前葉有題記：「乾隆二十一年（一七六五）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本有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用己卯本補鈔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四）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即「戚本」。此本也是一部脂硯齋評本，石印時經過重鈔。原底本的年代無可考。此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了；第二十二回已補全了，故年代在庚辰本之後。因爲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我們可以暫定此本爲己丑本。此本有宣統末年（一九一一）石印大字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又有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及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石印小字本，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黏石印的。大字本前四十回有狄葆賢的眉批，指出此本與今本文字不同之處。小字本的後四十回也加上眉批，那是有正書局懸賞徵文得來的校記。

（五）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此本雖然有意刪削評註，但保留的評註使我們知道此本的底本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

（六）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一次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甲本」。「程甲本」的前八十回是依據一部或幾部有脂硯齋評註的底本，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此本是後來南方各種雕刻本、鉛印本、石印本的祖本。

（七）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二次排印的「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程乙本」。因為「程甲本」一到南方就有人雕板翻刻了，這個校閱改訂過的「程乙本」向來沒有人翻板，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亞東圖書館才用我的「程乙本」去標點排印了一部。這部亞東排印的「程乙本」是近年一些新版的《紅樓夢》的祖本，例如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的排印本，香港友聯出版社的排印本，臺北啓明書局的影印本，都是從亞東的「程乙本」出來的。

這一張《紅樓夢》古本表可以使我們明白：從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曹雪芹還活着的時期，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就是曹雪芹死後的第三十年，在這三十八、九年之中，《紅樓夢》的本子經過了好幾次重大的變化：

第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本：止寫定了十六回，雖然此本裏已說「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

次」；已有「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詩句。

第二、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之間，前八十回大致寫定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檢訂。現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沒有經過別人整理添補的狀態。庚辰本仍舊有「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話，但八十回還沒有完全，還有幾些殘缺情形。

（一）第十七回還沒有分作兩回。

（二）第十九回還沒有回目，還有未寫定而留着空白之處（影印本二〇二葉上）。

（三）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

（四）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都還沒有寫。

（五）第七十五回還缺寶玉、賈環、賈蘭的中秋詩。

（六）第八十回還沒有定目。

第三、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周汝昌先生曾發現敦敏的《懋齋詩鈔》殘本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詩，其前面第三首詩題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二字，故他相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齋詩鈔》影印出來了，我看那殘本裏的詩，不像是嚴格依年月編次的；況且那首「代簡」止是約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來喝酒的詩，很可能那時敦敏

兄弟都還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兩個月了。所以我現在回到甲戌本(影印本九葉至十葉)的記載,主張雪芹死在「壬午除夕」。

第四、從庚辰秋月到壬午除夕,止有兩年半的光陰,在這一段時間裏,雪芹(可能是因爲兒子的病,可能是因爲他的心思正用在試寫八十回以後的書)好像沒有在那大致寫成的前八十回的稿本上用多大功夫,所以他死時,前八十回的稿本還是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殘缺狀態。最可注意的是庚辰本第二十二回之後(影印本二五四葉)有這一條記錄:

>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一七六七)夏。畸笏叟。

這就是說,在雪芹死後第五年的夏天,前八十回本的情形還大致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樣子。

第五、在雪芹死後的二十幾年之中,——大約從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以後,到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有兩種大同而有小異的《紅樓夢》八十回稿本在北京少數人的手裏流傳鈔寫:一種稿本流傳在雪芹的親屬朋友之間,大致保存雪芹死時的殘缺情形,沒有人敢作修補的工作,此種稿本最近於現存的庚辰本。另一種稿本流傳到書坊廟市去了,——「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値,(可)得數十金」,——就有人感覺到有修殘補缺的需要了,於是先修補那些容易修補的部分(第十七回分作兩回,加上回目;十九回也加上回目,抹去待補的空白;二十二回潦草補

充；七十五回仍缺中秋詩三首；八十回補了回目)；其次補作那些比較容易補的第六十四回。最後，那很難補作的第六十七回就發生問題了。高鶚在「程乙本」的引言裏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可見當時廟市流傳的本子，有不補六十七回的，也有試補此回而文字不相同的，戚本的六十七回就和高鶚的本子大不相同，而高本遠勝於戚本。

第六、據浙江海寧學人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的《閱紅樓夢隨筆》，他在乾隆庚戌(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秋已聽人說，有人「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壬子(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周春在乾隆甲寅(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月記載這段話，應該可信，高鶚續作後四十回，合併前八十回，先鈔成了百二十回的「全部《紅樓夢》」，可能在乾隆庚戌秋天已有一百二十回的鈔本出賣了。到次年辛亥(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才有程偉元出錢用木活字排印，是爲「程甲本」。周春說的「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那是蘇州書坊得到了「程甲本」就趕緊雕版印行，他們等不及高蘭墅先生「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程乙本」了。

這是《紅樓夢》小說從十六回的甲戌(一六五四)本變到一百二十回的辛亥(一七九一)本和壬子(一七九二)本的版本簡史。如果沒有三十多年前甲戌本的出現，如果我們沒有認識《紅樓夢》原本或最早寫本的標準，如果沒有這三十多年陸續發見的各種「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紅

樓夢》本子演變的眞相這樣淸楚吧?

二、試論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

我在三十四年前還不敢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在他死之前九年多——止寫成了或寫定了這十六回書。我在那時只敢說:

我曾疑心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八十回,那麽,從甲戌到壬午(除夕),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是什麽書?……

我在當時看到的《紅樓夢》古本很少,但我注意到高鶚的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即「程乙本」——的引言裏說的「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我就推論:「這一點使我疑心八十回本是陸續寫定的。」

後來我看到了庚辰(一七六〇)本,我仔細研究了那個「庚辰秋月定本」的殘缺狀態——如六十四、六十七回的全缺,如第二十二回的未寫完——我更相信那所謂「八十回本」不是從頭一氣寫下去的,實在是分幾個段落,斷斷續續寫成的;到了壬午除夕雪芹死時,八十回以後止有一些無從整

理的零碎殘稿，就是那比較成個片段的前八十回也還沒有完全寫完。

最近半年裏，因爲我計畫要影印這個甲戌本，我時常想到這個很工整的清鈔本爲什麼止有十六回，爲什麼這十六回不是連續的，爲什麼中間缺少第九到第十二回，又缺少第十七回到第二十四回。

在我進醫院的前一天，我寫了一封短信給香港友聯出版社的趙聰先生，在那封信裏我第一次很簡單的指出我的新看法：就是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寫成的《紅樓夢》初稿止有這十六回。我說：

……故我現在不但回到我民國十七年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只有四十回。」我現在進一步說：甲戌本雖然已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其實止寫成了十六回。……故我這個甲戌本眞可以說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樣子。所以我決定影印此本流行於世。

這封短信的日子是「五十，二，二十四日下午」。在二十六七小時之後，我就因心臟病被送進臺灣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了。

今天我要把那封信裏的推論及證據稍稍擴充發揮，寫在這裏，請研究《紅樓夢》本子沿革的朋友不客氣的討論教正。

甲戌本的十六回是這樣的：

第一回到八回，

缺第九到第十二回，

第十三到第十六回，

缺第十七到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

我可以先證明第十七回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本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試看乾隆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秋月定本的狀態：

（一）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有二十七葉半之多，首葉題作「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前面空葉上有批語一行：「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二）第十九回雖然另起一葉，但還沒有回目，也還沒有標明「第十九回」。

（三）庚辰本的第二十二回沒有寫完，只寫到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四個燈謎，下面就沒有了。下面有一葉白紙，上面寫着：

暫記寶釵製謎云：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衾裏總無緣。曉籌不用鷄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

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這都可見第十七、十八、十九回是很晚才寫成的，所以在庚辰秋月的「定本」裏，那三回還止有一個回目。第二十二回寫的更晚了，直到雪芹死後多年還在未完成的狀態，所以後人有不同的補本，戚本補的第二十二回就和高鶚補的大不相同。（戚本保存惜春的謎，也用了寶釵的謎，還接近庚辰本；高鶚本刪了惜春的謎，把寶釵的謎送給黛玉，又另作了寶釵、寶玉兩人的謎。）

這樣看來，甲戌本原缺的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以後才寫的，其中最晚寫的是第二十二回：「此回未成而芹逝矣！」

其次，我要指出甲戌本原缺的第九到第十二回也是後來補寫的，寫的都很潦草，又有和甲戌本顯然衝突的地方。

這回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九回寫賈氏家塾裏胡鬧的情形，是八十回裏很潦草的一回。

第十回寫秦可卿忽然病了，寫張太醫診脈開方，說「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又說，「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這就是說，秦氏不能活過春分了。

第十一回寫秦氏病危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

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過了冬至，十二月初二，鳳姐奉命去看秦氏，「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鳳姐兒從秦氏屋裏出來，到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

這是很明白清楚的說秦氏病危了，「實在沒法兒了」，「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暗暗的預備好了。

這就到了第十一回的末尾了，忽然接上賈瑞「合該作死」的故事，於是第十二回整回寫的是「賈瑞正照風月寶鑑」的故事，——這一回裏，賈瑞受了鳳姐兒兩次欺騙，得了種種重病，「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倏又臘盡春回」，……這分明又過了整一年了。這整一年裏，竟沒有人提起秦可卿的病了！

我們試把這四回的內容和甲戌本第十三回關於秦氏之死的正文、總評、眉評，對照着看，我們就可以明白前面的四回是後來補加進去的，所以其中有講不通的重要衝突。

甲戌本的第十三回是這本子裏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卷，此回有幾條硃筆的總評、眉評、夾評，是一切古本《紅樓夢》都沒有保存的資料。此回末尾有一條總評，說：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難？）想

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同葉又有眉評一條：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事，少卻四五頁也。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是刪去了，那八個字的舊回目也改成「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了。但甲戌本此回的本文和脂硯評語都還保存一些「不寫之寫」，都是其他古本《紅樓夢》沒有的，甲戌本寫鳳姐在夢裏：

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傳事雲牌連叩四下，正是喪鐘，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會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此本「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之上有眉評說：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那九個字，庚辰本與甲戌本完全相同。己卯本我未得見，但據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校字記」九五頁，己卯本與庚辰本都作：

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戚本改作了：

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

程甲本原作：

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

程乙本就改作了：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但因爲南方的最早雕本都是依據程甲本作底本的，所以後來的刻本和鉛印本、石印本，也還有作「都有些疑心」的。（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論秦可卿之死》，一七七——一七八頁。）但多數的流行本都改成了「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我們現在看了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最古的脂硯齋評本，我們可以確知雪芹在甲戌年決心删去了「淫喪天香樓」四五葉原稿之後，還保留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十五個字的「不寫之寫」的史筆。

秦可卿是自縊死的，《紅樓夢》的第五回畫册上本來說的很清楚。畫册的正册最後一幅：

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樑自縊。（此句文字從甲戌、庚辰兩本及戚本）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曹雪芹在原稿裏對於這位東府蓉大奶奶的種種罪過，原抱着一種很嚴厲的譴責態度。畫冊判詞是一證。第五回寫寶玉在秦氏屋裏睡覺，是二證。第七回寫焦大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大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麽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藏。」是三證。第十三回原標「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回目，又直寫天香樓事至四五葉之多，是四證。在甲戌本寫定之前，雪芹聽了他最親信的朋友（？）的勸告，決心「姑赦之」，才删去了那四五葉直寫天香樓的事，才改十三回的回目作「秦可卿死封龍禁尉」。四證之中，删去了一證。但其餘三證，都保存在甲戌本及後來幾個寫本裏。在第十三回裏，雪芹還故意留着「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九個字的史筆。

我們不必追問天香樓事的詳細情形了。我現在只要指出第十三回寫秦可卿突然死去，無論是甲戌以前最初稿本直寫「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或是甲戌、己卯、庚辰各本保存的「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的委婉寫法，都可以用作證據，證明甲戌寫定的《石頭記》稿本還沒有第十回到第十一回那樣詳細描寫秦可卿病重到垂危的幾回文字。如果可卿早已病重了，早已病到「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已「暗暗的預備了」，這樣病到垂危的一個女人死了，怎麽會叫人「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呢？

所以我們很可以推斷：曹雪芹寫「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原稿的時候，他壓根兒就沒有想寫秦氏是病死的。後來他決定删去了「淫喪天香樓」的四五葉，他才感覺到不能不給秦氏捏造出「很大的一個症候」，在很短的一個冬天，就病到了要預備後事的地步。在那原空着的四回裏，秦氏的病況就佔了兩回的地位。但因爲寫秦氏病狀的許多文字不是雪芹原來的計畫，所以越想越不像了！本來要寫秦氏活過了冬至，活不過春分的，中間插進了「正照風月寶鑑」的雪芹舊稿，於是賈瑞病了一年，秦氏也就得以挨過整整一年，到賈璉送林黛玉回南去之後，鳳姐兒才夢見秦氏，接着就是喪鐘四下，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

試看第八回末尾寫賈氏家塾「現今司塾的賈代儒乃當代之老儒」，是何等鄭重的描寫！再看第十三回鳳姐兒夢裏秦氏說賈氏家塾，又是何等鄭重的想法！何以第九回寫賈氏家塾竟是那樣兒戲，那樣潦草呢？何以第十一回寫那位「當代之老儒」和他的長孫又是那樣的不堪呢？

甲戌本第一回有一長段敍說《石頭記》的來歷，其中說：

> ……空空道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

甲戌本這裏有硃筆眉評一條，說：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這一條評語是各種脂硯齋評本都沒有的。這句話好像是說，《風月寶鑑》是曹雪芹寫的一本短篇舊稿，有他弟弟棠村作序；那本舊稿可能是一種小型的《紅樓夢》；其中可能有「正照風月寶鑑」一類的戒淫勸善的故事，故可以說是一本幼稚的《石頭記》。雪芹在甲戌年寫成十六回的小說初稿的時候，他「覩新懷舊」，就把《風月寶鑑》的舊名保留作《石頭記》許多名字的一個。在甲戌之後，他需要補作那原來缺了許久的第九回到第十二回，他不能全用那四回地位來揑造秦氏的病情，於是他很潦草的採用了他的《風月寶鑑》舊稿來塡滿那缺卷的一部分。因爲這個故事本是從前寫的，勉強插在這裏，所以就顧不到前面敍說秦氏那樣垂死的病情，在那時間上就不得不拖延了一整年了。

我提出這四回的內容和第十三回的種種衝突，來證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是甲戌初稿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

所以我近來的看法是，曹雪芹在甲戌年寫定的稿本只有這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第十三到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中間的缺卷，第九到第十二回，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都是雪芹晚年才補寫的。

三、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附記墨筆批書人孫桐生

我在民國十六年夏天得到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首葉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踪跡，所以毁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裏的歷史。

我只知道這部十六回的寫本《石頭記》在九十多年前是北京藏書世家劉銓福的藏書。開卷首葉有「劉銓福子重印」、「子重」、「髣眉」三顆圖章；第十三回首葉總評缺去大半葉，襯紙與原書接縫處印有「劉銓福子重印」，又襯紙上印「專祖齋」方印。第二十八回之後，有劉銓福自己寫的四條短跋，印有「銓」、「福」、「白雲吟客」、「阿癐癐」四種圖章。「髣眉」可能是一位女人的印章？「阿癐癐」不是別號，是蘇州話表示大驚奇的歎詞，見於唐寅題《白日昇天圖》的一首白話詩：「只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降下來。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齊喊『阿癐癐！』」劉銓福刻這個圖章，可以表示他的風趣。

十四回首葉的「專祖齋」方印，是劉銓福家兩代的書齋，「專祖」就是「甎祖」，因爲他家收藏有漢朝河間獻王宮裏的「君子館磚」，所以他家住宅稱爲「君子館甎館」，又稱「甎祖齋」。葉昌熾《藏書紀

事詩》卷六有一首記載劉銓福和他父親劉位坦的詩，有「河間君子館甎館，廠肆孫公園後園」之句，葉氏自注說：

劉寬夫先生名位坦，（其子）子重名銓福，大興人，藏弆極富。……先生……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甎，名其居曰君子館甎館，又曰甎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甎館，孫公園後園」。今其孫尚守舊宅，而藏書星散矣。

「專祖」就是說那是磚的老祖宗。劉位坦是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的拔貢，經過庭試後，「爰自比部，逮掌諫垣」，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由御史出任湖南辰州府知府。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他從辰州府告病回京，他死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他是一位博學的金石書畫收藏家，能畫花鳥，又善寫篆隸。劉位坦至少有一個兒子，四個女兒。有一個女兒嫁給太原喬松年，一個女兒嫁給貴筑黃彭年，這兩位劉小姐都能詩能畫，他們的夫婿都是當時的名士。黃彭年《祭外舅劉寬夫先生文》（《陶樓文鈔》十四）說他「博嗜廣究，語必窮源，書惟求舊」。又說他「廣坐論學，謂有直橫，橫浩以博，直一以精」，這就頗像章學誠的「橫通」論了。

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慶晚年，死在光緒初年（約當一八一八——一八八〇）。在咸豐初年，他曾隨他父親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臺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

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蹟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札，一珊在一九五四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眞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廠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眞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百家書札眞跡》有丁念先先生所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爲說「劉畐字銓福」；一爲說「咸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誤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但傳中說他

博學多才藝；金石、書畫、詩詞，無不超塵拔俗；旁及謎子、聯語，亦皆匠心獨運。

這幾句話最能寫出劉銓福的爲人。

劉銓福收得這部乾隆甲戌本《石頭記》是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他有癸亥春日的一條跋，說：

……此本是《石頭記》眞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

幾個月之後，他又寫了一跋：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語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尙留眞面。……五月二十七日閱，又記。

這兩條跋最可以表示劉銓福能夠認識這本子有兩種特點：第一，「此本是石頭記眞本」。「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尙留眞面」。第二，「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這兩點都是很正確的認識。一百年前的學人能夠有這樣透闢的見解，的確是十分難得的。

他所以能夠這樣認識這個十六回寫本《紅樓夢》，是因爲他是一個不平凡的收藏家，收書的眼光放大了，他不但收藏了各種本子的《紅樓夢》，並且能欣賞《紅樓夢》的文學價値。甲戌本還有他的一條跋語：

《紅樓夢》非但爲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戊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秋記。

這是他得此本後第六年的跋語。他曾經細讀《紅樓夢》，又曾細讀這個甲戌本，所以他能夠欣賞《紅樓夢》「直是另一種筆墨，……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所以他也能認識這部十六回的《紅樓夢》殘本是「《石頭記》眞本」，又能承認「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

甲戌本還有兩條跋語，我要作一點說明。

此本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的兩個朋友寫的：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已意，恨不得作者一譚。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青士、椿餘同觀於半畝園，並識。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孟秋。

青士是濮文暹，同治四年三甲十二名進士；椿餘是他的弟弟文昶，同治四年三甲五十九名進士。他們是江蘇溧水人。半畝園是侍郎崇實家的園子。濮氏兄弟都是半畝園的教書先生。

還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自己寫的，因爲這條跋提到在這個甲戌本上寫了許多墨筆批語的一位四川綿州孫桐生，所以我留在最後作介紹。劉君跋云：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册，語雖近鑿，而於《紅樓夢》味之亦深矣。雲客又記。

此跋「雲客又記」，大概寫在癸亥兩跋之後，此跋旁邊有後記一條，說：

此批本丁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夏借與緜州孫小峯太守，刻於湖南。

我們先說那個「妙復軒」批本《紅樓夢》十二巨册。「妙復軒」評本即「太平閑人」評本，果然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湖南「臥雲山館」刻本，有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二）孫桐生的長序，序中說：

丙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寓都門，得友人劉子重貽以「妙復軒」《石頭記》評本。逐句疏櫛，細加排比，……如是者五年。……

刻本又有光緒辛巳(七年，一八八一)孫桐生題詩二首，其詩有自注云：

憶自同治丁卯得評本於京邸，……而無正文；余爲排比，添注刻本之上；又親手合正文評語，編次鈔錄。……竭十年心力，始克成此完書。……

這兩條都可以印證劉銓福的跋語。

刻本有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孫桐生的跋文，他因爲批書的「太平閑人」自題詩有「道光三十年秋八月在臺灣府署評《石頭記》成」的自記，就考定「太平閑人」是道光末年做臺灣知府的仝卜年。這是大錯的。

近年新出的一粟的《紅樓夢書錄》新一版(頁四八——五七)著錄《妙復軒評石頭記》鈔本一百二十回，有五桂山人的道光三十年跋文，明說批書的人是張新之，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和他同客莆田；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評本成五十卷，新之回北京去了；四五年之後，「同遊臺灣，居郡署，……閱一載，百二十回竟脫稿。……」張新之的籍貫生平無可考，可能是漢軍旗人，但他不是臺灣府知府，只是知府衙門裏的一位幕客，這一點可以改正孫桐生的錯誤。

孫桐生，字小峯，四川綿州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三甲一百十八名進士，翰林散館後出知酈縣，後來做到湖南永州府知府。他輯有《國朝全蜀詩鈔》。

這部甲戌本第三回二葉下賈政優待賈雨村一段，有墨筆眉評一條，說：

予聞之故老云，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高士奇）。蓋江村未遇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旋膺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執敗，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玉之爲容若（納蘭成德）無疑。請以質之知人論世者。

同治丙寅（五年）季冬，左綿痴道人記，（此下有「情主人」小印）

這位批書人就是綿州孫桐生。（刻本「妙復軒」批《紅樓夢》的孫桐生也說「訪諸故老，或以爲書爲近代明相而作，寶玉爲納蘭容若。……若賈雨村，卽高江村也。……」）我要請讀者認淸他這一條長批的筆跡，因爲這位孫太守在這個甲戌本上批了三十多條眉批，筆跡都像第三回二葉這條簽名蓋章的長批。（此君的批語，第五回有十七條，第六回有五條，第七回有四條，第八回有四條，第二十八回有兩條。）他又喜歡校改字，如第二回九葉上改的「疑」字；第三回十四葉上九行至十行，原本有空白，都被他塡滿了；又如第二回上十一行，原作「偶因一着錯，便爲人上人」，墨筆妄改「着錯」爲「回顧」，也是他的筆跡。（庚辰本此句正作「偶然一着錯」。）孫桐生的批語雖然沒有什麼高明見解，我們既已認識了他的字體，應該指出這三十多條墨筆批語都是他寫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載《作品》二卷六期）

康熙朝的杭州織造

《掌故叢編》二十九期有蘇州織造李煦密摺二十件，其康熙四十年三月一摺云：

……去年十一月內奉旨，三處織造會議一人往東洋去，欽此欽遵。……今年正月傳集江寧織造臣曹寅，杭州織造臣敖福合，公同會議得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可以去得，令他前往。但出洋例候風信，於五月內方可開船。現在料理船隻，以便至期起行。……

又六月摺云：

……臣煦等恐從寧波出海商船頗多，似有招搖，議從上海出去，隱蔽爲便。莫爾森於五月二十八日自杭至蘇，六月初四日在上海開船前往矣。

又十月摺云：

……莫爾森於十月初六日回至寧波，十一日至杭州，十五日至蘇州，十六日即從蘇州起行進京……

這三摺可見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商船往來的便利，又可見蘇、杭兩織造兼營對外國的商業貿易。《紅樓夢》十六回鳳姐兒說：

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接駕）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

趙嬤嬤道：

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俗語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這些話不是沒有歷史背景的。

乾隆元年刻成的《浙江通志》（民國廿三年商務影印光緒廿五年浙江官書局重刊本）一百廿一，織造府的織官表如下：

金遇知	康熙八年任
敖福合	康熙卅一年任
孫文成	康熙四十五年任
李秉忠	雍正六年任

許夢閎　雍正六年任

隆　昇　雍正九年任

《通志》不記此諸人之籍貫資歷。孫文成可能也是曹寅家的親戚，《永憲錄》說曹寅的母親孫氏是康熙帝的保母。康熙帝三十八年南巡：

駐驆金陵尙衣署中，時內部郎中臣曹寅之母封一品夫人，孫氏叩顙墀下，兼得候皇太后起居，問其年已六十有八，衷宸益加欣悅，遂書「萱瑞堂」以賜之。（毛際可《安序堂文鈔》十七，《萱瑞堂記》）

馮景也有記文：

……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馭，止蹕於江寧織造臣曹寅之府。寅紹父官，實維親臣、世臣，故奉其壽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遂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解舂集文鈔》四，《萱瑞堂記》。以上兩件，均引見周汝昌《新證》頁三一七——三一九）

《永憲錄》說曹寅母爲聖祖保母，似不是沒有根據的話。孫文成可能是孫氏的一家？曹寅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一摺云：「蒙聖旨令臣孫文成傳諭臣曹寅：三處織造視同一體，須要和氣。若有一人行事不端，兩個人說他，改過便罷；若不悛改，就會參他。不可學敖福合妄爲。欽此。……臣寅……謹記訓旨，刻不敢忘。從前三處委實參差不齊，難逃天鑒。今蒙訓旨，臣等雖即草木昆蟲，亦知仰感聖

化。況孫文成係臣在庫上時曾經保舉，實知其人，自然精白乃心，共襄公事。……」（《文獻叢編》第十輯）此摺未說孫文成是曹寅的親戚，止說「係臣在庫上時曾經保舉，實知其人」。

當再查《浙江通志》，看看敖福合的事，看他如何「妄爲」。

一九六一、五、廿一夜

後記

《浙江通志》五二，《水利》一，杭州府「城內河」：

大河舊爲鹽橋運河，小河舊爲市河。……西河舊爲清湖河，東運河舊爲菜市河。……康熙廿三年錢塘裘炳泓具呈請開城河，有「城內河道日就淤塞，殆三百餘年矣」之語。廿四年巡撫趙士麟力行開濬，自起工至迄工，僅六月。邵遠平有《濬河記》，記趙公開河的成績：「其已塞而全疏者，……凡十二里，以丈計者一千四百四十有奇。其流淺而濬者，凡二十五里，以丈計者三千一百有奇，黃白金以兩計者凡二萬有餘，役以工計者凡二十餘萬。……使三百年久湮之美利一旦盡復，而吾杭人如鯁得吐，如痺得仁，欣然有樂生之漸！……」

此下記織造孫文成開河事：

（康熙）四十四年，織造孫文成議闢湧金水門，引水入城，自溜水橋開河，廣五尺，深八尺，至三橋，折而南，又轉東至府前，以備聖駕南巡御舟出入焉。

又卷三十，公署一：

織造府在太平坊。……國朝撤中官而掌以內務府官，織造御用袍服。順治四年，督理杭蘇織造工部侍郎陳有明重修。

注引陳有明《織造府碑記》：

織造有東西兩府。東府為駐劄之地，西府則專設機張。西府圮壞過多，悉爲整理。……復於東府，自堂簾臥室之側，悉置匠作，以供織挽。荒蕪整頓，煥然一新。……

此後敍孫文成捐修東府事：

康熙四十五年，織造孫文成捐修東府，預備聖祖南巡駐蹕，繪圖勒石焉。復於大門之外購買民地，開濬城河，以達湧金門。大門內爲儀門，爲通道，爲大堂。……後有二堂。堂後爲宅門，爲衙堂，爲內宅門，爲住房，爲大庫。府之外，復有織染、總織、西府三局。年久傾圮，雍正八年織造許夢閎捐資重葺。

合看兩卷所記，似孫文成開城河水入城「至府前」是到織造府前。

一九六一、五、廿三

《浙江通志》卷一百廿一職官十一

織造府（排在總督，巡撫都察院，提督學政，巡按御史，巡鹽御史之下；而在北關、南關監督，海關監督，布政使，按察使之上！）

哈士	康熙元年任	
桑格	康熙二年任	
常明	康熙三年任	
金遇知	康熙八年任	
敖福合	康熙卅一年任	
孫文成	康熙四十五年任	
李秉忠	雍正六年任	
許夢閎	雍正六年任	七年兼管理北南關監督
隆昇	雍正九年任	九年兼管理北南關監督

（收入《胡適手稿》第九集中冊）

答李孤帆書

孤帆兄：

幾年不通音問了，忽然張貴永先生給我看你三月十六日的長信，我才知道你們的近況，我很高興。

謝謝你問候我的病，謝謝你提及曹雪芹畫像的下落。

祖萊的報告，可惜我知道太晚了。我在去年十一二月裏，曾寫「所謂『曹雪芹小像』的謎」短文，給《海外論壇》一月號。（香港友聯社印刷發表；又給《新時代》一卷四期轉載。不知你看見此文沒有？此文頗有責問祖韓的話。我曾剪下此文，寄給祖法，他已寄給祖韓了。我盼望你和祖萊都能看見此短文。如香港已找不到上說的兩個刊物，乞告我，當覓一份寄上。）

祖萊的話使我很感興趣。難道我疑心的一些作僞的痕跡，——如「旅雲王岡寫」的題款，王南石的二印章，如「壬午春三月」的題字，——都是在此畫「被刼」之後才加上去的嗎？祖韓受的寃枉

不小了。

祝你和葆真都好。

適之　一九六一、五、廿五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

與李孤帆書

孤帆兄：

前寄一信，想已收到了。

今剪寄我的短文，請你看看。如祖萊在港，也可以給他看看。香港可以買到吳恩裕的《有關曹雪芹八種》，他談曹雪芹畫像是在八七頁，八八頁，八九—九一頁。

此畫雖被劫，而劫此畫的人至今不敢出面，故至今仍說此畫是「李祖涵舊藏」，「仍在收藏者之手，惟不肯示人耳」。吳恩裕說他曾托張國淦函祖韓，張又曾轉托翁文灝函商，祖韓均不答覆。現在想來，想是祖韓不敢再說「被劫」之事，更不敢說出「劫」者是誰？

祖萊若知「劫」者是誰，能告我否？

匆匆敬問你和葆眞都安好。

適之　一九六一、五、廿八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李祖法書

祖法兄：

謝謝你五月廿九日的信。

芑均兄已見過幾次。

祖萊已見過否？「劫」此畫者是誰？何年「被劫」？

至今此畫的新主人還不曾出面，故此畫的「照片」流傳在大陸上還傳說是「李祖涵舊藏」，還說「此畫已運香港」，或說「此畫仍在收藏者之手，惟不肯示人耳」！因此，吳恩裕（北大政治系教授，近年始注意《紅樓夢》掌故）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曾托人寫信問祖韓，均未得覆。

祖韓所以不覆信，原因大致如你信上所說，及孤帆轉述祖萊所說。祖萊說的是：祖韓「被劫時亦未攝影留存」（此畫及畫上的題咏）。

我疑心那「劫」畫的人就是造作那三件僞證的人，（一）「旅雲王岡寫」一行字，（二）「南石」、「岡」

兩小印，(三)「壬午春三月」一行字。此三項，我在三十年前見祖韓此幅時，就沒有看見。(我絕不記得曾見此三事。) 葉譽虎寫信給我，也沒有提及此三事。可能還有第(四)項僞證物，就是「幽篁圖」或「獨坐幽篁圖」的標題。

我今夏去紐約，要把舊日記幾十册帶回來，我一定要翻出我當日記的話及葉譽虎的原信。

總而言之，原有的乾隆大名公八九人的題咏是永遠要被埋葬或毁滅了。畫上現在添出了這三四件有意作僞的題記及印章，而隱藏原題咏，與造作新題記及印章的責任，至今還由「上海李祖涵氏」負責！這是掇畫的人所以至今還不出面的原因。你想我的看法對不對？

寄上一份我的小文，可以與祖萊看看。

適之　一九六一、五、卅一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李孤帆書(節錄)

孤帆兄：

謝謝你五月卅日及六月一日的兩封信。

祖萊肯為那幅畫象再去函祖韓，我十分感謝。請你告訴祖萊，最要緊的是那些乾隆名人的題詠的全部，其次是「旅雲王岡寫」，「王岡的兩個印章」，及「壬午春三月」，「獨坐幽篁圖」等四項是否原畫上所有的題記。

……

你收集的《紅樓夢》的著作確實很豐富。六月一日信上開的書目使我歆羨！(我收的「程甲本」、「程乙本」都沒有帶出來。你的書目裏的書，我大致都有。)但你的《紅樓夢集評》計畫，我覺得太廣泛，太雜，不容易斷制選擇。你看見我的《甲戌脂硯齋重評本》影印本及我的長跋沒有？香港預約的五百部，已寄出了，你若已預約了，你可以看看我的長跋，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你若沒有

預約，我當設法寄一部給你。

有許多文章是不值得收集的，如李辰冬、林語堂、趙岡、蘇雪林……諸人的文字。「集評」一名，似也不甚妥。因爲「集評」一名詞不能包括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原料，如故宮發現的曹寅父子三人一百多件密摺及硃批，——曹寅之妻李氏是李煦之妹，——如周汝昌的《楝亭圖》四大卷的資料，如近年出現的曹雪芹的朋友的詩文集，如敦誠、敦敏諸人的詩之類，「集評」一名也不能包括四十年來出現的紅樓本子，如我的「甲戌本」之類。

這個問題，你沒有好好的想過，此時談論不能暢達，似宜暫時先着手收集資料，下次再談如何整理。

你不妨重讀我的《紅樓夢考證》，看我如何處理這個紛亂的問題。我在那時（四十年前）指出「《紅樓夢》的新研究」只有兩個方面可以發展：一是作者問題，一是本子問題，四十年來「新紅學」的發展，還只是這兩個問題的新資料的增加而已。

匆匆奉復，寫得太長了，暫且打住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六一、六、五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趙聰書（節錄）

趙聰先生：

謝謝你六月廿四日的信。我從你此信裏，和劉甫林兄的信裏，摘引了幾句話——贊揚《甲戌本石頭記》的印製精工的話——寫信去謝中央印製廠的主持人。他們收到了我致謝的信，聽說很高興，聽說他們要在一個廠中同人的通訊刋物上發表我的信和你們贊許的話。我若收到那刋物，一定寄一份給你。

友聯重印的《紅樓夢》初版賣完，即將再版，我盼能得「再版」一部。

我覺得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四册，其一二册是八十回校本，第三册全是校字記，第四册是後四十回，作爲附錄）在今日還是第一善本。你若沒有細看，請你找來一校，便知此本眞不愧爲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結果！

…………

胡適　一九六一、七、廿四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蘇雪林書

雪林：

謝謝你的信。

這回你來南港小住，使我得多見你幾次，我很高興。可惜我們沒能多談談。

我勸你不要輕易寫談《紅樓夢》的文字了。你沒有耐心比校各種本子，就不適宜於做這種文字。《作品》上的文字是趙岡寫的，不是趙聰寫的，你給我的信上說是「趙聰文」，難道我抓住了這一個誤字，就可以寫一篇文章說蘇雪林如何如何嗎？同一封信裏，你把董同龢作「董仲龢」，我抓住了第二個誤字，難道又可以用作證據來證明什麼嗎？

趙岡先生是一位學經濟的，他在幾年前偶然對《紅樓夢》發生興趣，寫了無數文字，越寫越走上了一個牛角尖裏去了。我也曾托人勸過他，他雖然不肯聽，但他卻眞發憤搜集材料，搜集版本。他

是很有耐心的，故能細心比較文字，有時有很可注意的發現。

你在這裏小住的時候，我本想請你看看我的書房裏現有的《紅樓夢》版本：

甲戌脂本　存十六回
庚辰脂本　八十回本
戚蓼生本　八十回本

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是一部最好的「彙校本」，單是「校字記」就有六百九十多頁！你連戚本都沒有校過，又不曾比勘俞平伯的彙校本，千萬不可用庚辰本的「別字，錯字，及不通文句」來說，「當亦出於曹雪芹手筆」！你沒有做過比勘本子的工夫，那有資格說這樣武斷的話！難道別本上的不「別」字，不「錯」字，「通」的文句就不「出於曹雪芹手筆」了嗎？

不必聽章君穀的話，你多挑一個題目寫文字吧。辦雜誌的人叫你寫《紅樓夢》的文字，那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心理，他不管蘇雪林女士晚年目力與體力與耐心是否適宜於做這種需要平心靜氣的工夫而不可輕易發脾氣的工作！

你聽聽老師的好心話吧！

適之　一九六一、十、四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蘇雪林書（節錄）

雪林：

謝謝你的信。

你肯決定不寫《紅樓夢》的文章，我很高興。

昨天院中布置雙十節展覽「善本書」，要我的《脂硯齋石頭記》也參加。我因此翻看幾個舊寫本《紅樓夢》與各種刻本、排本。我試舉一兩個例子，寄給你看看。

（一）你試翻我的影印本八三頁上六行「劉姥姥」下注：

音老，出《諧聲字箋》，稱呼畢肖。

又看八三頁上七行，又下十行，又八五頁下三行作「劉嫽嫽」，又八六頁上五行，又上八行，皆作「劉嫽嫽」。八六頁下四行，又下十一行同，又八七頁下二行，下十一行；八八頁上七行，下二行；又八九頁下六行，又九十頁下三行，九一頁上十一行，也作「嫽嫽」。

我們看這一回（第六回）裏，現行的印本把「劉姥姥」都改作「劉老老」，凡六十四次之多。而我的寫本，作「姥姥」的四十七次，作「嫽嫽」的十七次。庚辰本一律作「姥姥」。看甲戌本的注語「姥音老，出《諧聲字箋》」，可知「嫽嫽」是最初寫法，後來改「姥姥」，但改之不盡，還留下十七處作「嫽嫽」。原注的意思是說，此字讀「老」音，但用于老女人，應寫作「姥姥」。曹雪芹爲這一個字，先用「嫽嫽」，後來依據《諧聲字箋》改爲「姥姥」。刻本改「姥姥」爲「老老」，起于「程甲本」與「程乙本」，這兩木活字排本，爲了避免刻「姥」字，一律改作「老老」，——這樣一來，作者先作「嫽嫽」後改作「姥姥」的一番苦心，就完全看不出了。

（二）你試翻我的影印本八五頁下二行「進城逛去」，下注云：

音先去聲，遊也。出《諧聲字箋》。

九五頁下三行有「只管來徃徃」，庚辰本，一一八頁二行，作「進城曠去」，一三二頁一行作「只管來曠曠」（庚辰本此回無脂批注），程氏排本用「逛」字，以後南方刻本也都用「逛」字。若沒有甲戌本保存的「徃」字與原注文，我們就無從知道二百年前的作者爲這一個俗字費的心血了。

（編者按：胡適在這一段信頭上又寫：「曠」字不是光去聲，也沒有遊玩之義。「逛」字見于《康熙字典》，引《集韻》古況切，音誑，欺也。又《等韻》狂上聲，《玉篇》走貌。）

(三)你試翻我的影印本八五頁下六行：

劉姥姥便不敢進去，且彈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偵到角門前。（編者按：原信傍批「偵字神理」。）

又下八行：

劉姥姥只得偵上來，向「太爺們納福！」

又九十頁下五行：

方偵到這邊屋內來。

這三個例子，庚辰本都改了：

(a)然後走到角門前。（程乙本作「溜」）

(b)只得蹭上來（程乙本作「蹭」）

(c)方過這邊屋裏來。（程乙本作「方蹭到這邊屋內」。）

再看南方刻本：

(a)然後蹲在角門前。

(b)只得挨上前來。

（c）方蹭到這邊屋內。

你看了這一個「徝」字的歷史，就可以明白二百年前的作者尋一個合乎活語言的字有多麼大的困難！

看以上的三個俗字，——嫽（姥）、徍、徝，——我們可以懂得古人用活語言作文學眞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曹雪芹這三個字，眞費了一番苦心。然而稿本到了別人手裏，這三個辛苦寫定的字都輕輕的被人亂改換了！（「徝」字是《康熙字典》有的。）

你認得「嬣」字嗎？那是中古白話文字裏的「呢？」字。

你認得「懣」字嗎？那是「我們」「你們」的「們」字。

懂得一千年前或二三百年前古人造俗字的艱難，我們就不會輕易談「白字」、「別字」了。

以上幾個例子也可以略表示甲戌本早于一切寫本。

……………

適之　一九六一、十、十、夜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答翁慧娟書

雅南：

你的《紅樓夢雜記》，你給你妹妹的信，我都看了。（我還沒有看見你的「一團和氣」。）我覺得你的雜記是可以發表的。你讀小說很細心；有些很有趣味的新發見，是細心比勘本子的人才能夠指出的。你指出的庚辰脂本六十九回及七十三回比高本（程乙本）多出不少的字，都是值得指出的。

但七十三回的邢夫人一段話，頗與冷子興說的賈家的世系有些不相合的地方。你已指出脂庚本「邢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我藏的甲戌脂本與庚辰本同。你引的高本「也有一子名叫賈璉」似是亞東版改本；程高本實作「也有二子，次名賈璉」。

第二回說迎春，各本有這樣的不同：

甲戌本　　二小姐乃赦老爹前妻所出。

庚辰本　二小姐乃政老爹前妻所出。

己卯本　二小姐赦老爺之女，政老爹養爲己女。（據俞平伯校本）

程甲乙本　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

戚本　二小姐赦老爺之妾所出。

（俞平伯合校本，「疑當作『赦老爺前妾所出』」）

看七十三回邢夫人的話，顯然甲戌本與庚辰本第二回關於迎春的話都有錯了，這一點頗像我早年指出的第二回冷子興說「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說來奇怪」，寶玉比元春止小一歲，與十八回說他們「雖爲姊弟，有如母子」，不相符合，——這些地方好像都只表示曹雪芹的小說是陸陸續續，先先後後，不是一氣寫成的；他又常在貧病之中，精神有時不能貫注：後來書未寫成，他就死了，沒有修改調整的機會，致勞後人的各種方式的修正。

你的兩點結論，一，賈璉不是邢夫人所生；二，也不是與迎春同母，我想都很對的。

你從一點女人的觀點來看《紅樓夢》，看出了許多東西，往往有我們男人不注意的。

六十五回庚辰本寫尤三姐有「一對金蓮，或敲，或並，沒有半刻斯文」，你指出全部《紅樓夢》的女人，止有尤三姐寫得是小脚，這一點好像沒有人指出過。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是用八種本子合校的，有六十五回的鈔本凡有四種；庚辰本、己卯本、戚本、山西新出來的甲辰本，都有這十三

個字(戚本作「或翹」)。我曾請一位滿洲貴族後人看這一段，問他，「這裏寫的還止是說兩隻活潑的脚，還是說一對小脚！」他說：「是說一對裹小的脚。」這是你的一個發見！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裏可能止是寫「兩隻好看的脚」，「或敲或並，沒半刻斯文」，不一定是小脚，兩隻小脚未必能有這樣活潑？但我不敢堅持此說。尤、秦兩家出身不高明，可能不是旗人。

關於《紅樓夢》裏記的西洋進口的物品，從前已有方豪(天主教的學人)先生等作專文指出過了。大談太祖皇帝南巡，賈家、甄家、王家接駕的故事是曹寅在江寧織造任內的實事。鳳姐說，「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

「那時曹寅任江寧織造，二十一年之久，李煦(曹寅妻兄)任蘇州織造，二十九年之久，還有久任杭州織造的孫文成，似也是他們的親戚，這三個織造是和外國貿易有很大關係的，故「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並不是過分的「吹」了。

你說那些「吃、穿外國東西」……都在八十四回之內，偶有寫衣服的，「都是很平常」，甚至於九十七回寫新婦寶釵也只有「盛裝艷服，豐肩輭體」那麽幾個字。你因此「不由得不懷疑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是一個人的手筆」。這也是一個很有趣味的發見。

古話說，「三世仕宦，才懂得穿衣吃飯。」你的觀察是很有理的。

關於你喜歡寶釵，而不太喜歡黛玉，我也大致贊同你的看法。曹雪芹寫寶釵，下筆很委婉，似乎沒有多用貶詞，但有兩三處是有意寫寶釵的深謀遠慮的。如金鎖片上刻詞，與玉上刻詞是「一對」，是一例。如二十七回滴翠亭上聽了小紅墜兒的私語，寶釵用的「金蟬脫殼」的法子，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是一個更明顯的例。你說是嗎？

我今年把我藏了三十多年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出來了，預約賣了一千四百部，我自己留下了一百部，快送完了。今托燕娟寄一部給你看看。

祝你們都好。

適之　一九六一、十、十四夜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

題劉銓福的《竹樓藏書圖》

王靄雲先生收藏的常州莊少甫畫的《竹坳春雨樓藏書圖》，有代州馮志沂的記，有貴筑黃彭年的後記，圖與記都是劉寬夫和他的兒子子重兩代的傳記資料，我最愛馮君說子重藏書。

喜借人觀，庋書連棟，躡几榻取畀，無倦色，……又多巧思，時出己意教肆工潢治之，無金玉錦繡之侈，而精雅可愛玩。朋友遊書肆，見異本，力不能致者，多樂以告君，謂書入他人家不若在君家爲得所也，以故，君藏書日以富。

三十多年前，我初得子重原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我就注意這四本書絕無裝璜，而蓋有劉子重的私人印章八顆之多，又有他的短跋四條，都很有見地，裝璜無金玉錦繡之侈，而能細讀所收的書，能指出其佳勝處，寫了一跋又一跋，——這是眞正愛書的劉銓福先生。

胡適敬記　一九六一、十一、三

（收入《胡適手稿》九集）

《紅樓夢》問題最後一信(答金作明書)

作明先生：

謝謝你二月十二日「清晨四時三十分」的信。

你喜歡搜集《紅樓夢》的版本，又晚上做工直到「清晨」，——這都是我年輕時的弱點，我歡迎一位同好！

青石山莊影印的百廿回活字排本《紅樓夢》是用「程乙本」作底本影印的。最重要的證據是卷首的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花朝後一日小泉蘭墅又識」的「引言」六條，特別是其中第一條說的「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正無訛」。這一點大概是你「也深信不疑」的理由之一。

你指出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大概都是可以解釋的。「版幅的大小」，我頗疑心汪原放君的記錄頗不正確，他把公分認作「米突」，就是大錯了的。他所謂「本子的大小」也是不清楚的說法。韓鏡塘先

生（青石山莊主人）是在工專敎工程的，他的記錄可信。（汪君記的「十三、五」必有錯誤。）「裝訂」廿册或廿四册，是隨人意趣與方便的。廿四册大概分裝四套，廿册則有時裝兩套。

程偉元序，青石山莊本所據底本顯然有殘破之處，有鈔補之處，第一葉全葉是鈔補的。但此序文字確有前後不同的三種文字，如首句卽有三本：

程甲本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見一粟編的《紅樓夢書錄》頁一五）

程甲乙本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我所見本）

程乙本　「《紅樓夢》是此書原名」（韓君所藏本）

《目錄》，你引的例子第四回程甲乙本皆作「判斷」，第十八回程甲本作「呈才藻」（見《書錄》），乙本最初是作「呈才藻」的，韓君所藏程乙本則改作「獻詞華」，此是因爲上句「省父母」末字仄聲，故下聯末句改平聲。

看此幾項文字上的異文，可知「程乙本」在乾隆壬子「詳加校閱」之後，還經過一些小小的文字修改。

你看如何？

胡適　一九六二、二、二十

（載《作品》第三卷第四期）

附錄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與胡頌平的談話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胡頌平翻看《香艷叢書》第四集卷二十一本，收的都是關於《石頭記》方面的詩文。其中《讀紅樓夢雜記》是「願爲明鏡室主人」撰的。先生說：「這個『願爲明鏡室主人』就是旌德的江順怡，字秋珊；是我太太的上一代的人。」

胡頌平問起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先生因而談起「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他對《紅樓夢》的成見很深，像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說是影射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的故事，我早已答覆他提出的問題。到了十五年，蔡先生還慫慂他出這本書還給他作序。可見一個人的成見之不易打破。」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與胡頌平的談話

今天先生對胡頌平談起俞平伯的《紅樓夢校本》，說：「這部書，平伯的確花了一番工夫。第二第三本是前八十回，第三本六九二頁，全是校勘的文字。光是校勘的文字就有一百一十萬字。現在還不能全部付印，只印一些校正的文字。第四本是《紅樓夢》的後面四十回，從八十回到一百二十回，作爲附錄。《紅樓夢》是經過不少人的修改而成的，最後四十回如果沒有高鶚的續成，不曉得給別人會寫成什麼樣子？當初有了刻本之後，大家都不注意抄本了；到了大家研究怎樣修改的經過，於是才來注意抄本了。我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可貴，就在於此。當時許多的批注，或寫一點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大都是南方的文人當作寶貝來寫的，他們不懂考證，又不懂校勘，像你昨天看的那本《紅樓夢題記》，甚至收些女人的東西，見解很陋，毫無價值。」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的談話

中飯時，先生談起：

過去亞東圖書館的印書是不計成本的。他們爲了程乙本，就全部另外排過，標點符號都要注意，校對又精。他們幾個人在各種雜誌上隨時注意我的文字，隨時收錄，過了幾年，編了一個目錄送給我，那些可以保留，那些應該删節，有沒有遺漏，還應該增補什麼？我把目錄整理之後，

他們就付印了。如果沒有他們的熱心收錄，我的文章都散佚了，那有這幾部文存？他們保存我的文章是有大功的。

抗戰勝利之後，這個書局欠了大批的債。他們對我說，他們十年來不曾付我的版稅，寄給我的家，覺得很抱歉。我勸他們把紙版賣給商務，賣來的錢先還別的債主；我的版稅可以不付了。眞正說起來，現在此地幾家翻印的，都是商務的版權。

先生又說：

我上午寫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新跋，是從四十年來《紅樓夢》的新材料發現很多寫起，已經寫了三千字，還不曾談到影印這部十六回的事。我是用乾、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的方法來考證最普遍的小說，叫人知道治學的方法。當年我做《紅樓夢》考證，有顧頡剛、俞平伯兩人在着一同做，是很有趣的。開始作《水滸傳》考證時，只有我一個人。這篇文章的上半段，叫胡頌平先看一遍，暫時不要編頁數，怕還有改動。

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的談話

五月八日(星期一)，先生將昨夜寫好的《石頭記》影印本跋文上半段考證的主文只提出兩個問

題，一個是《紅樓夢》的作者問題，一個是《紅樓夢》的本子問題。

文內追憶四十年前，靠了南陽張嘉謀的一句指示，才去翻讀楊鍾羲的著作，才從《雪橋詩話續集》卷六裏尋得一條記載，才知道雪芹名霑，是曹寅的孫子，不是他的兒子。至於《紅樓夢》的本子，在四十年前，絕對沒有夢想到八十回的《紅樓夢》的原抄本都是有總評，有夾評，還有眉評的脂硯齋重評本！

到了十點多，先生問胡頌平看了上半段五千字的跋文之後，認為怎樣？胡頌平說：「我看了一遍，知道四十年前的兩個問題，得了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這樣作一個總結，不是很好嗎？」先生說「這樣寫下去，可能要有一萬五千字，還是要刪得短些，只留一個架子；改作第二段也可以。」

先生又說：「我當初看慣了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不知道原稿就是有批的，到現在明白了，原稿才是有批的。這個甲戌本是最早的鈔本，那部脂硯齋批的八十回本，已比我的晚了一些時了。到了後來江南一般有批的，那是迂腐的文人或是女子批的，跟原批是不相干的。我還要仔細的想一想，究竟怎樣來刪成最簡單才好。」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的談話

下午，先生的新跋文寫到《石頭記》十六回抄本的收藏家劉銓福的時候，說：「劉銓福在一百多年前就知道了這個抄本的可貴，實在是不容易的。我應給他提一提。這個抄本上的『專祖齋』三字的圖章是劉銓福的齋名。還有一個『髣眉』的圖章，大概是女人的圖章。」先生談到此時，拿出劉銓福寫的一封短札，下面有一個「眘沓」圖章，問胡頌平認不認得這是什麼字。胡頌平怕認錯了篆字，於是到中央圖書館去請教蘇瑩輝。蘇瑩輝說是「愼重」二字。愼字古文作昚，也作眘；沓是重字。回來告訴了先生。先生知道是問過蘇瑩輝的，要胡頌平謝謝他。說：「篆字到了胡澍（字甘伯，績溪人）、趙之謙（撝叔）兩個人，篆字是寫得有個性了，但不照六書的寫法，後來的篆刻都亂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談話

今天先生用有正書局戚本（大字本）來校《脂批庚辰本紅樓夢》，光就七十五回的校對，發現庚辰本的錯字甚多，有些地方遺落了四五十字，如尤氏說：「你是探花榜眼，古今第一才子……」一大段，

抄本全遺漏了。但有些地方，如賈政要寶玉寫的中秋卽景詩，詩是遺漏了。還可以看見遺漏的痕迹。用這戚本與庚辰本來校勘，可以互相發明原來的樣子。先生頗有將這戚本大字本影印行世的願望。

先生說：「我對《紅樓夢》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詁考據來治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校勘必須要有本子；現在本子出來了，可以工作了。」

（以上六則談話，均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册。）



ISBN 7-5325-0183-3

I·71 定價(平): 4.00 元